當代科幻小說選 II

張系國／編

SF 4
當代科幻小說選 II
張系國/編
識系統

當代科幻小說選 II

張系國/編

知識系統出版有限公司

知識系統科幻小說叢書

主　編：張系國

編輯委員：王建元　張人傑　黃　凡　呂學海
鄭文豪　金恒煒　黃　海　周浩正

SF
4

知識系統出版公司 印行

當代科幻小說選 II

張系國編

序

編輯一系列科幻小說選集的構想，在心中已孕育多年。我一直相信，科幻小說由於內容豐富多變，形式極富彈性，是值得提倡的小說類型，可以彌補我國小說創作裏寫實作品一枝獨秀的偏差。這幾年的多次科幻小說座談會，也使我深深感覺到，有關科幻小說的定義，雖仍是爭執不休的問題，但空談定義並不能確定我國科幻小說的發展方向。最好的辦法，還是一方面介紹國外的優秀科幻小說作品，一方面鼓勵創作並發掘新人，在實際創作的過程裏，逐漸推展出中國科幻小說的獨特風貌。爲了這個緣故，有必要編輯一系列科幻小說選集，爲建立中國科幻小說的傳統做長久而持續的努力。

一九八二年，在洪範書店及許多友人支持下，知識系統出版公司成立了。這個

出版公司，祇出版科學叢書及科幻叢書；但不論是科學書籍或科幻作品，都強調用自己的話來討論分析問題。我認爲祇有這樣，科學的、理性的、認知的態度，才能生根茁壯。

在科幻文學叢書方面，我們首先編了這兩本選集，對臺灣科幻小說過去廿年的創作，做歷史的回顧與總結。然後我們準備每年編年度科幻小說選，精選當年國人作品。另外也準備編輯世界科幻小說選，介紹各國當代名家作品。

「當代科幻小說選」，在編輯委員仔細挑選歷年作品後，並收入廿家作品，每家各選代表作一篇。第一卷收倪匡、張曉風、黃海、張系國、後人、章杰、呂應鐘、吳望堯、葉言都、李敬十家。第二卷收李昂、張大春、馬景賢、苦苓、哲正、軒轅孫、鄭文豪、誠然谷、袁瓊瓊、黃凡十家，並在附錄裏收入一九八二年科幻小說座談會對科幻小說定義的討論。每篇作品後，附有評註，以幫助讀者瞭解。

「當代科幻小說選」編輯工作結束時，中國時報首屆科幻小說獎的評審工作，也恰巧告一段落。這個科幻小說獎，在國內還是初次舉辦，但成果出乎意料之外的好。許多篇作品，都值得收入年度科幻小說選。更值得高興的事，新人作品想像力的豐富和題材的多變，都證明我國科幻小說發展潛力無窮。有的朋友曾擔心每年發

表的科幻小說質與量都成問題，年度科幻小說選可能會編不出來。首屆科幻小說獎的豐碩成果，證明了如果有創作園地供新人不斷發表作品，就有可能在幾年內出現非常好的科幻小說。

「當代科幻小說選」這兩本選集，因此祇是一個開端。我對中國科幻小說的未來，十分樂觀。我也相信，在年輕作者逐漸摸索出創作方向，建立各自的風格之後，有關科幻小說定義的辯論，將不成其問題。中國風味的科幻小說究竟是何面貌？我們且拭目以待。

張系國

一九八四年八月十六日

目次

張系國　序　一

李　昂　三心二意的人　一

張大春　大都會的西米　一九

馬景賢　地球老人　三九

苦　苓　二〇〇二年　六五

哲　正　浩刼後　七一

軒轅孫　中途　九五

鄭文豪　無爲有處　一〇九

誠然谷　對小博士的詢問錄　一三九
袁瓊瓊　朋友　一五一
黃　凡　皮哥的三號酒杯　一六七
附錄：科幻小說座談會紀錄　二〇九

三心二意的人

李　昂

當名喚「拍立得」、「拍卽取」等立卽取像的照像機，如同其它各類「速食品」、「立卽用品」大肆風行，並打出「卽拍卽取，高潮迭起」的廣告術語以爭取顧客的其時，一個科學家在具備了高度的科技知識後，轉向人類的精神領域探索，潛心致力研究一種新型照像機。他爭取的並非過程——顯影的繁複技術，也並非時間——顯影所需的時間，而是相機最基礎的天性——他的相機除了拍攝人外在的形像外，還可以顯示出人內在的本質。

終於，花了無數不眠不休的日夜後，科學家製作出這種相機，一切俱符合他原先的構想，只不過在進行實驗時，他發現並非所有使用像機的人，皆能從拍得的照片中分辨出人內在的本質，只有極少數能掌握當中的玄妙。

科學家先是很失望，在實驗室中反覆試驗，要求達到每個人皆能掌握這種像機的普遍特性，許多不眠不休的日夜又過去了，科學家仍找不到答案。直到有天在極度疲累中半睡半醒，科學家偶然會意到一位科學大師的名言：冥冥自然，一切不可強求。

他於是十分快樂的製造出大批他發明的像機，這些像機由於方便實用，價格適中，很快流入市場，雖不會造成像「拍立得」當年初次發明的聲勢，也被喻為是科學方便人類，使像機不論在何種微弱光線下皆能取像的範例。

*

這種像機除了在西方世界廣為流行外，一些第三世界國家，因價格合理，也引進這種像機，雖不是名牌為高級人士喜愛，也在某個階層普遍流行。諸多購買人當中，一個年輕的，任職於非洲國家日報的女記者，亦選購了一架這種像機，並且，她很快的發現像機的特質。

女記者的工作需要接觸到許多形形色色，有機會上報或希求上報的所謂社會顯達人士，這些人皆在生活中努力扮演表演熱切的角色。這個像機，自然給予女記者一個實際印證人類內在本質的絕好機會。

最始初，女記者對像機能顯現人類的殊性感到十分驚奇，忙去請教別人，但所有她認識選用這種像機的人，沒有一個與她有相類似的經驗。逐漸的，女記者相信這一切並非緣由於像機，而是她個人的機遇——在這樣一個什麼事情都可能的時代，餓死人還能宣揚是民生富足，何不相信自己受冥冥中一種力量幫助呢?!女記者這樣想。

事情發生在有一天，女記者被派去採訪國家的軍事強人，理由是希望藉女記者特殊的女性筆觸，能從另一個角度歌誦他的偉大。這是女記者盼望多年的榮耀，因為這個起自內戰，在國際政壇表現出色的將領，只有四十多歲，相貌突猛、善於帶兵的強人，女記者在她的採訪生涯中，自然希望有機緣得見這個自己奮鬪成功的強人。

訪問時強人談笑風生，機智迷人。但例行的規矩仍不會被忽略，比如，有強人專用的攝影記者拍照，再提供給報社發表。女記者當面懇求強人，以個人留念為理由，才以她自己的像機拍得幾張強人的全身、半身、臉部的照片。

回家後依此類像機顯影的簡易方式，女記者很快洗出照片，而且發現張張泛著

極爲美麗溫暖的紅光。女記者這才舒出一口氣。

依照過往的經驗，女記者知道這種像機基本上可以拍出兩類截然不同的照片，人像分毫不差，差異只在有人的影像會泛著紅光，有的則閃著青光。根據累積的無數次觀察，女記者歸納出：照片上人像閃紅光的，會是世俗定義上的好人，泛青光的，則是壞人。

既然強人的照片泛著紅光，自然該歸屬於好人之類。女記者於日間的採訪中，也發現這位出身貧困、自己打出天下的將領，果眞有心爲更大多數人謀福利。女記者於是感到問心無愧的寫了一篇文章，極力誦讚軍事強人的諸多作爲。

文章刊出後，得到一致的認同，有許多熱情的民衆，不斷打電話到報社，表示這篇文章對強人的稱譽十分得體，並認爲報紙對眞正有貢獻的人給予適當的喝采，充份發揮傳播媒體的功效，値得稱讚。女記者對這些廻響，感到十分欣慰，自信自己的眼光眞是不差。

可是第二天晚上，當女記者例行的將所拍得的照片作整理時，極爲驚奇的發現，昨晚尙泛著美麗紅光的強人照片，不知何時已全然籠罩上一層森慘慘的青光，映得整張照片青面獠牙似的十分可怕。

女記者嘆口氣，將照片歸到泛青光的檔案一邊。她以往也碰到類似的情形，只是通常那些人的變化較爲緩慢，總要有一段時間，原先的紅光逐漸褪色，才慢慢轉化爲青光。

至於原先是青光再轉成紅光，則極爲少見，女記者深記得在她當記者的多年生涯中，只一次有這類經驗，那照片中的人是國家秘密警察的頭目，在他退休到死亡這段時間內，女記者眼見他的照片由森慘的青光轉爲一種從未見過的美麗紅光。

但像軍事強人這樣可以一天內變換兩種截然不同的顏色，女記者還是頭一次碰到，而更令女記者驚嚇的是，那照片在第三天晚上，又回復極爲溫馨柔和的紅光，好似從來未有任何事情發生過。

如此一反一覆天天有著不同的變化，女記者在驚魂甫定後，思索種種可能，最後考慮或會是像機出了問題，於是千方百計尋找如何與設計相機的科學家取得聯絡。

長期培養的謹愼使女記者在給科學家的信中，僅提及她發現照像機有奇特的能力，但想知道像機是否也可能出錯。估計科學家會收到信的同時，女記者接到一通電報，科學家說他已搭最近的一班飛機前來，希望見面再詳談。

兩人見了面，科學家爲他的研究眞有成果興奮不已，女記者則爲科學有這種洞察人的能力，而並非她過往相信的只憑自身特殊感覺得到判斷，感到有些恐慌。然而兩人還是熱忱的交換意見，都有爲人類找到新取向的希望。

接下來科學家花了大大的時間觀察、分析與研究女記者拍得的所有照片，也重新試驗了像機，發現一切運作俱都正常。他們甚且試驗再度去拍攝一些人，得來的照片在顏色的區分上與女記者第一次拍得的大致沒什麼差別。當然，有些人的照片或有一點轉爲嚇人的青色，或紅得更溫柔、甜美些，但差別都極小。

既然無所謂人爲或機械的錯誤，問題很明顯的是出在那軍事強人身上。然而，世上眞有這樣不時的在兩個截然不同的極端中轉換的人嗎？科學家與女記者都感到難以置信。

研究到此再難有進展，科學家的居留時間已到期，臨離開前科學家向女記者要走那軍事強人的照片，想再進一步實驗，並與女記者約定，一有結果，他立卽會再前來。

*

科學家走後，女記者恢復忙碌工作，心中寄望科學家能找到答案，也就較不常思索這問題。再加上她的國家很快捲入一次武裝內亂，一些原同那軍事強人並肩作戰的袍澤，認爲那軍事強人開始腐化、路線有偏差，他們提出要全然爲人民爭取權益的口號，轉入邊界山區成爲游擊分子，聲言要迫使軍事強人下臺。

如同任何一個在位的當權者，那軍事強人派出大批軍隊去鎭壓，女記者也隨著到邊界採訪。整個採訪過程中，女記者始終處在極大的混淆中。那軍事強人聲言他並非不爲民衆著想，但首要目標先要能使國家進步，對像他們那般貧窮的第三世界國家，無可避免的只有利用外來的資源來作建設。

「我們絕對已過了初期的改革時期，現在我們需要穩定、和平的建設。」軍事強人透過各式傳播媒體說。

女記者同意軍事強人的作爲，可是，游擊分子所呼籲的：不要因爲要讓一些家庭中有電視機，使全體人民淪爲某些國家的工廠機器，這說法亦深深打動女記者的心。

遲疑不決中女記者想到求助於照像機，卻由於行程不定，無法將像機顯影的裝備帶在身邊，也就無法從人像的顏色上來區分究竟誰是誰非了。

特別是，女記者明白到，戰爭中奉命打仗的軍士，爲所謂正義的一方作戰的，

也並非全都是正義之士，屬叛逆一方的，兵士也不一定全是壞人。即使能看到照片中的人顯像的顏色，也只能以此來分別個人的好、壞，對整體戰爭的是非對錯，全然沒有助益。女記者這才明瞭到像機有它的極限。

困難於要採取怎樣的立足點，女記者趁採訪中感染叢林的濕熱，請求調回報社。一回到首都，赫然發現科學家已然著急的等待。女記者深切知覺到，已有好幾個月的時間過去，而內戰也持續一長段時間。

科學家帶來他的新發現，那就是經由新的試驗，他研究出再進一步的顯像過程，除了能使影像上顯現青、紅光的分別外，更能實際看到人類心靈的變化，再依此作進一步的剖析。

然後，科學家站起身，莊重但興奮的宣佈：根據研究結果，那軍事強人有三個心。

女記者大笑表示不相信，但看科學家全然沒有開玩笑的意思，立即止住笑。科學家則從口袋中拿出幾張照片，帶領女記者到他臨時裝置成的實驗室。

那照片是上回女記者採訪時拍得的軍事強人照片，有頭部、半身、全身數張，原不停的變換著閃現青、紅顏色，現在照片顯現一種無甚有光彩的紅顏色。

科學家將照片交給女記者，自己則從一個密封的盒子裏拿出底片，經過繁複的顯像過程，於一面螢幕上，女記者看到顯現出那軍事強人的上半身，由於科學家的事先提示，立即吸引女記者注意的是，在軍事強人的左胸處心臟位置，果眞有一堆心臟形狀的東西。

女記者先是看到左右排列的兩顆心。右邊一個極爲美麗的紅色，溫柔、祥和又充盈，左邊的一個則呈現森冷冷的青色，陰沉、詭異又冷酷。

再仔細看一回，女記者才發現紅青兩顆心之間的上方，果眞還有另一顆心，它全然無有顏色，是一種有質感的透明狀態，如幻似夢。這三個心呈品字形排列，中間上方的心因爲無有顏色，很容易被忽視，如果不細看，那左右兩個心，也只似人類習以爲常的所謂左右兩心房，心室呢！

女記者發現那軍事強人眞有三個心，不免驚叫，人倒反而楞楞的站著。

「我原也以爲只有兩顆心，一個紅色、一個青色，代表世俗的好與壞定義。」科學家沉穩的說。「可是有一天我發現一個奇特的現象，才使我注意到第三顆心。」

「什麼奇特的現象。」女記者回過神，生澀的問。

科學家笑笑。

「妳自己看吧！否則我講了妳也不一定相信。」

「現在無論你講什麼，我都會相信。」女記者苦笑說。

「還是自己看吧！而且我來這裏，還要作進一步的實驗。」

科學家走向一旁，扭開桌上的收音機，愼重的選擇一個國家電臺，輕柔的音樂隨著傳出，科學家舒適的躺靠入沙發，示意女記者坐下。

「我們也許有一陣子好等。」

*

那整個下午，螢幕上清楚可見軍事強人的三顆心，鮮色的血紅配上慘烈的青色，久看後竟是十分的詭異，只有上方那顆無色的心，散發著一種超然物外的光芒。女記者看著看著有些承受不住，將頭偏轉向一旁。

收音機仍播放著古典音樂，只不斷的會傳出新聞挿播，預告那天下午，軍事強人將同一位來訪問的西方國家總統舉行會談，晚上並有盛大的國宴。而據已發佈的消息顯示，會談內容將關係到西方國家是否供應更多的新式武器，來幫助軍事強人打贏內戰。

時間一分一秒過去，當牆上的鐘指向四點，一直凝視著螢幕不會開口的科學家，示意女記者小心觀看螢幕。果眞，螢幕上軍事強人的三顆心明顯的開始起了變化，先是右方那顆紅色的心閃耀著十分亮麗的光芒，顏色掩蓋了其它兩顆心，並且逐漸的，那紅心的鮮紅顏色，開始慢慢滲透入居中的無顏色心中，將中央的心靠右方的一邊全染成了紅色。隨著時間過去，那紅顏色一再擴張，居中原無色的心，終於被整顆染成紅色。

現在螢幕上是怎樣的奇觀呵！那軍事強人有兩顆血色鮮紅的心相對一顆森慘慘的青色心。由於紅顏色佔大多數，整個心臟的部份，看來似乎只是一片鮮紅色，青色部份已明顯的示弱，光芒也減低。

科學家從桌上拿起一幀軍事強人的照片，女記者注意到那照片泛著耀亮的美麗紅光，溫馨動人。

兀自爲那奇異的三顆心迷惘，女記者怔怔的坐著，直到科學家打開電視，才發現已到了晚間電視時間。電視開播首先播報慶祝軍事強人與西方國家總統的武器談判成功，但新聞也含蓄的暗示，軍事強人要爲自己國家爭取更大的利益，因而，晚宴後將隨卽展開另外一次會談，以確定其它的附帶合作條件。

「我們可以休息一下了。」科學家關掉電視機，說。

「你早知道怎麼回事。」女記者的焦慮變成幾分歇斯底里。「先告訴我吧！」

科學家的神色凝重。

「我只是推測，現在只想找到印證，我想與我推想的應該一樣。還是妳自己看吧！」

他們在黑暗的屋子裏等待，由於螢幕的光度效果，他們不能開燈，只有電臺仍一曲曲播放著古典音樂，各種樂器聲充斥房內。黑暗中軍事強人的三顆心在螢幕上清楚可見，仍是兩顆紅心，一顆青顏色的心。

「我怕。」女記者說。

科學家不語。

時間在等待中過去，終於電臺切斷古典音樂，插播第二次會談卽將開始。這回女記者不待科學家示意，立卽將視線投注在螢幕上。

有一段時間，那三顆心並沒有什麼變化，仍是兩顆紅心與一顆青心。時間開始過得極爲緩慢，有些時候甚且要懷疑時間已止住。模模糊糊的，女記者好似睡了過去有一會，再睜開眼睛，螢幕上仍是不變的三顆心，而鐘面指示已過了一個多小

時。

卻是極爲突然的，那三顆心在全然無癥兆下快速的起了變化。原已無甚光芒的左方青色的心，在短暫幾秒間可感覺出來的茁壯了起來，它不僅閃現刺眼的森慘慘怕人青光，掩蓋住部份紅光，還逐漸向中間那顆紅心侵佔。

一俟青色沾染上當中的紅心，紅顏色立卽像潮流般的節節褪落，那青色狂飈的掃過，很快佔滿大半顆心。

現在螢幕上成了對峙的局面，三顆心中青、紅兩色各佔一半。青顏色部份顯然意志昂揚的要再入侵，紅顏色則極力想抵擋，雙方相持有一會，紅顏色出現不安定的狀況，青色立卽乘機湧上，片刻中將中間一顆心全沾染成青顏色。

女記者會過意站起身搶先上前，看到桌上放置的軍事強人照片，森慘慘的閃著一種從未見過的嚇人青色，映照得整個人像陰森恐怖，彷彿來自另一個世界。

收音機這時停下音樂，插播對會談十分成功的預測，並表示，除了販賣最尖端的武器外，雙方已達成多項經濟建設的協定，不久後，將有西方國家的各項汽車、可樂來此設廠，幫助加速建設。

預測後接著又開始播放音樂，女記者正待說什麼，科學家示意她暫時不要出

聲，兩人繼續在黑暗中等待，有一會後，傳出放煙火慶祝的嘈雜聲，播報員興奮的宣佈，最後一項會談的協議終於定案，那就是：西方國家將派遣來大批軍艦、飛機與兵士，幫助他們儘速打贏內戰。

「和平將指日可待。」播報員大聲高喊。

女記者衝上前去，啪一聲關掉收音機。無聲的黑暗中，只有螢幕上那軍事強人胸前的三顆心，兩顆青色的心閃著迫人的強光，而那顆紅色的心瑟縮的藏隱在一旁。女記者以手掩住臉面。

*

「所以你了解爲何照片上會有紅、青兩種光的轉換。」科學家平穩的說。「當意念改變，心也在作最公平、民主的表決，那一方面的意念能爭取到兩顆心，佔大多數，那一面就得勝。」

女記者不語。

「我知道對軍事強人來說，這回的談判如此重要，一定會有明顯的轉換……。」

「我明白。」女記者打斷科學家。

「妳一定對軍事強人很失望。」科學家接續說。

「可是，還有更令妳害怕的事實。」

科學家止住話，久久不語，女記者亦不會催促。最後，科學家下定決心似的道：

「我懷疑不僅軍事強人有三顆心、兩種意念，我們每個人都有三心二意，只是從來不曾有人見到而已。」

「什麼?!」女記者驚叫出聲。

「因此我們拍得的每張照片才會都有紅、青不同顏色的變化。軍事強人的職位讓他得經常作許多重大判斷，變化快些，我們才會注意到。」

女記者幾許茫然的搖搖頭，科學家接下強調道：

「透過我的發明，人類將能直接面對、清楚看到與了解人內心轉換的情形，良心就不再只是一個空幻的名詞。」

說著迴過身拿出一捲底片。

「這是一捲尚未沖洗的底片，是上次我來時，我們彼此拍攝對方的照片，只要將它沖洗出來透過螢幕顯像，我們就能得到印證。」

有一段長時間的沉默，誰都不曾接口，然後女記者問：

「你還沒試驗過？」

「沒有。」

「爲什麼？」

科學家不語。

「底片給我。」

女記者溫柔的說。科學家依言將底片遞過去，女記者緩緩將整捲底片抽開，並接著打開電燈。耀亮的燈光下，那曝光的底片像一條黑色萎頓的蛇。

科學家看到兩行淚水自女記者眼中流下。

原載民國七十二年八月廿一日中國時報人間副刊

評註

張系國

「三心二意的人」介乎科幻小說與幻想小說之間。小說裏使用的「機關」，是能拍出人的內在本質—良心的顏色—的奇特相機。這相機成爲小說主人翁剖析人性的工具，也讓作者有機會表達她對人性的看法。故事末了女記者將底片毀去，是神來之筆。剖開來看，人的內

心都是複雜混亂的一團，但人性崇高的一面，也往往是善與惡交戰後複雜的綜合啊！況且，除了善心和惡心之外，一般人都有一顆「平常心」—也許這就是作者所說的，無色透明的第三顆心吧。

李昂，原名施淑端，臺灣省彰化縣鹿港人，中國文化大學畢業，美國奧勒岡大學戲劇碩士，現任教於中國文化大學；出版有「花季」、「愛情試驗」、「她們的眼淚」等短篇小說集，以及中篇小說「殺夫」，編有「六十七年短篇小說選」等書。

大都會的西米

張大春

*

西米走出辦公大廈的時候，很小心地向四處張望了一陣，然後就像往常一樣，順著高架氣墊車軌向東走五百公尺；車軌在他頭上映著夕陽，有如一道黃金打鑄的彩虹。以往每天的這個時候，他會高舉起左手，假裝自己摸到了那一束彩虹，一路唱著那條「我愛大都會」的歌走完五百公尺，到路口的電子傳訊儀前，用簡單愉快的聲調對那儀器說：「合成人西米報告：申請返回宿舍。一切守規矩；我愛大都會。」然後向南走一千公尺，那裏有按時開動的拖運車，會沿著捷運八號大道送他回去。

然而今天可不一樣，他忘記唱歌，忘記舉起手去假裝摸到那束金彩虹。他的整個思考系統出了一點問題。他不該記得一些事情，但是事情一旦發生，就揮之不去了。最糟糕的是：他怕這些儲存在他記憶庫裏的符號被四處林立的電子偵檢系統掃描到，那可就慘了。西米不由得停下了腳步，他抬頭看見一列氣墊車「唰」地一聲從金彩虹上駛過，車窗裏一羣自然人的小孩的臉轉瞬間消失了踪影。那是東區教育總會幼稚學校的校車，孩子們正在回西區住宅城的路上，聽說自然人是以家庭爲單位的，一個家庭包括兩個階級，父母階級是子女階級的指導員，每二十年要汰換一次。當子女階級成爲父母階級的時候，原先的指導員就要把家庭讓出來，他們得搬到衞星上去「從事新階級的學習和領導」。

西米搞不懂自然人過於複雜的「社會結構」、「職業配屬」、「人口區分」或「資訊格局」……等幾十萬種名目，他們這一批合成人出廠已經十年了，只親眼見過一個叫「督察」的自然人。「督察」對他們這一批分配到這所稅務單位辦公的合成人同志很照顧。每天清晨例行的攝影典禮上說：「嗯，很好，一切守規矩；大都會愛你。」說完這句禮貌的問候語之後，「督察」常會加上一句：「你們這一批同志的成分最好。記著，一批要比一批更好，只有這樣，大都會才有光明的未來，這

是『全人』的進步，自然人以你們的貢獻爲榮；你們也以自然人的成就爲榮。現在我們攝影，留下今天這個存在的光榮！」通常，他們會按照以往在製訓工廠練習的那樣，在「光榮」這兩個字一說完之後，立刻向東轉，迎著朝陽，高舉著握拳的左手，露出潔白的牙齒；接著，辦公大樓中央廣場前那具巨大的攝影機「咔嚓」一聲，留下了「今天」珍貴的回憶。——當然，當天下午下班前每位合成人都會收到這張照片，他們得把今天一天學習和工作的心得輸入個人專用的小電腦，錄印在這張照片背面。

西米摸了摸夾克口袋裏裝照片的塑膠袋，他擔心今天回到宿舍以後的寫作會受到干擾。他是不是應該像過去一樣，把這件事也坦白地寫在心得裏呢？如果他這麼做了，會不會被考核部門的同志記上一個弱點呢？甚至不只是弱點，通常這種「知道不該知道的事」是可大可小的，嚴重些的，記三個弱點或一個缺點，這個月的「光榮紀錄」就算完蛋；再嚴重些：「私藏機密」，以及「傳訊機密」都可以構成兩個缺點以上到兩個污點的罪名，那麼過去一年的「光榮紀錄」就會被洗掉。更糟的是：現在西米自覺到對未來的恐懼感。這已經是兩個污點以上到兩個壞點的程度了。「督察」說過：「合成人永遠有可貴的未來，因爲你們已經有了光榮的過去和

現在。千萬不要去探測未來、懷疑未來、恐懼未來，大都會的未來要靠各位現在的專注努力而存在。一切守規矩，大都會愛你。」西米聽這話時努力點著頭，並且牢牢地記誦起來，回宿舍之後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這番話寫在當天的照片背面，由於一個字沒錯，他還得到了一個佳點的獎勵。

可是如果他不把這件事錄到心得寫作裏去的話，也許就構成了「隱蔽事實」或「欺瞞同志」的罪名，那樣至少也會被記上兩個污點。西米甩了甩腦袋，當他再度抬起頭來的時候，太陽早已從身後隱落了，氣墊車軌變成了濃黑色，有如天空中的一條裂口。

他匆匆地邁開步子，向電子傳訊儀跑去，一面大喊：「合成人西米報告：申請返回宿舍。一切守規矩；我愛大都會！」

*

對於沒有趕上拖運車而晚回宿舍這件事，西米覺得已經不怎麼重要了，他先把這一段錄在電腦裏，並且表示了由衷的歉悔之意。「這該是最後一段，那麼前面的該怎麼寫呢？」西米自言自語之前沒忘記關掉電腦的傳訊輸入鈕。他長長地嘆了一口

氣，用力往後一躺，座椅靠背壓平到適當的位置，他喜歡這樣躺著。很多合成人同志羨慕西米的這張椅子，他花掉了一個半佳點才換到這張可以當床、浴缸、馬桶以及搖籃的椅子；尤其是搖籃的部分，可以說是一項十分奢侈的設計。每回提到這張椅子，其他的合成人都會說：「聽說自然人小時候都睡這種玩意兒。」然後大家都搖著頭笑起來。西米有些時候會假想自己是個小小的自然人嬰孩，他蹲在搖籃裏，閉上眼睛，讓那配合著音樂節奏的搖擺韻律把自己帶到一個從沒去過的地方。他把那地方想像成製訓工廠的蜂巢形寢室，有一大羣氣墊車窗裏的孩子一樣的幼小自然人從每一個蜂巢口探出頭來，和西米一起唱「我愛大都會」——

「我愛大都會，我愛大都會！
我愛新生活，我愛全人類！
一切講紀律，一切守規矩。
一切求完美，一切有秩序。
自然人，合成人，一家都是人。
背專心，要眞心，只有一條心。
不要問過去，不要怕未來。

把握全人的時代，光榮就是現在！」

唱到這裏的時候，西米通常會感覺很興奮，想要大便。於是他會換一個按鈕，把搖籃變成馬桶，同時睜開眼睛，想從電腦螢幕的反光鏡上看到一個自然人小孩蹲在搖籃裏的姿勢。

不過今天的西米顯然沒有玩搖籃的心情，他只是靜靜地平躺在這張床上，努力使自己感覺安全和平靜。宿舍是唯一沒有公設電子偵檢系統的地方，只要他把電腦關起來，儘可以放心大膽地反省自己的過失、錯誤以及罪惡。「督察」曾經告誡他們：「新生活要比以前進步多了。你們現在享有更多的隱私——啊，對不起，這個字眼兒太髒了；我是說，享有更多的自由。宿舍裏的偵檢系統不是全拆除了嗎？記住，這是大都會現代化的光榮！一切請各位合成人同志自我要求，自我反省，爲了大都會全人類的和諧和秩序，各位同志要更加珍惜這份自由，自動自發地把眞心奉獻給這個時代，不要隱瞞，更不要恐懼。一切守規矩，大都會愛你。」

是的是的，西米想，的確是的。他直盯盯地望著整個房間頂部的六角形天花板，這裏比製訓工廠的宿舍寬敞多了，他還可以隨時和電視明星玩電訊做愛遊戲，可以任意把晚餐的高蛋白錠和早餐剩下來的瑪亞草蔬菜丸捏碎了合在一起，配一點

酒精服用，會產生一種暈眩而麻木的快感，最重要的是：他可以把當天發生過的違規事件想個痛快。大部分的時候，他想個痛快以後，仍然會向電腦坦白，只要那事情不構成太嚴重的弱點或缺點，把一切錄印在照片背面也是件令人舒暢的事。比方說兩年前他的電視出了點小問題，在看午夜劇場時收到自然人的節目，牆壁螢幕上出現了一個影像很模糊的裸體女子！從馬桶上跳起來的西米立刻緊張起來，他偷偷地關掉電腦傳訊鈕，以免整個過程被輸入安全資料檔案中心的主機裏去。然後他坐回馬桶裏，把它變成牀，輕輕按下了電訊做愛遊戲的按鈕。那是一個絕妙的經驗，哈，想一想，和一個自然女人搞把戲，雖然通過腦波刺激裝置所收到的自然女人只是一團模糊的灰影，他卻爲此而徹夜不能成眠。結果第二天搞錯了一張稅單——他把一個合成人單身男子的扣稅額放進一個自然人妻子的娛樂支出紀錄裏去；事後他把整個錯誤的前因後果全寫在心得裏，竟然沒有記半個弱點，考核部門的按語是：「自我反省的邏輯嚴密，對發掘合成人同志潛在意識中的性問題危機有啓發性的貢獻。大都會愛你！」

爾後的兩年多，西米雖然故意不去整修他的視訊工程，卻再也沒有見過那個灰色的自然女人。偶爾電視還是會跳錯頻道，收到眼前來的是些個大都會教育短片。

西米看也懶得看，反正他永遠不會是那些在金彩虹上高來高去的自然人了。一個合成人的教育是不斷地在工作中得來的，他的教育目標就是「追求光榮」。如果他能在一定的時間內獲得足够的「光榮紀錄」，也許能獲准挑一個美麗溫柔而且青春的電視明星做伴侶，那樣他就可以立刻申請一間更大的宿舍，和伴侶一起提出佳點，換張更大、花樣更多的椅子，到時他應該問一問那個在電視臺工作而見多識廣的伴侶：究竟自然人的嬰兒是不是用我們合成人大便的姿勢蹲在搖籃裏？——啊，這個極富知性的疑問還要困擾他多久呢？

西米從令人興奮的夢想裏回到現實，問題依舊懸在眼睛和六角形的屋頂之間：他該不該坦白今天的遭遇呢？

*

那是一張粉紅色的三月份稅單，署名欄打印著「研字第７３２１」，是北區工業總部研究部門的一個合成人同志的。西米常喜歡從稅單的顏色、字號去想像那個同志的模樣和生活，這是他簡單刻板工作裏的一大樂趣。如果湊巧，對方的記憶庫也在同時發射出某些訊息波，比方說那人在西米處理稅單的時刻忽然想起自己塡報

稅單的情形——那麼西米便有如在偶爾抬頭發現一個氣墊車窗裏的陌生自然人和他招呼的時候一樣感到驚喜；他可以讀到那個塡稅單的同志房間裏的景象或是他的表情。

本來這種不常發生的情形在舊生活 裏絕對不容許的，不過大都會的時代進步了，在新的「全人」社會裏，學術界一再透過公共傳播媒體宣導「合成人際溝通的可能和限制」，這些大都會的生活理論專家們表示：一代又一代新生的合成人具有更強的溝通能力和慾望，對於透過一般性物質——如一張稅單、一捲影片或任何兩個以上的合成人可以傳遞的東西；來達成簡單的溝通並不構成所謂的「隱私罪」，而且抱持此一論點的自然人學者不斷地強調：「今天的合成人在生理上就具有高度的純潔、誠實等美德元素，『隱私』已經是一個歷史的陳腔濫調。開放這種『心靈之旅』的腦波溝通管道並不會使人墮落於『窺伺狂』這種下流之極的罪行。相對地，卻能促進合成人之間的和諧，並提昇個人在自由行爲中的『愼獨意識』。」西米同意這話，所以他從來不覺得自己在捕捉稅單上傳來的訊息是一種窺伺，同樣地，經過自己處理的任何物質落在另一個同志的手中他也不會在意，他一切的思想行爲保持著高度的「愼獨意識」。

然而，這張粉紅色的「研字第7321」號稅單上傳來的訊息卻是一個空前的例外。西米在電腦鍵盤上打出「14優點」字樣時嚇了一跳，十四個優點，那不就是四十二個良點、一百三十六個佳點、四百零八個強點的紀錄嗎？他楞了幾秒鐘，十年來他西米還沒有這麼高的收入，連總數加起來也沒有啊！他趕忙回頭看一下「14優點」的項目，稅單上只列錄著「特別經營獎勵」的字樣。

「個私的！」他罵了句髒話，閉上眼開始冥想，他一定要搞清楚：這個「研字第7321」號究竟是個什麼樣的合成人？會是和他同一批出廠的嗎？他長得什麼樣子？他住在那裏？……

冥想中的西米不認爲這樣做是出於嫉妒——嫉妒犯了至少一個汚點的重罪；他只是好奇。然而這張粉紅色的稅單似乎不肯合作，或者說：那個合成人同志不肯合作，對方一直沒有回憶過他塡製稅單的情形。西米就這樣枯坐在崗位上，停止工作，甚至忘記服用他最喜愛的加工核糖酸錠配天然綠色植物纖維片的午餐。

就這樣，西米和那個陌生人一直僵持了六個小時。一個影像突然浮現在他極度疲弱的腦波裏，是「研字第7321」號！

他是個長相很好看的新生代，也許和西米是同一批出廠的，從他銜著雷射鏡前

後左右仔細端詳的模樣看來，對自己的身體結構和外貌一定充滿了自信，他時而會低下頭看一眼修長手指上夾著的粉紅色稅單，然後再看看雷射鏡中的自己——其間還擠掉了一個生在脖子後面的粉刺。接著，鏡中出現了一個女合成人，她說：「西撒！好愉快的樣子。」不用說，這一定是他的伴侶了。西撒轉臉看他的伴侶，那眞是個美人！西米看清楚之後想起來她曾經在幾年前的午夜劇場中一連擔任過兩個月女主角的當紅明星，聽說這是近幾十年來電視史上最了不起的紀錄了。這時西撒說話了：「剛才塡稅單時電腦告訴我，上個月我搞到了十四個優點——」

「什麼？」女人尖叫一聲衝過來抱著西撒，西撒看著她美麗的水藍色長髮，伸出修長的手指撩弄那髮梢，有如彈起一絲絲天然的湖水。「那麼我們可以再換一棟宿舍了，換一棟有獨立交通站和交通網的房子，天哪！眞好。我愛大都會！還有，西撒——」她撐開她的伴侶，用一雙直勾勾的眼睛看著他，那微微向上翻的眼皮下露出兩粒琥珀色的眸子：「我們，我們是不是可以申請一個合成人小孩來養——」

「你在說笑話。」西撒說這話時腦波有些淩亂，彷彿有一段灰濛濛的影片一閃而過，西米覺得那不重要，趕緊繼續聽那個伴侶的話。「我是說眞的。西撒！我們不是一直想像自然人一樣有個小嬰兒來玩一玩嗎？聽說用三個良點就可以從製訓工

廠裏租一個來養一年呢。多好玩，一年吔！」

「這是不可能的，這樣做是『不守規矩』的，你知道嗎？合成人不能！」

「誰都知道我們不能，不能像自然人一樣生自己的孩子，可是只是玩一玩。」

「西露，你聽我說，我們連自己都——」西撒搖了搖她的肩膀：「你知不知道，」談到這裏，他拉著西露走到房間的另一頭，把電腦傳訊鈕關掉，又繼續說道：「你知不知道我是怎麼搞到這十四個優點的？」

西露搖亂了一頭湖水也似的秀髮，眼眶裏含著淚水。

西撒扶著她坐在一張顯然是昂貴品的飛毯上：「你先看一段我錄下來的影片。」

灰濛濛的影像讓西米精神一振。西撒錄製的片子竟然也是自然人的節目，一段教育短片。也許是西撒的大宿舍比較高級——高級宿舍通常所在的位置也比較高些，距離自然人的住宅城近得多；也許是他的電視收播系統比較精密——雖然所有的演出失去了平常的立體感和鮮艷的顏色，但是掃描粒子還很清楚，黑白之間的對比程度分明。

畫面上是一對自然人伴侶，他們互相依偎著向觀衆微笑，高舉左手握拳，男的說：「一切守規矩，我愛大都會。」女的說：「一切守規矩，大都會愛你。」他們

一齊說：「親愛的父母同志，擔任家庭指導員，您覺得辛苦嗎？我們的孩子可以說是全大都會裏最頑皮的一個了，每當他拒絕接受指導教育的時候……」伴侶倆相對搖頭苦笑了一下，男的接下去說：「我會覺得愧對新生活時代。」女的說：「我也是。」男的說：「但是慚愧是不够積極的。」女的說：「所以我們要拿出更有效的管教方法。」男的點點頭，和女的同時轉臉面向觀衆，立刻把深鎖的眉頭展了開來，露出四排白亮的牙齒，他們開心地一齊說：「我們找到了這個方法——」兩人一齊伸出外側的手臂，朝觀衆一指：「請看！」

螢幕上閃出了一張巨大的絲網。西米可以想像那撒網的過程原本有立體效果，可以讓人在驚慌失措下猛地朝後仰倒三十度的。鏡頭隨著網路快速地推向網的中央部分，那兒站著一個裸體的小男孩，大約十歲左右，和西米記憶盡頭製訓工廠裏的自己，以及蜂巢形小寢室裏其他的合成人小孩差不多大小。一頭銀亮的軟髮披垂在肩上，深黑色的眼珠透露出一種極度的憤怒、或是恐懼的神情，直盯盯地面對著鏡頭，他大叫：「看什麼？你們這些私的！」

「不許說髒話，孩子！」旁白是先前那個母親指導員。

「個私的！私的！私的！」孩子衝鏡頭做一個鬼臉，開始尿尿。——西米突然

覺得沒有立體感的畫面也有好處，不然眞會有被這小鬼弄了一臉髒的感覺；那孩子一邊尿，一邊說：「誰送我去上學誰就是私的。」

「你只唸了幾年幼稚學校，這對做一個新生活時代的自然人是不够的，你還要再深造，知道嗎？（她開始哼歌）一切講紀律，一切守規矩，一切求完美，一切有秩序。——孩子！大都會愛你。」

「那是你們的規矩，你們的秩序，你們的大都會！」

「住口！」是那個父親指導員的聲音。

畫面上的小男孩不再講話，恢復了原先憤怒又恐懼的表情。

「如果你不要做自然人，不要做大都會未來的主人翁——」

「不要不要！我只要做小孩，我是我，不要做大人。」孩子頹然臥倒在網上，蜷縮起身子，兩隻小短腿緊緊地朝胸口擠，並且把一隻拇指塞進嘴巴裏，開始嚶嚶哭泣：「不要！我只要我，我是——私的。」

「大都會裏沒有私的，孩子。」母親指導員溫柔的聲音：「自然人、合成人，只要是『全人』，就沒有私的。」

這時，父親指導員緩緩地加入旁白，說：「如果你拒絕成爲一個眞正的自然

人，就只有當合成人去！這是你自己的選擇，孩子。」

孩子就像突然陷入一種極度驚恐的情況裏，他大叫，聲音尖銳而淒厲，一聲又一聲拖得很長、很長，可是聲音愈來愈小，鏡頭卻愈推愈近。孩子銀白色的髮絲一根一根地豎起來，像是被身後網眼裏無邊的黑暗給吸住了一般，然後，一根一根地從頭頂上拔去，拔髮的速度逐漸加快，沒過多久，孩子已經全禿了。他哭叫的動作依然繼續著，可是聲音卻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那首「我愛大都會」的演奏曲。那孩子接著失去了他的眉毛，眉毛也一根根地飛向無數個網眼的黑洞。接著——

西露大叫起來掩住了面孔，西撒轉頭看看她，伸出修長的手指撫摸一下她的藍髮，當西撒再度轉向牆壁螢幕的時候，那孩子已失去了憤怒的眼睛，只留下兩個烏茫茫的圓孔。音樂並沒有停止，而且每當那孩子失去一種器官，就加入一樣電子樂器的和聲。這首短歌一共重複了幾十遍，最後，孩子那小小的生殖器衝出了畫面。西撒傳來的景象波開始模糊，好像噴上某種霧氣，而西露早已泣不成聲了。這時，西撒擦亮了眼睛，螢幕上的大網變成了千百個分割的畫面，有的是一撮撮的頭髮，有的是一顆顆的眼珠，有的是一隻隻的小手和小腳……畫面一閃。原先那對夫妻微笑的面容又出現了。男的說：「雖然我們失去了這個家庭裏的孩子。」女的說：「

這是我們指導教育失敗的必然結果。」男的說：「然而孩子獲得了重生，在大都會新生活時代的高度選擇、分析、重組和調適之下，」女的說：「一個嶄新的合成人加入了大都會，加入了全人類的行列。一切守規矩，我愛大都會。」說完便轉臉看她的伴侶，男的則接下去對她說：「一切守規矩，大都會愛你。」

*

西露顫抖著身子，久久說不出話來。西撒翻來覆去地看著自己的手，才說：「我們合成人一直不知道自己的身世，因爲我們根本沒有『自己』。西露，現在你知道了嗎？你常說我的這雙手和身體其他的部分都不相稱，我，這不是我的手啊！我的眼睛、鼻子、牙齒……也都不是『我』的！還有你的頭髮，呵呵呵，」西撒抱起他的伴侶，聞一聞她的髮香：「這也不是『你』的啊！」

「好慘！好慘哪！」西露的嗓子啞了，她狠命招著兩隻渾圓的手臂，彷彿那不是她身體的一部分。

「是現在的你我慘呢？還是自然人的孩子慘呢？」西撒站直了身子，同時一把抓起飛毯上的稅單：「所以我才開始了這個新的研究。」

「我——」西撒在室內踱著方步，最後停在雷射鏡前，指著鏡中立體的自己說：「這個人要停止這一切！西露，你知道怎麼做嗎？」

西露閃著淚光的眼睛眨了眨，搖搖頭。

「只有讓今年出廠的合成人成爲最後一代的合成人，剛才你所看到的那種慘事、我們出生的慘事，才不會繼續發生。我在這一批新生代合成人的腦部注射了兩種藥劑，一種可以抑制他們的衰老，他們會是永遠的二十歲，永遠保持高度的體力和智能，比我們這一代的免疫性更完美，像大都會本身一樣地『不朽』！我們的『督察』甚至說：『西撒！光憑這一種藥劑，你已經是個不朽的合成人了，簡直可以說是自然人了。』我替大都會節省下所有製訓工廠的人力和資本，也許省下的這些將來都會轉移到新衞星的開發上去。倒是第二種藥劑，唉！我不知道做得對不對……」

西撒望向西露，西露也望著他，西撒再度轉向雷射鏡，鏡中人的表情極爲複雜，有得意，也有沮喪，有些悲憫，也含著些許的憤慨：「至少我希望自己是注射了這種藥劑的一個合成人。」

「什麼？」

「這種藥劑會讓新生代的合成人不知道『我』是什麼！或許應該這麼說：他們只知道大都會的一切都是『我』」。西撒一指雷射鏡：「雷射鏡是『我』！」又一指電腦：「電腦是『我』、宿舍是『我』！還有外面的所有東西——」西撒在房間裏跑來跑去，一邊指天畫地地嚷著：「路是『我』，研究大樓是『我』，衞星是『我』，大都會是『我』，還有千千萬萬的合成人，自然人、全人，都是『我』！」

西撒顯然有些累了，他倒臥在飛毯上，喘息著說：「合成人從一誕生就沒有自己了，他爲什麼還要知道『我』是個什麼私的東西呢！」

「西撒！」西露伸過來一隻手，撫摸著西撒的脖子，一片指甲在剛擠掉的那個粉刺疤痕上摳來摳去：「西撒！」

「『督察』說這第二種藥劑更了不起，以後合成人區所有的偵檢系統、安全系統和自白系統都可以撤除了。」接著，西撒模仿自然人的口音說：「西撒！你爲合成人區創造了另一個新生活時代，也許我們該把你調到自然人區去從事新階級的學習呢！現在我們只要做一件事，改一改那首『我愛大都會』的歌詞就成了。」

西撒開始一遍又一遍地唱：「我『是』大都會，我『是』大都會，我『是』新生活，我『是』全人類。……不要問過去，不要怕未來，把握全人的時代，光榮就

是現在。……」

西米收到最後一個來自西撒的腦訊息波是在他唱到第九遍「我是大都會」的時候，西撒大叫了一聲：「我是什麼——啊——？」

西米望著那粉紅色的稅單，試圖再捕捉一下西撒的影子，然而已經杳不可得了。他只能猜測：西撒現在可能正在某處被某一意外的人或事打斷了他極有條理的回憶。然而西撒爲什麼會回憶這一幕，致使自己有機會接收到這整個事情的眞相呢？他是不是正在進行某種偵檢或坦白呢？西米幾乎不敢想下去，他看一眼屋外即將消失的落日，伸了伸僵曲了六個小時的雙腿，到辦公間門口的掃描儀底部領取了今早的照片，問自己：「爲什麼要知道這些呢？」他覺得自己變得小心翼翼起來。

*

將這整個過程更清楚地回憶了一遍之後，西米平躺著的身體不知不覺地顫抖著，除了西撒、西露之外，他可能是整個區中唯一知道「自己」來歷的合成人，他害怕了，他不要讓自己這麼特別，便只好不斷地唸著：「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我，我，西米不相信，西米不相信……」這樣說著，他想是可以使自己更純潔、更

誠實、更勇於面對今天的心得寫作的。

然後，西米的兩腿緩緩地向胸前縮擠，直到他感覺自己不再顫抖時，按下了那個搖籃鈕，「我愛大都會」的音樂響起來了，他不知道該唱「我愛」或者「我是」，就索性把手指塞進嘴巴裏，哼著。

原載民國七十三年四月廿九—卅日中國時報人間副刊

評　註

張系國

在「大都會的西米」裏，作者展示了合成人的世界。合成人沒有獨特的個性，是把自然人的血肉之軀切成碎塊，再湊合成人。作者對都市文明的批判，躍然紙上。他成功的運用小說技巧，在作品裏表達出這個主題。故事的主人翁名喚「西米」，使人聯想到「蝦米」，一個微不足道的存在。在故事最後，西米也的確像蝦米一樣，縮擠成一團，變成無私的合成人。而「私」字竟成爲罵人的髒話，也是絕佳的諷喻。好的科幻作品，都揉合了寫實的成分和隱喻的成分。「大都市的西米」，是一篇成功的現代都市寓言。

張大春，山東省濟南縣人，民國四十六年（一九五七）生，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畢業，曾獲幼獅文藝全國小說大競寫優勝、聯合報及時報文學獎。曾任中國時報副刊、時報周刊編輯。著有「雞翎圖」、「張大春自選集」等短篇小說、散文集及論文「西漢文學環境」。

地球老人

馬景賢

「ㄉㄧ—ㄉㄧ——ㄉㄧ—ㄉㄧ—……」

西元三〇〇〇年的夏天，一大清早，全世界上每個人家，都被「ㄉㄧ—ㄉㄧ—ㄉㄧ—」的聲音吵醒了。家用通訊電視自動打開，播出了特大號的字體，發出了震撼全球的大事——

世界未來宇宙學權威，中國最偉大的天文學家張升天失蹤了。

張升天是西元三〇〇〇年代傑出的科學家，在星際旅行、太空農場以及太空移民，他都有極大的貢獻。因此，大家知道這個消息後，都覺得非常驚訝。

國際科學總署立刻組成全球救援會，要盡所有的力量，設法蒐尋張升天的下

落。全球密集的超高微波雷達網，在宇宙中追蹤。但是一切都白費了，張升天就像他的名字一樣，突然神秘的升天，消失在廣大的宇宙中。

張升天到那兒去了呢？

在他失蹤前，他一直在研究「宇宙永無止境論」，希望在宇宙探索上能有新的發現，使人類能到更遠的星球上去居住。爲了證明他的理論，他製造了一艘「天外天號」宇宙遊艇。想親自作一次冒險的旅行。但所有的科學家都認爲，宇宙無止境的試驗飛行，根本就是有去無回的，爲了作一次毫無安全保障的試驗，損失一位世界級的頂尖科學家，這種代價太大了，因此大家一直阻止他的試驗。

說起來，張升天的「宇宙無止境論」，非常簡單，就是中國人常說的「天外有天，人外有人」的話。張升天曾經由地球飛行到另外一個星球；再由另外一個星球飛行到另外一個星球，一直到他不能再往遠飛行了爲止。最後他總是失望地說：「還要多遠才能見到天的邊呢！」

一個夏天夜晚，張升天仰望著天空，不時在庭院中邁著方步。他想，人類自稱爲科學動物，征服了很多星球，卻連「天外有天」四個字，都沒有辦法做一個合乎學理的解說，可見宇宙間，一定還有比人更聰明、更有智慧的人，他一定要證明一

下這個道理。

過了沒幾天，張升天就不見了。他知道有人會追蹤他，特地利用「無聲隱形學」，不讓人看到、聽到他的「天外天號」宇宙艇，一直飛向永無止境的宇宙世界。

很不幸，張升天的試驗並沒有成功，因爲他的宇宙遊艇到了外太空某個無限遠的距離時，突然有一種反作用力，把他的宇宙艇往回彈，根本就不能向前進了。

後來，他的「天外天號」降落在「無嶺山」。那是一個終年埋在高山峻嶺和雲霧中的小山丘，地圖上沒有這個地方，人們也沒法子到達這個地方。他輕輕地由陡峭的高山滑落下來，正好落在無嶺山的土丘上。

「轟隆……轟隆……」

跟著隆隆的聲響，山崩地裂，土丘裂開了一條大溝。張升天的「天外天號」宇宙艇正好掉進溝中，然後土丘又慢慢地合攏起來，像沒有裂開過一樣。

「天外天號」掉進一個八角形的大廳洞中，周圍有好幾百里地大。這時「天外天號」像試驗室中的加速器，不由自主的在廳洞中打轉，速度快得驚人。「天外天號」與外界空氣磨擦生熱，像一塊通紅的火炭，發出「ㄅㄧ——ㄅㄧ——ㄆㄚ——

ㄅㄚ」的巨響，一條火龍似的在廳洞飛跑。直到張升天實在受不了磨擦所產生的高溫了，「天外天號」才慢慢停下來。

廳洞裏有一個身高不到兩尺，頭大腿粗，滿臉深深的皺紋，卻有一對明亮、很有精神的眼睛的老人。他身上穿著的衣服很像道士的道袍，但背上和胸前，卻有一個閃閃發光的八卦圖形，中間的☯不停的轉動著。八卦上的「☰」和「☷」的顏色，有紅有綠，有黑有白，讓人看了眼睛很不舒服。

張升天走下了「天外天號」，跟廳洞中的老人打招呼，老人看著他，並不講話，只是不停的按他胸前的八卦上的「☰」和「☷」，像彈琴一樣熟練。張升天想往前邁一步，腳像被吸住了，一動也不能動。過了好一會兒，老人調整好了他的語言器，才說出了跟張升天相同的語言。

在八角形的廳洞中，一問一答，老人像審訊犯人似的。當老人了解張升天的情況後，廳洞中的顏色突然變得很柔和，他說話的聲音也溫和多了。

張升天剛要問老人，老人好像早就知道了，他微笑著說：「我知道你要問我的來歷。」說著拿出一個磁碟，只有一個銅錢大，老人說：「你自己聽聽好了。」

接過小小的磁碟，張升天裝在他隨身小電腦上，小小的一個磁碟，卻整整兩個

多小時才聽完。張升天很驚訝地說：「眞想不到，地球上的文明已經毀滅了好幾次了！」

「不只好幾次了。不過我也弄不清，不管怎麼說，我是比你們早一代的地球人；也就是說，當我們的文明消失後，地球又重新開始，才有現代地球文明，所以我比你早一代了。哈……哈……哈……你就叫我地球老人吧！」

「不過我有點弄不清，地球上的文明，爲什麼會一代一代消失呢？」

「簡單，還不是人類的自私，任意破壞生態環境，……還有……太多的人口……當然會消失了。」

「可是……可是我還是不明白。」

老人看了看張升天，滿臉的不高興。接著廳裏的顏色也變得陰沉。因爲廳裏顏色的深淺、調和不調和，完全跟著老人的喜怒哀樂在變化。地球老人說：「不明白什麼？」

「爲什麼……爲什麼只剩下您一個人呢？」

「哈……哈……你不相信我是前一代的地球人？」

「不是不相信……」張升天怕觸怒了老人。

「這是我的秘密。」

廳裏的顏色變得非常陰沉、不協調。張升天忙著說：

「我是說您……怎麼會留下來的。」

「哎呀！你還不是在問同一個問題嘛！」

「對……對不起！」

「其實……說給你聽聽也沒有關係。」地球老人突然變得和氣起來。廳洞中的顏色也變得很柔和。地球老人指給張升天一個位子，讓他坐下來。

「我是上一代的地球人，這一點也不會錯。也就是說，我們文明消失後，地球才開始了另一個文明。」

「一代有多少年？」

「幼稚！想不到一個有名的宇宙學家，居然會問這麼幼稚的問題。」地球老人繞著張升天轉了一圈，說：「時間，那是你們現代地球人的看法。其實，宇宙間那有什麼時間，一年、兩年、……一百年……一千年……哈……就算是十億年好了，對整個宇宙來說，就像你們說的一分一秒，甚至還不到一分一秒呢！」

地球老人察覺到張升天有點不好意思，立刻把廳裏的顏色變成柔和的淺藍色，

好緩和一下他的情緒。然後又說：「今天你們發現的一些古老的遺蹟，那都是我們那一代留下來的一小部分。如果比較一下，你們今天在科學發展上的成就，眞是沒有什麼了不起。」

「好可惜啊！」張升天趁機鬆了一口氣說。

「……至於我留下來，對我來說，我失去了我的家族；但是對整個宇宙來說，我拯救了宇宙中所有的星球，包括地球在內，……」地球老人陷入了回憶中。

「您太偉大了！」

「偉大談不到，一個人跟宇宙比，還能說什麼偉大嗎？」

「那……您留下來到底爲什麼呢？」

「……我們那個時代，也就是地球上前一代的人類，正當最繁盛、最進步的時候，出現了一個野心的王，他自認最聰明，他要統治宇宙，不能有人比他強，因此，他決心要消滅所有聰明的人，把低能的留下來當他的奴隸，於是那些聰明智慧高的人，紛紛集體逃跑了。」

「逃到那兒去了呢？」

「起初逃到月球和地球附近的星球上去，可是他並不放過他們，於是接著毀滅

月球和其他星球上的文明。……後來，那些人只好逃到更遠的星球上去了。」

「那您爲什麼留下來？」

老人沉吟了一會兒，沒有回答張升天的話。這時候，廳洞中的顏色變了，悶得讓人喘不過氣來。

「那個有野心的王呢？」張升天又急著問。

「死了，是被我殺死的！」

「那你不是可以當王了嗎？」

「胡說八道！你想想看，地球上剩下來的人，全都是一些白癡、沒有腦筋的人，我當王有什麼用？」

「那……你爲什麼殺……殺他？」

「我不是告訴過你了，我不願意看他把整個宇宙中所有的星球毀掉！因爲他不僅要消滅地球上聰明的人，他更要消滅所有星球上有智慧的人！」

「好可恨！好可恨！」張升天咬牙切齒地說。他對地球老人產生了無限的敬意，他說：「您怎麼制伏他的？」

地球老人的眼珠子，在眼眶裏轉個不停，顯出極憤怒的樣子，他說：「因爲我

是他唯一信任的人，我當了他的助手。他駕著宇宙艦，去追殺逃到其他星球上的地球人。我不忍心看到人類死光，便用計把他制伏，最後用死光把他殺死！」

「您眞了不起，如果不是您，恐怕現在的地球人也沒有了。」張升天伸出大拇指，笑著對地球老人說。

「不過要克服他那樣有野心的聰明人，說起來也不容易，如果不是我用八陣圖把他克制住，恐怕沒有什麼方法能抵抗得了他。」

「八陣圖？八陣圖是什麼？」張升天問。

「簡單，只是利用八個八卦圖，組成一個大八卦，就是這個。」老人順手一按電鈕，在牆壁的銀幕上，立刻出現一幅由八個卦組成一個大八卦的圖形。

「這個八卦圖有什麼用呢？」

「當然有，我偷偷用八陣圖，設計了一個迷航器，讓大八卦帶著八個小八卦轉動，把它偷放在他的宇宙艦上，把宇宙艦的方向弄亂，使他找不到正確的方向，讓他永遠在一個固定地航行。這樣其他人才有機會逃走！」

張升天興奮的鼓掌大叫：「太好了！太好了！不過您也失去了族人，……一定會很想念他們。」

地球老人憂傷地說：「天無涯兮地無邊！……不瞞你說，我也是人，只是比你在地球上早一代，我很想念我的族人。」

「不過已經過了那麼久了，他們……還能活著嗎？」

「這樣說來，你的聰明智慧實在有限。你只知道有空間，但是卻又忽略了時間，認爲只有地球上有文明，根本沒有多想一想，在無窮大的宇宙的過去，難道就沒有文明嗎？」地球老人停了一下又說：「現在你們要到遠一點的地方去，還要用什麼冬眠法，讓人進入休眠狀態，但是也只能到地球附近的星球去。再遠一點可以嗎？」

張升天搖搖頭，很不好意思地說：「我這次就是想要試試，到底能到多遠，看看別的星球上有沒有文明，結果……結果失敗了。」

「你想要試驗什麼？要證明什麼？」

「我想證明天外是不是有天？其他星球有沒有文明和人類？」

「哈……我問你，你的肚子裏有蛔蟲嗎？」

「有……」張升天有點摸不清的樣子回答說。

「別人的肚子裏有蛔蟲嗎？」

「大概……大概……有，也許有吧！」

「那我的肚子裏有蛔蟲嗎？」地球老人拍拍肚子說。

「這……這我就不知道了。」

「好吧，就算有蛔蟲吧！」老人笑著：「你肚子裏的蛔蟲，知道我肚子裏面蛔蟲的事嗎？」

張升天搖搖頭，沒有回答。

「好，我肚子裏的蛔蟲，知道你肚子裏蛔蟲的事嗎？」

「當然不知道了。」

「宇宙間的星球多得很，上面有沒有人或生物，就像人肚子裏的蛔蟲，誰也不了解誰，這個道理很簡單，你應該明白吧！」

「確實如此。科學再進步，我們還是有很多解不開的結。」張升天沉思了一下說：「探測宇宙的奧秘可眞不容易呢！」

「我跟你一樣，過去曾經航行到某個無限遠的地方，突然像碰到牆壁一樣，有一股很大的反彈力量，把我的宇宙艦彈了回來。」

「你也要探測天外有沒有天？」

地球老人沉下臉來說：「不是，那是永遠沒有答案的問題。我是去找我的族人！」

「現在你怎麼辦呢？」

「我正在利用八陣圖的原理，製造一艘高推動力的八卦宇宙艦，看看能不能衝破強大的宇宙彈力，我相信，如果能衝過去，一定是另外一種宇宙現象，會有更多新的發現，也許會找到我的族人。」

地球老人說完了，帶著張升天穿過一條幾千呎長的眞空旋轉隧道，到了一個更大的廣場，有一艘八角形正在製造的宇宙艦。形狀就像八陣圖，一切工作都由小的機器操作。有三層樓高，圓圓大大的像個大飛機場。機器人正在叮叮噹噹的裝修中。

「哇！這麼大！」張升天驚奇地喊叫著。

「整個宇宙艦雖然大，但裝人的空間很小，大部分是推動器，我希望能突破反彈的阻力。」

「地球老人，……您……您……能不能讓我做您的助手？」張升天近乎哀求的說。

老人點點頭，不過他很嚴肅地說：「我有條件！」

「什麼條件？您說，您說……我一定答應！」

「失敗了不能怪我！」

「當然不會，這種工作本來就是百分之百會失敗的事呀！」

「好！」地球老人握著張升天的手說：「我們一言爲定！」

地球老人帶著張升天，穿過一道很長的隧道。隧道是圓桶形的，而且不停的轉動，人不必走，它會自動把人吸進去。張升天到了隧道口，要登上八卦號宇宙航艦的時候，卻被一層隱形門給攔住了。

地球老人回頭正要跟他說話，看到張升天被關在隱形門的外邊，笑著說：

「眞是老糊塗，忘了還有隱形門擋住你呢。」

「我怎麼進來？」

「這邊來。」

地球老人走出來，帶張升天到一間空屋子去，門口掛了一塊「變形室」的牌子。室內空空蕩蕩，一點陳設也沒有，地球老人走出去，把門緊緊關上。這時，屋子裏的壓力忽小忽大，燈光一明一暗，燈光的顏色也跟著壓力變化大小而不同。後

來，就像有無數隻的手，捏著張升天的身體，把他每一塊肉和骨骼都捏得很痛。

半個時辰過去了。燈亮了。張升天的眼前出現一面大鏡子。

「哇！」

張升天看到鏡子裏的人，不禁叫了一聲。因爲鏡子裏的人，長得跟地球老人一模一樣，只是個子矮了一點，臉上的皺紋沒有那麼深。張升天起初以爲是地球老人進來了，他說：

「哎呀，眞受不了，我的骨頭都給捏碎了。」

可是沒有反應。他用手摸摸鏡子，回頭看看，屋子裏沒有人，原來那是他的影子。他不由得喊著：

「我……我怎麼變成這個樣子啦？」

地球老人走進來，對他笑著說：

「你不變形，是上不了八卦號宇宙航艦的。」

張升天看看自己醜八怪的樣子，又看看地球老人，顯得很不自在，眞是哭笑不得。但是爲了要上八卦號宇宙航艦，也顧不了好看不好看了。

「這是沒辦法的事。你一定先要變形，才能適應將來更遠的飛行。」

地球老人帶著張升天登上八卦號宇宙航艦。他們先到主控制室。老人按了一下開關，在銀幕上，出現了一座三丈多高，形狀像八卦樣子的航艦。

「中間的大八卦，就是我們現在地方，這是主控制室。是八卦號宇宙航艦最重要的地方。」

接著放映了一小段的影片，介紹主控室的內部情形，從影片中參觀了「π介子研究室」、「宇宙語言室」、「靈船研究室」、「變形室」、「培養室」、「靈媒室」。最後他們到了一間大書房。

這時銀幕上，在大的八卦四周，出現了八個小的八卦圖形，繞著大八卦不停地轉，並發出呼呼的風聲。地球老人說：

「這八個小的八卦艦，可以跟中間的八卦合在一起，也可以分開獨自飛行，但是要受主控制艦的管制。」

張升天沒有說話，一直聽著老人的解說。這樣稀奇古怪的宇宙航艦還是第一次看到，心裏雖然有很多的問題，卻又無從問起。最後他再也忍不住了，說：

「那八個小的八卦宇宙艦有什麼用？」

「哦，它們是主動力艦，是主要的飛行動力，整個艦的飛行就靠它們了。」

「這也就是您的八陣圖的原理?」

「對了。整個艦看起來很簡單，一個大八卦繞著八個小八卦，但是內部就不是三言兩語說得完的了。」

「您怎麼想出來的?」

「我不是跟你提過製造『迷航器』的事嗎?」

「有。」

「理由很簡單，當八個動力艦發動時，順著同一個方向轉，就會產生極大的力量，推動航艦飛行，但是當八個動力艦的方向亂了，有的順時針轉，有的逆時針轉，所產生的力量互相抵消，只好在同一個地點打轉，不能向前進了。」

「嗯!想得好妙，如果不是您發明迷航器，制伏了那個野心的地球統治者……」

「那宇宙早就變了樣子了。」

張升天似乎還有好多不明白的事，一時也說不上來。地球老人看他不吭聲，便說：

「你是在想推動宇宙艦的動力問題?」

「是呀!這麼大的東西，要在宇宙中飛行，沒有足夠的動力是不行的。」

「陰陽兩極你懂吧?」

「懂。有陰就有陽，有陽就有陰。」

「整個宇宙也是如此。我就是用這個道理，每個八卦艦上，什麼也沒有，完全是用特製的超薄形金屬片，一陰一陽，交錯的疊在一起，只要一按鈕，就會產生陰電陽電，然後轉動，便產生動力。八個小的航艦，一個產生陰電，另外一個就產生陽電，這樣一個推動一個，再加速後可以產生更大的推力。」

西元三千年的時候，人類的科學已經發展到頂尖兒了，可是當張升天聽了地球老人的話，雖然也了解一些其中的道理，但是仍然有些糊塗，有些問題也不知道該如何問才好。

在大書房中，張升天忍不住又問：「我們什麼時候可以出航?」

地球老人拿了幾本書給他看。有「超微中子學」、「靈媒學」、「宇宙語言學」，每一本都是幾百頁。地球老人說：

「出航前先看看這些。」

張升天看到這些又重又厚的書，不覺涼了一半。他想，要看完這些書那得多久呀。

地球老人看他一副苦瓜臉的樣子，就知道他等不及了。

「慢慢看。我們可以馬上出航。」

張升天聽說馬上可以出航，心都快跳出來了。

地球老人走近主控制室，下命令給所有的機械人，八卦號宇宙航艦準備升空。

當倒數計時完了，艦上卻一點動靜也沒有，只有在銀幕上，出現一閃一閃變動的圖形和訊號。

「是不是發生故障了？」張升天問。

「故障？」地球老人張大眼睛說。

「是呀。爲什麼……我們的艦不動呀？」

地球老人注視著銀幕說：「這不是好好的嗎？我們現在已經到了幾萬里的高空了。」

張升天一聽，嚇都嚇呆了。怎麼可能呢？他在八卦號上，平平穩穩，連一點震動的感覺都沒有。

這時，主控制室裏的大銀幕，出現了外太空的景色，張升天看了都很熟悉；但是又過了一些時候，銀幕上外太空的景色，就都是他從來沒有看見過的。

「我們現在已經離開了太陽系。」地球老人說。

張升天聽了，覺得很興奮，但是沒敢搭腔。

這時銀幕上的外太空突然熱鬧起來，成羣的飛碟，繞著八卦號宇宙航艦轉。

「危險！危險！」

張升天怕他們碰上飛碟，嘴裏一直喊著「危險」。

「沒關係，他們跟我們鬧著玩兒。」地球老人很輕鬆地說。「他們跟我們打聽消息。」

「打聽消息？」

「是呀。」地球老人立刻沉下臉來，說：「這些都是可憐的宇宙孤兒。」

「他們怎麼會是孤兒呢？」

「我不是介紹你一本靈船學嗎？」

「我正要看。」張升天滿臉疑惑地又問：「他們怎麼會是孤兒呢？」

「他們不是飛碟，應該叫靈船。上面有很多是前幾代的地球人、月球人或是其他星球上的人，他們過去遭到其他星球的侵襲，所以就坐著靈船逃了。……於是就像孤兒一樣，到處尋找他們的親人，就像我一樣，還是不停的尋找自己的祖先呢。」

「孤兒……？」

張升天聽了半天，對於地球老人的話似乎還不太懂。

「還搞不清？」

張升天看了地球老人一眼。

「就拿地球和月球來說，甚至太陽系中所有的星球來說，過去都是跟地球一樣的，但是幾次星際大戰下來，所有的生物都死光了，有的生物坐靈船跑出了太陽系，甚至到了更遠的地方。」

「您是說繞著八卦號宇宙航艦的飛碟，不，靈船，都是過去各星球上的人類？」

「對了。他們都是毫無目的的飛行，希望找到他們的同族人。」

八卦號宇宙航艦的燈光突然暗了一下，接著就往下墜。

「糟糕了。」地球老人驚慌地說。

「怎麼了？」

「這羣調皮的東西，可能碰到艦上面的東西了。」

張升天還沒有來得及再問，八卦號宇宙航艦，已經落在一個不知名的星球上。

才一著陸，還不到千分之一秒的時間，龐大的八卦號宇宙航艦，就密密麻麻的爬滿

了黑鴉鴉的蟑螂，把整個航艦埋了起來。

「怎麼這麼多蟑螂？」

「你忘了，蟑螂是地球上最古老的生物。」

「難道其他的星球也有蟑螂？」

「地球上有人、有生物，其他的星球上就沒有了嗎？」

地球老人反問了張升天一句，嘴裏不停的咒罵那些靈船。

「搗蛋鬼……」

「我們要下去嗎？」

「不行，下去馬上死掉。」

「能不能用死光？」

「沒用。我們要趕緊想辦法。」

地球老人急忙走進「培育室」。張升天也不敢問，只好跟在後面走進去。

培育室裏有很多的透明培育箱，裏面養著不少的小動物、昆蟲……，有個箱子裏全是蟑螂。

地球老人按了按開關，在箱子裏的蟑螂本來很安靜的，這時突然騷動起來，又

飛又跳。蟑螂的體型也漸漸變大，加速產卵又變成蟑螂。於是蟑螂由少變多，由小變大，每一隻都比外面的蟑螂大幾倍。

有一根粗粗的管子接在培育箱上，成羣的大蟑螂快速的飛了出來，立刻跟艦外的蟑螂展開「蟑螂大戰」。經過相當長的時間，小蟑螂被大蟑螂消滅了，地球老人一開開關，飛出去的大蟑螂，又被大管子吸回了培育箱，每隻大蟑螂都變得像針尖一樣小。

正要繼續啓航，可是八卦號宇宙航艦動不了，通訊設備也壞了。

「糟糕！」

「壞了嗎？」張升天問。

「主動力艦不轉了。」

地球老人又跑進靈媒室，靜坐後發超靈感的心電感應，發出求救的訊號。

不久，遠遠飛來一個怪物，樣子像個「凹」字形狀的飛行物。

「你看！」

「啊，來了，救護艇來了。」地球老人高興地說。

「那裏來的？」

「是我用超靈感求救找來的。」

「凹」字形的救護艇漸漸降落下來，從上面走下來一個機械人，將八卦號宇宙航艦上堆積的死蟑螂清理掉，然後發出訊號後，又飛向遠方。

八卦號宇宙航艦終於恢復正常，地球老人鬆了一口氣，繼續他們的航行。

在航行中，張升天看到儀錶上有「太陽系8號」的字樣。一直不懂是什麼意思。倒是地球老人看出了他的心意。他說：

「有問題嗎？」

張升天笑著說：「太陽系8號是什麼意思？」

當他說話時，「8」又變成了「9」。

「這是告訴我們，已經飛過了八個，不，現在已經飛過了九個太陽系了。」

「九個太陽系？」張升天眞是不敢相信。

這時八卦號宇宙航艦速度又加快了。有時像撞到東西一樣，整個航艦都會發出震動。張升天覺得很不安。

「沒關係，你看。」

地球老人指著儀錶，八個主力動艦上的轉動方向，每當艦上震動一次，所有轉

動的方向，就立刻改變一次。

「這是怎麼回事？」

「太陽系有陰性也有陽性。太陽系運行的方向是順時針運行，我們的主力艦就要順時針轉，遇到逆時針轉的太陽系，我們就要改變逆時針轉，不然的話，整個八卦號宇宙航艦就會受到阻力，立刻就會爆掉。」

「太陽系也有陰陽，我倒是第一次聽到。」

「本來嘛，你想想看，宇宙中的一切不都是有陰就有陽？」

這時八卦號宇宙航艦的速度更快了，顛震的次數也多了，像坐汽車在高低不平的馬路上行駛一樣。每跳動一次，儀錶上「太陽系」底下的阿拉伯數字就跳一下。

很快的，已經到了「太陽系一〇〇號」了。

張升天不敢再看那跳動的數字，因爲他不敢相信，一個太陽系就夠大的了，一百個太陽系，那該有多大呢，那已經不是他所能想像到的事了。「我們還要航行多久？」

「你想回去了？」地球老人瞧了他一眼說。

「沒有，我……我只是想知道宇宙到底有多大？」

「宇宙的大小永遠是個謎，你想想看：什麼是大？什麼是小呢？」

地球老人把「大」和「小」兩個字念的聲音特別大。

張升天聽了悶不吭聲，眼睛一直盯住儀錶上那跳動的數字：

「太陽系一〇〇號」……「太陽系二〇〇號」……

他嘴裏一直不停的念著：

「什麼是大？……什麼是小？」

就這樣，八卦號宇宙航艦一直往無窮盡的外太空飛去，像其他的靈船一樣，像一個宇宙孤兒，永遠在無窮大的宇宙中飄盪、飛行，永無止境的飛行。

原載民國七十三年三月號及四月號幼獅少年

評註

張系國

「地球老人」是作者爲兒童寫的科幻作品。這類作品，往往能激發孩子們對科學的興趣，值得有心人慎重撰寫，最好能不違背一般科學原則。

馬景賢，筆名知愚、馬路，民國廿二年生，河北良鄉縣人，師大國文系畢業，曾任國立中央國書館編輯，美國普林斯敦大學葛斯德東方圖書館館員、農復會圖書館館員、現任農委

會圖書館專員。馬景賢主編有「兒童文學論著索引」，國語日報「兒童文學週刊」（一—五〇〇期），翻譯作品有「天鵝的喇叭」、「三個小精靈」等。創作有「書的家」、「書的故事」等。改寫有「白娘娘」、「目蓮救母」、「少年史記」等。在國內兒童文學界知名度甚高。

二〇〇二年

苦苓

早上七點，洪致伸個懶腰，從牀上坐起來，看見窗外仍是一片昏暗，也不曉得究竟幾點了。看看桌上的鬧鐘，哇！已經七點多了，記得小時候陽光偶而還會透過窗子照在身上，暖洋洋的，如今卻只有灰濛濛的一片——不是晨霧，而是煙霧。

他打開窗子，「轟！」的一聲，各種噪音迎面而來，差點震破了耳膜，引擎聲、汽車喇叭聲、機器聲、人聲……雖然他的聽力一向很好，可以忍受八十分貝左右的噪音，可也受不了這「一日之計在於晨」的聲音，再也沒有勇氣打開第二層窗戶——一般公寓都有兩層窗戶隔音，大廈或政府機關則有三層。擡頭看看天空，灰濛濛的煙霧裏有一團模糊的光芒，今天大概是晴天吧，他歎了一口氣，走進浴室。扭開水龍頭，自來水嘩嘩的流出來，起初是黑褐色的，漸漸變黃，大約五分鐘

以後，才流出淡灰色的水，「媽，濾水器是不是又壞了？」他大聲喊道，自來水愈來愈髒了，家家戶戶都裝上強力的濾水器，但是效果並不大，「沒有，水公司說前幾天下雨，工業區的廢水都流進來了！」媽媽在廚房回答。又是工業廢水，洪致在嘴裏叨叨的念著，也只好拿起毛巾，不情願的洗著臉，臉上有鹹鹹澀澀的感覺，才用一個禮拜的毛巾已經變黃，又該換一條了。

走進餐廳，籠子裏的金絲雀正發出悅耳的叫聲，翅膀不停的拍打著，好像很高興的樣子，洪致看了它一眼，它忽然不叫了，一動也不動的站著，他伸手進去把小鳥抓出來，「電池用完了！」順手把它丟回籠裏，眞是無聊的電動鳥！不像同學楊澤家裏，有一隻眞鳥，據說是花十萬塊買的，雖然比起動物園那一隻要小些，但已經是全市唯一的一隻了；記得大家聽到爺爺說從前小鳥滿天飛的情形，還引起一陣哄堂大笑。

媽媽把早餐端上桌，是三顆藥丸和一罐飲料，「又是合成食品！」洪致皺起眉頭，一天到晚吃這些營養豐富，可是一點味道也沒有的東西，眞是太乏味了。「媽，沒有別的東西吃啊？」媽媽瞪大了眼睛：「你說天然食物呀？那多危險！你看，花生有黃麴毒素，蔬菜有農藥，魚裏面含汞，肉裏面有硝酸，麵粉……」「好了好

了！」洪致不耐煩的說，一口氣吞下三顆丸子，就著飲料咕嚕咕嚕的喝下去，把還在搬著指頭數落的媽媽丟在後面，其實他也知道家裏吃不起，眞正對人體無害的天然食物已經非常少了，只有在高級餐廳裏才吃得到，上次羅智成生日，他爸爸就請他們幾個同學吃了一頓，眞過癮！不過也將近花了一萬塊吧，媽才捨不得呢。

「噹！」時鐘敲了一響，七點半了，再不動身就要遲到了，洪致背好書包，穿上防護衣，正要出門，小狗「汪汪」的叫起來，擋住他的去路，「拉西走開！」他不耐煩的說，小狗卻繞著他腳邊跑，一面叫個不停，「去你的！」他沒好氣的踢了幾腳，小狗靈活得很，都躲過了，他一個箭步蹲下去，一手按住小狗的頭，「拍答！」一聲把開關關了，機器小狗不動了，張著嘴，只有尾巴還在搖呀搖的，「洪致，等一下！」媽媽從屋裏出來，把安全頭盔遞給他，「不戴上這個，你不要命啦？」

他噘著嘴，把又大又重的面罩戴上，慢吞吞的出了家門，大街上，車來車往，冒出一股又一股濃濃的黑煙，加上本來就汚濁的空氣，視線更不清楚了。他把頭盔上的探照燈打開，看見防護衣上，已經落了薄薄一層灰塵，防護衣還可以防止輻射線，不過最多只能用半年，有些地方甚至三個月就要換了；如果過期不換的話，在

街上被警察抓到是要罰錢的。

洪致看到路邊一個攤販，眼睛頓時一亮：「新鮮空氣，每罐兩百元，半價特賣。」眞便宜，他從口袋裏掏出一百元來，小販交給他一個小罐子，他小心翼翼的把頭盔掀開一半，深深的吸了一口：嗯！眞舒服。他趕緊把蓋子蓋上，這麼好的空氣要留著慢慢享受才好。他擡頭看看旁邊五十層的辦公大樓，聽說那裏面整天都輸放最新鮮的空氣，難怪大家都想到那種地方上班，洪致暗暗下了決心，將來要做一個在大樓上班的人，不像爸爸在工廠，每隔兩個小時才能到休息室吸一點好空氣——還只是工廠的廢氣過濾的，也不怎麼新鮮。

「嗚——嗚——」忽然警報響了，路上的汽車都停了下來，發出刺耳的剎車聲，路上的行人也紛紛往大樓底層跑。洪致跟著人羣，跑進一個防護洞裏，過了不久，一層又濃又黑的煙霧，像一塊黑色毯子一樣落下來，一層……又一層……四周就像天黑了一樣昏暗。從來沒見過這麼大的落塵，洪致心裏有點害怕，身體緊緊貼住透明的防護板，上次東區大落塵，同學古令就困在街上，整個人被落塵埋了起來，警察花了三個鐘頭才找到他，送到醫院急救之後，還住了一個禮拜的院。防護板上也已經一片漆黑，忽然解除警報響了，大家一擁而出。

路上不管什麼顏色的車子都成了黑色的，許多駕駛人戴上安全頭盔，站在外面努力的擦拭車窗，人行道上也鋪了一層黑黑的煙塵，走在上面沙沙作響，一輛救護車閃著紅燈開過來，載走一個來不及躲避落塵的老人。洪致忽然覺得好渴，眞想喝一杯天然水——不過那得等到午餐的時候，學校才會分配那唯一的一杯，有時候還會因爲缺乏純淨水源而喝不到。難怪同學們放假都喜歡去爬山，據說海拔兩千五百公尺以上的山上，不但空氣好，還可以找到乾淨的水源，有時候運氣好，還能看到一小塊藍色的天空呢！但是因爲登山的人太多，報上說現在也不容易找到好空氣和水了，恐怕得升高到三千公尺才行。

到學校的時候已經遲到了，門口的糾察並沒有記他的名字，因爲早上的大落塵學校早就知道了。同學們進了教室，一摘下頭盔就你一句我一句的談論起來，直到歷史老師走進教室爲止。

洪致偷偷吸完了罐裏最後一口新鮮空氣，看見歷史老師正在放著幻燈片：整面藍色的天空，火紅、圓形、一輪完整的太陽，青翠的樹木、花草，清澈的溪流和湖泊，四處奔跑的小動物，翱翔空中的飛鳥……這是二十世紀的世界吧，對於生在西元二〇〇二年的他來說，已經是夢中才會出現的美好景象了。

原載七十二年八月號「幼獅少年」

鄭文豪

評註

科幻小說雖然大多描寫未來或異域的時空，但是多少都隱藏當時社會的狀況、心理或隱憂。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初的科幻小說多以太空冒險、登月故事爲主。四十年代大戰後的科幻小說強調社會批判、反烏托幻想。至今日的科幻小說，似乎除了浪漫幻想小說外，不少的作者對於文明病態的種種都有相當的注意。

苦苓的文字，一向恰如其名，讀完總令人不太舒服。「二〇〇二年」中的社會是個烏煙瘴氣、一塌糊塗的城市，隨時都有落塵警報。連想呼口新鮮空氣都要向小攤買。

住在這樣的城市著實讓人活得痛苦。近來的科幻小說似乎對未來的憧憬越來越少，也越來越悲觀，像「二〇〇二年」這種典型的「未來是筆爛賬」的科幻小說，旨在警惕世人，其實也部份描寫了現代社會的病態。文中苦澀的幽默不少，像金絲雀和小狗等寵物都以機器動物代替。「二〇〇二年」的世界只有使人苦笑的份。

苦苓，本名王裕仁，熱河省人，民國四十四年（一九五五）生，臺大中文系畢業，現執教臺中明道中學，並任「明道文藝」主編。曾得時報文學獎散文優等獎。出版散文集「只能帶你到海邊」，詩集「李白的夢魘」、「緊偎著冷冷的雨意」、「躺在地上看星的人」等書。

浩劫後

哲正

吃過午飯後，樹坤伯躺在石床上聽收音機，通祥在洞口修理著農具，樹坤嬸在洞外餵雞。

收音機正在播報午間新聞，播音員報導著又一次汽車炸彈爆炸消息，樹坤伯搖頭嘆息著，嘴裏駡一聲。接下來是安德洛波夫四個多月沒有露面，記者猜測著他患了什麼樣的疾病。就在這時，樹坤嬸慌張的跑奔進來，一進洞裏就大聲叫嚷著：「天塌下來了！天塌下來了……」

接著通祥也跟了進來，卻有些興奮地叫著：「日蝕、全日蝕！爸，快出來看！」

通祥說著又要出去時，被母親一把抓住：「是天塌下來了，不要出去！」

樹坤伯剛從床上坐起來，正弄不懂兩母子叫嚷什麼時，那乾電池的晶體收音機

突然消失了播音員的聲音，只剩下一些雜音。

「快進來！到裏面來。」

樹坤伯先不理收音機的故障，把老伴和兒子叫到石洞最裏一層。石桌上點著煤油燈，昏黃的燈光下，照著老伴驚恐和兒子帶笑的面孔。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外面剛剛還有太陽，忽然間變得漆黑，什麼也看不到了。」老伴說。

「那是全日蝕哪。」兒子笑著說：「媽不懂，眞是少見多怪。」

「日蝕應該是逐漸的陰暗。」樹坤伯分析著說：「怎會突然的黑暗下來?」

「是啊，這可眞奇怪?」兒子這會也疑惑了：「卽使是全日蝕，也不會漆黑得什麼都看不見。」

樹坤伯平素就是個悲觀論者，腦海裏總盤旋著一些古怪的想法。而想得最多的是地球的突變。因此，他此刻的直覺想法是：這一天終於來臨了！

當下，他一面囑咐著妻兒坐著別動，一面轉動著晶體收音機，希望收聽到某一個電臺的節目。然而他失望了，轉了許久，除了雜亂的噪音以外，什麼節目也沒有！

「壞了！這一天竟讓我們碰上了！」

樹坤伯自言自語的說。

樹坤嬸半閉著眼睛，嘴裏唸著「菩薩保佑，天公保佑。」她雖然還不知道老伴所說「這一天」的眞正意義，這些年來在老頭子不斷灌輸之下，她已意識到：這一定是什麼爆炸了。不是人口爆炸，就是地球爆炸。這幾個爆炸字眼，是老頭子常常掛在嘴上的。

一家四口，除了老大通泰留在平地工作，他們搬到這山上的石洞住著，過著近乎原始的生活，已經六年多了，爲的就是避開囂鬧，躲避爆炸。兩個老的從小就過慣了貧苦的生活，對這種日子倒是無所謂。難得的是老二通祥也願意跟來，這份順從父母的孝心就難得。原以爲過膩了這種平淡寂寞的生活，總有一天會搬下山去。想不到終於碰到今天這樣的災難……樹坤嬸張開眼望望兒子，只見他此刻也是臉色凝重的坐著發呆。

樹坤伯仍不死心的撥弄著收音機，仍然只有雜音，沒有任何節目。

「不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樹坤伯自語著：「難道眞是……」

「爸，你猜想是什麼?」

「我也不敢確定。不過，總不是地球爆炸就是。」樹坤伯說：「我們這裏好好的，又沒有震動——」

正說著，只聽見一陣尖銳的呼嘯，接著是一聲轟隆的巨響，山洞也劇烈的震動起來。

「不得了！是爆炸！」

「是什麼爆炸？難道是發生戰爭？」

「不知道，這會是什麼……」

「通泰在城裏，這可怎麼辦？」樹坤嬸又唸著天公保佑：「但願通泰平安無事，等過幾天，我下山到廟裏去燒香拜拜。」

「哥哥在醫院裏，應該不會……」

「唉！這一天終於到來了，終於到來了……這些愚昧的人，終於讓他們搞出大禍來了！」樹坤伯自語著，他雖然不知道外面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但他可以肯定，此刻災難已經降臨了這個地球。連香港這個不設防的自由商埠都聽到爆炸聲，其他地區可想而知，將是一個多麼可怕的景象。

「爸，你看這天昏地暗是什麼原因？是不是地球脫離了軌道，變成了流星？」

「誰知道？」樹坤伯說：「現在已沒有什麼好想的了，只有禱告吧！」

「我想出去看看。」

「不可以！」

樹坤伯喝止兒子後，三人都靜默下來。現在這山洞被一種無邊的恐懼籠罩著。五十多歲的樹坤伯一向沒有什麼宗教信仰，此刻心裏也在唸著佛號：希望菩薩保佑，他們全家能夠逃過這次劫難。

樹坤伯原來是個中醫，在一家中藥店掛牌行醫。自從第一次世界能源危機發生以後，看到列強爲爭奪石油資源，在一些敏感地區製造紛爭，眼看危機一天天的接近，爲了避禍，便毅然結束行醫業務，一家三口搬遷到這偏僻的山區。找到了這處天然石洞，略加整修住了下來。當時老伴和兒子都不同意這種避世行徑，認爲這是杞人之憂，也怕別人目爲精神病。還是經他一番說服，兩母子才勉強同意。只是老大卻怎麼也不願放棄醫學院剛畢業進入一家大醫院工作的機會。

在這荒僻的山區，他們過的日子雖然平淡寂寞，除了自食其力的種些蔬菜、玉米、地瓜以外，還養了一羣土雞。生活倒也相當充實。而最重要的是，在這裏沒有那種人車擁擠的壓迫感，又極少接觸各種各樣的污染。因此物質生活雖然不足，生

活環境卻改善很多。

樹坤伯的兩個弟弟對兄長的這種行徑，覺得十分荒唐，甚至認爲他心理不正常。老二經營房地產發了大財，最近雖爲香港大限問題，業務一蹶不振，弄到焦頭爛額，仍在猛力掙扎。老三經營貿易公司，所受影響較少。他們整天挖空心思想著賺錢，根本沒有想到什麼世界危機。如今，這一天終於來到了，他們的情形怎麼樣呢？

外面仍間斷有破空的呼嘯聲，隱隱的爆炸聲。這到底是怎麼回事？難道眞的是第三次大戰爆發……

樹坤伯胡思亂想著，時間在緩慢中逝去，這天三人都沒有出洞，晚餐各吃了一些玉米乾糧，然後各自睡去。等到醒來時，發現洞口透進了光亮。通祥第一個嚷起來：「看！地球仍然是好好的，它並沒有怎樣！」

說著，通祥就要出去。

「先在洞口看看，不要走遠了！」樹坤伯說。

兒子依言走到洞口，一會就傳來了驚叫：「爸！快來看，不得了！世界變了！」

樹坤伯聽到叫聲，也走到洞口，老伴也跟了出來。

限前的景象把他們嚇壞了：洞口的樹木光禿禿的，樹葉全掉在地上。草叢枯萎了。那一羣土鷄全部僵死在那裏。另外還有一些鳥雀也倒斃在地上。

樹坤伯只看了一眼，就急急忙忙的拉著老伴和兒子進到洞中。

「完了！這一天眞的到來了！」樹坤伯嘴裏仍然講的是那句話，無限的驚恐寫在臉上。

「爸，你看是不是有人施放毒氣？」通祥研判著說：「或者是那個化學工廠出了毛病，溢出了大量強烈的有害物質？」

「不可能，如果是毒氣，我們這洞裏也會隨著空氣飄進來，我們三個人也會受到毒害。」

他們住的這個山洞是彎曲的，有點像S形，光線照不到裏面，但並不影響空氣流通。通祥聽了父親的分析，越發感到十分疑惑。好奇心一起，就又想出洞去看看。但樹坤伯仍然阻止著。

「外面的動物植物都死亡了，可見那種物質是多厲害。」樹坤伯說：「從昨天中午到現在，還沒有超過二十四小時，地面上甚至空氣中可能還殘留著那種東西。」

「那爸的意思是，要等到下午才可以出去？」

「你還是安靜的在這裏呆著吧。」樹坤伯同意著說：「等吃過午飯後，我們再出去看看。」

聽了老伴的分析，樹坤嬸就越發掛念著在城裏的大兒子。嘴裏不停地叨唸著，又唸著菩薩保佑，天公保佑。臉上是一片焦急神情。

樹坤伯除了記掛著大兒子外，還記掛著兩個弟弟，嘴上也是唸著，不知那兩家怎樣了。老二一家七口，老三一家六口，在這個刼難的時候，是不是能平安度過。他們雖然住的是寬敞的大厦，在那大爆炸當中，是不是能承受得住那個震撼？

「你還想看他們？」樹坤嬸不高興的說：「他們要盡手段、挖空心思佔我們的便宜，把祖上留下的財產、地皮，最值錢的弄走了，這樣的人家，要不遭……」

「住口！」樹坤伯喝止著：「錢財乃身外之物，生不帶來死不帶去，這話不知跟你講過多少次，就是看不開。現在你看看，這場刼難下來，不知多少人要遭殃，那些權勢、名位、金錢有什麼用！」

樹坤嬸這才不再說什麼，只是低著頭唸佛。

通祥這時卻有些坐不住，外面明明有大太陽，顯然是個風和日麗的天氣。這樣子悶坐在土洞裏，忍受著陰暗和沉悶，眞是有些度日如年。何況外面正發生了巨大

的變化。心裏總想早些知道眞象。父親卻是硬行拘留著，眞是太難受了！他坐一會，又站起來，在洞裏來回走著。洞裏窄小，光線又不好，走起來一腳高一腳低的。不得已又坐下，輕輕的嘆口氣。

樹坤伯不理他，自顧的拿起收音機，又開始撥弄著。弄了許久，仍然只是雜音，沒有節目。

難道這個地球已經死去了？除了自己這一家三口外，已經沒有了別的人？這樣想著時，心中不禁打著冷顫：太可怕了！眞是太可怕了！

頹然的關上收音機，坐得太久，也就站起來走動一下。走到洞口，向外面望望，太陽仍然明亮，在這冬天，這是難得的好天氣，正是最好的戶外活動時刻。但，此時外面是一片死寂，不但聽不到鳥鳴鷄叫，連樹葉的沙沙聲都沒有。這樣的世界，好像到了混沌初開，所有生物還沒有形成的時候。

「爸，你看到外面有沒有什麼動靜？」

「沒有。」

「這樣說，這個世界眞的是完了？」

「等一會去看看吧！」

等著，等著，好不容易到了中午，吃了簡單的午餐。樹坤伯叫老伴找出兩塊布做了口罩，又翻出兩雙手套，父子兩人打扮停當，相偕走出洞口。

遊目一看，整個山都是一片枯黃！

兩父子循著小路往下走，路上所看到的仍然只是落葉、枯草和鳥獸屍體。走了兩百公尺到了一戶茅屋處，看到那房屋依舊完好，樹坤伯略略安心。通祥搶先一步，就要進屋。

樹坤伯一把拉住兒子，只看看門外，地上躺著一隻狗和一羣鷄，茅屋門是閉著的。

「有人在家嗎？」樹坤伯揚聲叫著。

連叫兩聲，沒有人回應。

兩父子這才走了進去。

暗淡的光線下，看到地上躺著三個人：一男二女。

樹坤伯心往下沉：這一家全完了！那末，山下的人豈不更糟？

「走！我們再下去……」

兩父子再往下走，不遠處有一戶瓦屋，那是一家小小雜貨店。樹坤伯一家常常到這裏買東西，通祥的機車也存放在這裏。信件、報紙也由這家店子轉交。這店子只有兩中年夫婦看守著，兒女都到城裏工作去了。

他們一走進那店裏，所見景象如剛才一樣：兩夫婦都倒斃在地上。

通祥的機車仍放在那裏。

「爸，我們騎著機車下去。」

「好，我們先到你兩個叔叔家去看看。」

機車仍然完好。父子騎上車後，很快的往山下衝去，也顧不得看沿途的景象。

雖然山徑不平，通祥仍然騎得很快。一到山下，看到房屋仍然完好。但路旁，屋前都是倒斃的人：男女老幼都有，一路沒有見到一個活口。

通祥的手在發抖，機車龍頭都有些把不穩。樹坤伯的身子也在抖動著。

「騎慢一點，不要壓到地上的人。」

「爸，依你看哥哥和叔叔他們……」

「但願菩薩保佑。」

車子轉入大街時，景象又變了！前面的高樓大厦都已倒塌，寬闊的街道已被倒下的建築物堵塞。兩父子停下車，走近看看，那眞是慘不忍睹：斷垣殘壁中到處是

死人，有的斷頭殘肢，有的血肉模糊，遍地屍體中竟然沒有一個活口！有的房屋仍在燃燒，有的地面積著水和瓦斯氣味。樹坤伯叫兒子趕快離開，然後騎上機車，調頭再去尋別的路途。

無奈那整個一塊中環鬧區都成了廢墟。轉了許久，幾乎無路可通。

樹坤伯的二弟三弟都在這一帶經營公司，顯然他們是凶多吉少了。

他想去看看兩個弟弟的情形，不管生死總要有個確信，如果受傷也可及時救助。無奈這一大片廣大的精華地區，昔日車水馬龍的盛況業已無影無蹤。他們兩父子彎繞了許久，竟然方向都弄不清了，因爲整個地區都已改變，以前的風貌已蕩然無存。

樹坤伯的大兒子情形亦復如此。他所在的醫院雖然在市區的另一端，找到那裏時，也是一片殘破：那棟醫院大樓的蹤影都不見了。

一路上都沒見到活人，當兩父子頹然而回時，卻在一堆瓦礫間見到一個人坐在那裏。

他們趕緊停車，急急走過去。

那人一身塵土，如木彫般的坐著不動。眼睛發直的看著他們。

「這位先生，你沒事吧？」樹坤伯問道。

「沒事……」那人只是望著他，呆呆的自語著：「沒事……」

「你怎樣了？」通祥問道：「你有什麼需要我們幫助的？」

「幫助……」

「他的神智似乎有些不清，」樹坤伯說，然後抓起那人的右手，探探他的脈搏！「不要緊，只是一時驚嚇過度，」接著，樹坤伯在他背上用力一拍。

「喂！你覺得怎樣了？」

「我……」他望了望樹坤伯，突然大叫起來：「大爆炸！大爆炸！原子彈大爆炸……」

「原子彈爆炸？你怎麼知道？」

「我怎麼不知道，我在長崎已經經歷過一次。」那人說，他的神智已經清醒了，但臉上的驚恐神色未褪：「天啊！我這輩子怎麼這樣倒楣，人間最大的兩次核彈爆炸都讓我碰上了！」

「那你的命可眞大，」通祥說：「兩次的大刼難你都逃過了。」

那人仍然有些癡呆，只見他的目光往前望著，一瞬不瞬的盯著前面那些殘破的

建築物，嘴中喃喃地：「我的命大……我的命大……可是，一切都完了！這個世界完了！我的家完了！只單單留下我一個人……」

那人大約在六十到六十五歲之間，頭上有點雜髮，中等身材，臉孔清瘦，皮膚白皙，看樣子是個知識分子。以他的年紀和學養，應該是沉穩型的人物，然而他此刻表現得卻是那樣歇斯底理，可見昨天的爆炸情景，對他影響有多大。

他仍然坐著不動，對樹坤父子似乎視而不見，呆滯的眼神看起來有些怕人。但看得出來，他此刻沒有悲傷，只有恐懼，前後四十年的兩次經歷疊在一起，將他造成的震撼可想而知。

對於自己所發現第一個存活的人，樹坤伯對他很是關心，知道他自昨午到現在可能還沒有進食，便命兒子到那些殘屋中去找尋食物和飲水。通祥去了，樹坤伯便和那人慢慢談起來！只是輕聲安慰他，說刼難已經過去，現在要做的是善後工作，希望他振作起來。在樹坤伯的撫慰下，那人的心智總算漸漸正常了，他站了起來，拍掉身上的灰土，又用手攏攏頭髮，然後向樹坤伯致謝。

這時通祥已提了一些麵包和飲料來了。說這是從磚石中挖掘出來的，幸喜沒有破損，大概還可食用。

那人卻是連連擺手，不敢接過那些食物。

「不能吃，不能吃！」他說：「這些食物經過核射線污染，絕對不能吃。」

「那怎麼辦？」通祥說：「要到那裏才能找到沒有污染的食物？」

「我看就請這位先生到我們家去吧。」樹坤伯說：「我們家還有些乾淨東西。」

「府上是在那裏？居然沒有受到波及？」

「你去了就知道。」

通祥騎著機車，載這位自稱姓趙的先生去了。樹坤伯就在附近察看著，看看還有生存的人沒有。

對於兩個弟弟和大兒子的生死，此刻也不怎麼掛心了。地球上人類已不知死去多少億，自己一家凶吉又算得了什麼？

只是，他疑惑不解的是：這場核子戰是怎樣發生的？那些具有操縱核彈權力的人士，爲什麼要來這麼孤注一擲？蓄意毀滅絕大部份的人類和其他生物？他們爲什麼要轟炸這不設防的香港？其他地區呢？那兩個超級強國，此刻變成怎樣一種情形了？

樹坤伯的心情感到無比沉痛，他思索了許久，始終想不出那一兩個有權力的

人，爲何要毀滅世界的原因來。

別的地區不說，那兩個超級強國就存有四五萬枚核子彈頭。在一陣快意的按鈕之下，數萬枚核彈發射出去，飛臨全球各個地區，那些敵對國固然是毀滅了，而他們自己呢？那按鈕人的本身呢？逃過此刼沒有？

一面想著一面在磚瓦堆裏找尋著，除了遍地殘屍外，沒有再見到一個活人。

樹坤伯在絕望中不禁連連嘆氣，最後索性不再找了，就坐在原地，等兒子來接他。

半個鐘頭後通祥來了，樹坤伯上了機車，命兒子往回走。

「不再找哥哥？」

「已經無從找起。」樹坤伯說：「如果他還活著，總會來找我們的。」

「爸，那位趙先生一進到我們山洞後，就直誇你是先知先覺呢！」兒子笑著說：

「我那是什麼先知先覺，我只不過是厭煩城市的那份擠和亂。」樹坤伯說：「誰想到當時隨便說的那些個爆炸，竟然眞的遇上了。」

兩父子回到山洞中時，那位趙先生用山泉洗過臉，此刻正在洞口坐著，瞧他的神情已經穩定多了。

見到樹坤伯時，趙先生又重複著誇讚他起來：說他如何了不起，警覺性又有多高。樹坤伯謙遜的笑著，說只是自己的運氣好。

「唉！世人都自認爲人類是萬物之靈，智慧才能沒有任何異類可及。如今看起來，人類才是最最愚蠢，最不可救藥的動物！」趙先生嘆著氣說。

「趙先生的意思是……？」

「你不是看到了，人類隨著科技的發展，醫藥衛生的進步，而不知不覺的在另一端設下陷阱，讓自己一步一步走進去？」

樹坤伯望著他，仍不了解他的意思。

「好，我跟你說清楚一些吧！」趙先生說：「自從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這數十年中，科技發展是不是突飛猛晉？隨著這進步而來的物質文明的急速提昇，人類壽命的延長，死亡率大大降低……」

「不錯，這數十年的進步，比起過去數百年還快速。」樹坤伯說：「不過，這是可喜現象，趙先生怎麼——」

「是可喜現象，如果人類不迷失，我不否認這句話，」趙先生說：「可惜的是，人類在這些物慾中迷失了。結果是，在某一方面發揮了高超智慧，在另一方

面，卻變得愚蠢無知。」

「你是說，那些極力擴張，權力慾望永無法滿足的人？」樹坤伯領悟似的說：

「就像那兩個超級大國，彼此擴張、競爭的結果，才引發了這場毀滅人類的核戰？」

「這只是果。」

「因呢？你指的是……」

「在人類永無止境的慾望下，大家拚命的揮霍，毫無節制的生育。爲了滿足越來越衆多人口的揮霍，那些當政者便只有極力向擴外張，掠奪資源，於是弱肉強食，彼此傾軋，紛擾永無寧日。」

「唉！不錯，你分析得完全正確。」樹坤伯說：「不過現在好了，如今可安寧了！」

「不瞞你說，我原在日本一所大學讀文科，自從逃過第一次核彈刼難後，便毅然進了神學院，畢業後當了牧師。這三四十年來，到處奔波著傳播福音，總希望能及時挽救人類漸趨墮落的靈魂，讓大家不再繼續迷失下去。唉！可惜我個人的力量實在太渺小，我沒有力量拯救別人，自己卻又逃過了這第二次核彈的刼難。」

趙先生連連浩嘆著，表情十分痛苦。樹坤伯一時也不知如何安慰他。面對著這

位一心救世的神職人員，樹坤伯不免有些愧疚：因爲自己只會避世，爲了避開塵囂，連那懸壺救人的中醫行業都收起來了。想起來實在有些難爲情。不過，這個世界實在是太糟太亂，像趙先生這種一心救世，盡了全力之後，仍然無濟於事。那末，自己的及時袖手，也就不算什麼了。因此，他向趙先生笑笑，把話題引到現實問題上來。

「依你看，香港還有沒有別的人生存？」

「當然會有。」趙先生說：「依我的經驗，只要在建築物內掩蔽得很好，核射線無法穿過，人就不會受到損害。不過這次核彈爆炸發生在白天，人們多在外面，可能受損傷的會很多，再加上建物的倒塌、震撼、爆裂，這樣又要損傷一些人。依我看來，香港所剩活口，恐怕不足十分之一二。」

接著，趙先生告訴樹坤伯，這次的核彈比之四十年前不知要強烈幾百倍。這從地面生物受損和所見死亡人數，就可以窺知大概。

而最值得憂慮的是，這以後的日子怎麼過？

樹坤伯不解的望著他。

「你看地上草木都枯死了，這個糧食怎樣長得起來？」趙先生說：「以前我曾

看過一份報告，說核戰後，半年之內地面都無法生長作物。」

「那倒不要緊。」樹坤伯說：「如今各處遺留的糧食一定很多，人口少了，就這些再吃個一年兩年都沒問題。」

「那些糧食多半遭受核射污染，還能食用的恐怕十不得一了。麻煩的是：要分辨食品是否受污染，還得經過一番測試手續。」

聽了這話，樹坤伯的眉頭皺起來了。自己山洞中存留的糧食不多，至多供四人吃個七八天的樣子。這些未經污染的食物吃完了，就得爲吃的問題大傷腦筋了。好在洞口的山泉是從地底流出，不會遭到污染。因此飲水沒有問題。當下樹坤嬸取山泉燒水泡茶，把矮几搬出來，幾人就在洞口飲茶說話。

到了下午三點多鐘，一個年輕人匆匆趕上山來。近了才看淸是樹坤伯的大兒子通泰。

樹坤嬸上前緊拉著兒子問長問短，才知道通泰昨天中午正好在醫院地下樓吃飯，和十幾位同事躲過了這一刼。這一段時間，他們正在忙著救人，所以這時才來看父母。

「到了這種時候，我們做醫生的也無能爲力了。」通泰說：「大部份藥品都經過污染，不能用。全市沒有水電，也不能爲傷患開刀。所謂救人，不過爲他們做些包紮和消毒工作罷了。」

「現在市區內的情況怎樣了?」趙先生問。

「活著的人差不多都出來了，都自動的參加了搶救工作。因爲人太少，這些工作恐怕得一些時間才能做完。」

聽了這話，趙先生卽時站起來，說要下山去貢獻一份力量。樹坤伯和通祥也決定跟著趙先生下去。通泰則暫時留下和母親相聚片刻。

這樣一連忙碌了半個月，才算把整個港九地區的殘局大致清理完畢。在技術人員的日夜趕工下，部份電力也恢復了。

有了電力也就恢復了國際電訊。

因此從各地陸陸續續傳來了消息：下面幾條是人們所最爲關心的。

此次世界大戰總共進行了十二小時，各國發射核彈的數目超過五萬枚。

引發三次世界大戰原因，是由於某超級大國領導人身罹重病，在精神衰竭，神智不淸情形下，無法判斷世局情況，而輕率的按下了飛彈按鈕。

全球重要城市及軍事據點全部被毀。更多的核彈飛向廣大人類聚集地區，空炸

核彈不但毀滅生物，而且遮蔽日光，影響大氣。

此次核戰結果，沒有一方獲勝。不但人類死亡十分之九，最後連那按鈕人都難逃此刼。……

原載七十三年三月四—五日臺灣日報

評註

鄭文豪

末世恐懼自古以來便深深存於人類心底。宗教、傳說與神話都不乏浩劫的故事。中國有水神共工頭觸支撐天地的不周之山，因而四極廢、九州裂、烈火及洪水的浩劫，而後有女媧補天的故事，西方最著名的則是聖經舊約裏，上帝怒降洪水、諾亞方舟的故事，自古憂天的杞人便不在少數。

今日世界中，核子武器瘋狂的增加更到了讓人喪膽的地步。「核戰末日」成了現代人最大的恐懼。電影、小說、社會學家……無不熱烈探討。哲正的「浩劫後」，便是此一「恐懼病」下的產物。文中背景是人煙稀少的山上，避世（或厭世）的老人因住在山洞裏而躲過核戰浩劫，而後目睹毀滅的城市。

「浩劫後」似乎像電影「The Day After」一樣，都輕估了現代核武的力量。戰事眞的發生，城市附近的山洞也難保倖存。此外，現代核武發射系統有層層安全管制，文中領導

人神智不清而按發射鈕，造成世界毀滅，恐非易事。

不挑剔這些。科幻小說警世的目的，「浩劫後」是有的。

哲正，本名李德政，民國十八年生，軍校畢業，中校退役，從事寫作凡三十年，出版有「無夢的日子」（台南鳳凰城出版社）、「春回」（省新聞處獎助作者自費出版）兩本短篇小說集。

中途

軒轅孫

「各位旅客請注意，十五分鐘後『廻轉』。請注意，還有十五分鐘。」

擴音器的聲響消失以後，展望臺上的大多數旅客陸陸續續地離開。斜倚在窗邊的李紹元向頭頂圓窗外的星辰投注最後一眼；儘管目前太空船速超過每小時兩百萬公里，而且還繼續增加，可是星辰給人的感覺有如靜止一般。

他心想：再過二十分鐘，地球和火星上的人就會發現一顆曇花一現的新星了。

他離開展望臺，沿廻旋梯走下兩層樓，通過窄小的走道，回到自己的房間。

他把門反鎖上，然後扭開收音機，倒了一杯酒，坐在床上。

「……地球今天拒絕了艾歐衞星代表所提議的高峯會談。首領馬志尼發表談話指出，太陽系中任何基地都是以地球爲基礎建立的，任何基地都應該以地球的利益

爲最高優先。誠然，地球近年來大量削減了其他行星、衞星的開發經費，也否決了許多計劃，使地球外的居民感到不滿。可是馬志尼特別強調，地球外的居民都是受過嚴格訓練的科學家，他們的後裔也接受了更好的教育及遺傳，應該能够體諒火星與地球貿易的苦心。因爲當地球上仍有六分之一人口營養程度恰達標準，有八分之一人口未接受完整的教育。地球需要更多的經費去開發海洋牧場，去灌溉面積龐大的沙漠，去改善開發中地區的交通、衞生、教育。這一切都比向外行星拓展來得重要。而在行星及衞星上，任何一個公民最起碼的教育程度是大學學士，他們的子女無一不是在細心規劃下接受從幼稚園到研究所的完整教育，他們的生活富裕而進步，已經超越了地球水準甚多。所以外行星系絕不同意艾歐獨自的任何請求，更不同意艾歐企圖把稀有礦產及科學技術變成商品向地球兜售。這一切應該是無條件的奉獻。艾歐只是地球的一個前鋒，而非一個能和地球分庭抗禮的集團。馬志尼最後提醒太陽系的所有人類：開發太空的原始目的就在造福地球。希望艾歐當局審愼考慮……。」

李紹元冷笑一聲，喃喃自語道：「用不著考慮了！」

他看看手錶，還有十分鐘，現在進行還太早。於是他調整收音機頻率，尋找火

星電臺的廣播。火星電臺的態度通常比較客觀，可能因爲要開發新世界的心理的緣故。

「……艾歐代表目前並沒有離開火星的計劃，他們仍然等待最後的機會前往地球。首席代表杜拉曼對地球的決定表示非常遺憾，他認爲至少應該准許艾歐代表在地球登陸，不應該毫不考慮就拒絕他們入境。據木星系傳來的消息，艾歐當局主任白大爲表示，爲了艾歐地面設施及太空站的工程進度，艾歐將被迫在沒有地球方面許可的情形下開採新礦，但白大爲拒絕表示艾歐是否將重新考慮其星際貿易的立場。他表示當局將對整個情況作進一步研究。另外，他呼籲太空人保持冷靜，同時警告投機份子不要妄動，目前地球至木星間交通仍然正常……。」

李紹元一口把杯裏的酒喝乾，現在要阻止他行動已經來不及了，艾歐當局必須爲它的軟弱無能負責。如果當局不敢採取強硬措施，只有用其他方法逼迫它。「瑪麗王后」是來往地球與火星間最迅捷、豪華的客船，它的毀滅將會嚴重造成地球與火星間的損失，說不定也會有一場精彩的星際大戰。

在飛機、火車、輪船上裝置炸彈是過去幾百年來各地的歹徒或勒索者最慣用的方法，今天也不例外。不過要炸毀一艘星際客船卻不是件容易的事，尤其是像「瑪

麗王后」這種高速客船。過去百多年來所有的星際太空船都是依據太空標準建造的，結構輕巧但脆弱，因爲它們只往來於行星的太空港之間，以低速等速沿小心規劃的行星際航線飛行，所以不必抵抗重力。這種太空船往來地球、火星間要花幾個星期的時間。輕微的爆炸很容易毀壞這樣的船。可是「瑪麗王后」不同，它是一艘所謂的「一G加速船」。過去的太空船是靠慣性在行星間沿曲線無動力飄行，而「瑪麗王后」則是走直線航程，它的引擎在航程中除了「廻轉」時間外，絕不熄火。在旅行的前半程中，它以一G的加速度向前衝刺，廻轉以後，也就是在後半程中，則以一G加速度進行減速。就因爲它的引擎不熄火，可以產生極大而且不斷增加的速度，使地球至火星間航行時間縮短到六天，當地球和火星距離最近時甚至只要三天。又因爲有一G加速度，任何旅客在船上都能像在地球上一樣活動自如，不會發生失重。這是搭乘「一G加速船」最大的享受。但是爲了應付這個相當地球重力的加速度，船的結構必須強化。因爲如果任何一艘舊式太空船受到一G加速度，它的輕巧船身必然崩潰。所以「瑪麗王后」有更強固的船體。嚴格說來，它的構造就如地球上一幢八十層高的大樓一樣強固，旅客站在船內也就如站在這幢大廈內一樣，腳朝向引擎，頭朝向航行的方向，這個強固的船體是爆破的第一個障礙。

第二個問題是各太空港海關及安全人員的嚴密檢查，幾乎使任何爆炸物無法遁形。卽使能夠把特殊設計的炸彈帶入太空船，卻都因爲爆炸力不夠而不能達到預期效果，因爲隱密及爆炸力是兩個相互衝突的因素。

可是這兩個困難都沒有難倒李紹元。

他從床底下拖出一只大皮箱，然後從箱中小心捧出兩瓶酒，輕輕地放在桌上。

正牌二〇九八年白酒，他很得意地望著這兩瓶酒，禁不住去撫摸瓶蓋上的封條。他不得不讚佩老張的精巧手藝，如果沒有這封條他絕對沒辦法把這兩瓶東西帶上來。海關幾乎連看也不看就把酒還給他了。想起通關的時刻，李紹元忍不住得意的微笑。

不過這兩個瓷瓶裏裝的並不是酒，而是一種古老的強力爆炸物——硝化甘油。這兩瓶硝化甘油將能幫助他完成毀掉「瑪麗王后」的計劃。

硝化甘油是一種非常敏感的爆炸物，他只要用力晃動桌上那兩瓶硝化甘油，附近十個套房就會立刻炸得煙消雲散。可是他不打算這麼做，因爲這樣根本不能對「瑪麗王后」產生嚴重傷害，更遑論毀掉，他必須炸中船的要害。

他走到窗前，朝外面深黑的太空望去：一具耗盡的外附氫氣槽正脫離船體，向

船的後方飛去。

由於「瑪麗王后」船體堅固，要毀掉它不能只靠兩瓶硝化甘油本身的威力，必須利用船上的強力爆炸物——氫。做爲「艾歐十字軍」的一員，李紹元爲了任務曾往來地球與火星之間不下十次，其中六次搭乘「瑪麗王后」，所以對船內的狀況瞭若指掌。雖然他從未能進入「旅客止步」的機房區，但他已經從多次的觀察、推敲及與船員的談話中得到了最重要的線索——六條氫氣管中有一條恰好通過第五層樓大廳的地板下面。炸藥可以輕易炸穿大廳的鋁皮地板，並炸斷氫氣管。然後火燄會從左舷開始迅速滿佈全船，不要幾分鐘，外氫氣槽和後半船身就會炸得粉碎。「艾歐十字軍」又將贏得了一次勝利。

牆上的擴音器又傳出柔和的女聲，「各位旅客請注意，距離『迴轉』時刻還有五分鐘。請各位旅客對您房間中的物品作最後一次檢查，務必固定您的行李及房間中的器物、器皿，並清除杯中的液體。當您檢查完畢之後，請坐在您房間中的沙發上，並扣好安全帶，迴轉將造成四分鐘失重，這種感覺將和您在太空港登船時的感覺相同。我們將會逐漸地降低推力，各位的感受不會比搭乘電梯更難過。迴轉前三十秒我們將再通告一次。如果需要暈船藥請按鈴，謝謝。」

現在是行動的時刻了。

李紹元提起兩瓶炸藥朝門外走，走到門口停下來猶豫了一下，然後走回小酒櫃前，拿了一只小酒杯放進上衣口袋裏。

走道上果然已經沒有人了，旅客們都在房間中靜待迴轉，公共傳播系統正播放舒伯特的小夜曲，樂音在曲折狹窄的走道間繚繞。

本來迴轉時間應該是好奇的旅客練習太空泳術的最佳時機，可是每位旅客在太空港登船時都已經嚐過失重的滋味了，尤其是船未發動前，旅客們尋找房間時便已經游過太空泳了，所以沒有人打算利用迴轉再練一次。

大廳中也是空無一人，李紹元看了下手錶還有三分半鐘，他仰望天花板上的玻璃大吊燈，那是他的目標。爲了節省空間，大廳高度遠不如古老郵輪時代的大廳，可是要搆得著吊燈頂上還是得墊一張椅子才行。他開始打量靠牆的休息座椅及小茶几，它們都是固定在地板上的，以防止失重時亂飛，可是李紹元知道有些桌椅可以移動，它們只用幾個螺絲鎖在地上，這是爲了舞會和茶會調整空間而設計的。

其實他大可以站到大廳中央，高舉酒瓶用力向地板上砸，「瑪麗王后」必毀無疑，可是那樣他自己也活不成了，他會被爆炸撕成碎片。他可不願放棄自己的生

命，他還有美麗的妻子和可愛的女兒住在火星上，她們不能失去他，他也不願失去她們。而且能炸毀目標而毫髮無損是「艾歐十字軍」公認的完美藝術。

因此他必須有一個定時引爆器，不是鐘錶，也不是導火線，那類裝備一樣也帶不上來，他手邊所有的破爆裝置只有那兩瓶硝化甘油，他必須自己造一個。

他果然找到用螺絲固定的座椅，只有兩個螺絲閂在椅腳上，可是閂得挺緊，他連一個扳手也沒有，他再試另一個椅子。一定有較鬆的螺帽，因爲在失重狀態下要固定一張椅子根本用不著緊閂螺絲。他不相信「瑪麗王后」的船員在這種小地方也會一絲不苟。

就在他剛旋開一個螺帽時，他從椅子下面看見一個身穿藍衣的船員從對面的走道走來，他連忙爬起來，就地坐在那張椅子上，把兩瓶炸藥放在桌上，再從口袋裏掏出小酒杯。他打開一瓶酒，小心地斟了一杯。

「哎，先生，還有兩分鐘就要廻轉了，請您趕快進您的房間吧！」那船員走上前來。

「哦，」李紹元作勢看了看錶，「我剛才在洗手間，大概沒注意到。」他清醒有力的說話，因爲萬一船員誤認他是酒鬼就完了。

他站起來，舉起酒杯想了一下，然後對船員說：「這種酒得慢慢喝。」

他小心地把酒杯裏的硝化甘油倒回酒瓶，一滴也沒浪費。

「請您快回房間，以免發生意外。我要給一位旅客送暈船藥去，不能送您。」船員顯然相信他神智清楚，只是一時疏忽。他陪著笑臉朝著通道走下去。

李紹元見他轉彎消失在走道盡頭，趕緊拿下另一個螺絲，把椅子搬到大吊燈下面。還有一分鐘。

他手提兩瓶「白酒」站到椅子上，眼睛又對大廳四面的四個通道掃視一遍。他把兩瓶硝化甘油放在大吊燈頂上。這就是他的定時裝置，四分鐘的定時炸彈。

他回到地板上。在地板上看不見那兩瓶酒，他非常滿意。但突然又想起那個送藥的船員，第五層樓左舷的區域並沒有船員值勤室（這點他很清楚），他必定要回來。因爲李紹元知道卽使是訓練有素的船員也很少在廻轉時離開值勤室。

他立刻把椅子搬回原處，閂上一個螺絲。

擴音器嚇了他一跳，「距離廻轉三十秒，請旅客務必就座。」

李紹元走向右舷通道，然後以牆爲掩避，觀察大廳中的動靜及斜對角方向的左

舷通道。他早計算過，氫氣管自外氫椿通過大廳底部後轉入左舷方向。所以爆炸後左舷乘客大多不能倖免。（很不幸，他的房間在左舷第三層。）但右舷乘客將有機會逃到救生艇位置。李紹元太空泳術很好，四分鐘時間讓他逃到右舷救生艇位置綽綽有餘。因此他將是第一個逃進救生艇的人，但混亂的情勢使別人不會注意到他。救生艇中有足供三十人消耗兩天的空氣、食物及飲水。不過早在兩天屆滿之前另一艘地球到火星太空船就已經把他們救起來了。不會有任何證據或線索留下，太空航行管理局甚至不會知道「瑪麗王后」爲什麼爆炸。

目前只有一件事值得擔心：那送藥的船員遲遲不回。

李紹元看看錶，還有十五秒。他心臟和胃開始上提。如果那個船員趕得急在迴轉前走過大廳，那麼什麼事也不會發生。否則就麻煩了。

「瑪麗王后」的熱核氫氣引擎推力逐漸減弱，三個噴口終於停止噴氣。太空船在地球與火星的中途以時速兩百三十萬公里等速向前飛馳。船體四週的小火箭開始工作，把「瑪麗王后」兩百四十公尺長的船體逐漸「迴轉」過來，以便使引擎噴口對準火星方向，進行減速。

吊燈頂上的兩瓶硝化甘油果然如李紹元所料飄了起來，正靠近天花板緩緩移

動。只要四分鐘過後，「瑪麗王后」引擎啓動，重力恢復，兩瓶炸藥就會立刻摔破在地板上，帶來「瑪麗王后」的末日。

李紹元很想趕快離開，可是又擔心那個船員會在這時候通過大廳。如果別人看見兩瓶炸藥飄在空中，那麼不僅不能毀掉「瑪麗王后」，而且太空警察會立刻循線索逮捕他。

那送藥的船員果然從左舷通道游向大廳，李紹元毫不猶豫立刻衝上前去。那船員毫無防備，讓李紹元撞了個正著。李紹元兩個拳頭抵住船員的胃，兩人黏在一起緩緩朝牆上撞去。

那船員背靠牆壁企圖用腳踢李紹元，李紹元趕快一拳打在船員胃部，於是兩人分了開來。李紹元很怕他叫出聲，引來其他船員。可是那船員在通道中並不明白大廳中發生了什麼事，所以並不急著呼救。

李紹元想等船員撲上來，好以靜制動。可是那船員靠在牆邊，摀著肚子朝他狂叫，「先生你是瘋了還是醉了？」

李紹元一聽他叫出聲，立刻又衝上前去，兩手緊招他的脖子。那船員猛烈的掙扎，可是逃不出李紹元那雙受過攻擊訓練的手。本來他可以用上段的功夫擊倒船

員，可是在失重狀態下任何攻擊都不能傳達足够的動量。他只有設法使他窒息。

那船員臉脹得通紅，若有若無的呻吟痛苦地在喉頭打轉兒，掙扎了很久才昏死過去。李紹元只剩下一分鐘，他必須趕快逃離大廳，逃離第五層，逃離左舷，愈遠愈好。

他用手、用腳、去抓、去踢牆上的凹凸結構，飛快的向救生艇的位置游去。他只要到達逃生口就可以了，因爲即使他先進入救生艇而沒有艦橋的放艇命令，他也不能操縱它。不過只要氫氣管一爆炸，艦橋就會放艇。

可是時間太急迫了，一旦時間過去，炸藥爆炸，通道上就會擠滿人潮，到時只有跑在前端的人有逃命的希望。

他想到這點，不禁更用力踢腿，身體在通道中間飛得更快。

他的胃首先告訴他重力恢復了，兩個感覺以百萬分之一秒的時差先後浮現在他腦海中。先是欣喜與得意，然後他突然發現自已的位置有問題，他的身體正以大弧度的拋物線向下跌落，而在半空中他的手、腳幫不上一點忙。他後悔沒有靠牆飛行。更糟的是，這個拋物線正引導他跌進一個迴旋梯的入口。他拚命伸長手臂想抓住欄杆，可是落空，他的手指急遽地劃過三級階梯，摩擦剝去了他左手無名指的指

甲，這一阻礙破壞了他下落的曲線，正如他的爆破藝術已經不完美一般，劇痛與驚惶使他沒能聽見大廳傳來的爆炸聲，他像塊石頭一樣跌下兩層樓，成爲太空中「瑪麗王后」失事的第一個犧牲者。

原載七十年七月廿日台灣時報副刊

評註

黃凡

「中途」是一篇地球與星際殖民地間之衝突爲背景的科幻小說。故事敍述未來（以地球能順利殖民於太陽系的時間表推算，當是二〇二〇年至三〇年間），艾歐衞星殖民地企圖脫離地球的經濟控制，在作最後的談判之前，一個「鷹派」組織希望藉著恐怖行動來刺激艾歐當局採取強硬對抗行爲。

主角李紹元爲「艾歐十字軍」的一員，他的任務是炸毀火星與地球間的豪華太空船「瑪麗王后」號。瑪麗王后號的毀滅將會造成地球與火星的嚴重損失，說不定也因此引起一場星際大戰。

李紹元的行動很容易使我們聯想起「巴勒斯坦解放軍」的「劫機」與「勒索」事件。不過文中並沒有說明「瑪麗王后」的爆炸如何會引發戰爭，以及這場戰爭究竟是地球對艾歐或

是火星對艾歐。

作者的目的也許不在此，「中途」一文中，有四分之三的篇幅，描述李紹元使用「硝化甘油」——對他們來說這是一種古老的爆炸物——僞裝成酒瓶，避過檢查人員，帶上瑪麗王后號，然後在失重狀態中安裝於吊燈上，等四分鐘後，太空船恢復重力，硝化甘油便摔落地板而炸毀太空船。

以這麼長的篇幅來描述「如何炸毀一般太空船」，對讀者來說並不是很愉快的經驗，不過科幻小說中也勉強能夠容忍「科學小說」的存在。所謂科學小說是指作品中理念與論述的程度偏高，相對的故事性便降到最低。「中途」無疑的是一篇這樣的作品。

軒轅孫，本名曹哲之，安徽績溪人，民國五十二年三月一日生於臺東市。省立雄中畢業，現就讀清華大學動力機械系四年級。作品不多，散見校刊、校報；除科幻小說外尙有現代詩、幻想小說等。興趣：儒學、歷史。志向：工程師。

無爲有處

鄭文豪

1

畫家穿過大羣飄浮於空中的氣泡。五彩繽紛的泡沫在他身旁一一幻滅，輕巧又無聲的散成小水珠，在他身旁廻繞後，化爲更多晶瑩玲瓏的透明世界。

他回過頭微笑地看望所有的宇宙，然後繼續往前找尋他的標的。眼前是更多生生滅滅中的世界，再往前看似乎只有渾沌與空幻。他再度迷惘了……心裏泛起一片太初時代的蒼白——那記憶裏雪白的故鄉，純淨的天地——那個他曾經獨處的空間中只有單一的白。空間時間洪荒而且蒼涼。就在那一次的頓悟中，他偶然認知了白色是七彩的綜合，從此他不再是色盲。

畫家抹去心中的空茫。不遠處的氣泡逐一消失在一道隱形界限裏，再超越過去將是永恒的玄黃和渾沌。他知道只要一跨入那虛無界限以後，就將變成永不得超越的幻影。他必須趕緊找到另一個安身的世界。他不希望絕望，不希望墜入虛無。

2

畫家選了城中公園樹叢下的暗處爲落地點。他不願意自己冒然地闖入，驚嚇到這世界的人們。

他緩緩自夜空中沈澱而後凝聚。腳才剛有落實感，便聽到猛然一陣尖叫聲，緊接而來的是一陣怒罵聲，漆黑的草地裏竄動著兩個陰影。畫家只好連忙落荒而逃。他原來就沒有打擾別人的意思，結果距落地點不到一公尺就遇到兩個人。他暗想這世界恐怕很擁擠。

他整整服裝在公園裏繞了幾圈，他儘速的去認識這世界的各個現象。他傾聽路人的談話，在五分鐘內自認學會這裏的語言。畫家悠閒的乘著夏夜凉風而走，隔著線條隨風搖晃的椰樹，公園的露天音樂臺傳出絲絲流轉的弦樂聲。他到過許多世界，每個世界都有他們各自的音樂。雖然他在描繪那些世界的時候，未曾留下任何

音符的軌跡，但音樂總是一定出現在那層油彩後的千秋萬象裏。天籟恍如以太般充滿各處。他到過許多世界，有的世界的音樂輕緩如淙淙流水，有的狂暴如雷鳴，有的未成曲調先胡奏一通，完全是噪音。但這裏的音樂卻深得其心。

椰樹道上，三三兩兩的人走過。他忽然又發現另有一種口音的語言，忙著仔細旁聽。這次他只用了兩分鐘的時間就學會。事實上，也只不過在他擁有的八千五百餘萬種語言能力中，毫不起眼的又多添一種。

他回到陰暗的灌木叢旁。確定剛剛那兩人業已離開，才走進落腳的那點。抬頭望望前景，畫這世界的入口圖時，爲了躲開虛無邊界，只是幾筆急就章的輕描淡寫——右方幾株整齊排列的大王椰、左邊幾盞灑射柔光的路燈、一棟半隱於樹中的神廟式建築。在虛無界限的前方，他只想儘快躲進一個儘可能眞實的世界。只要想到虛無，畫家便顫慄了。

他看看眼前的畫景：椰樹搖曳生姿、橘黃色的燈光點綴在神廟建築的大柱旁……倒是怎麼也沒想到下方的草坪上會有人——如果畫紙夠大或者時間再多一點——他當然會不留下那兩人痕跡的把草地也給畫進去。但那應該是另外一個世界罷！一切都是偶然的。弄不好那兩人又出現在落腳點的背後，反正防不勝防的事情對他早

已司空見慣。畫家想起有次他突襲某個世界的戰場，落地點正好是核彈投擲中心，才落地一秒鐘就被炸出那個世界。還有一次……。

他仰望星星，微明的夜空依稀只能見到一些較亮的星，而那顆最亮的青白色星正慢慢隱入雲中。他伸出雙手向夜空輕聲招喚。低廻的喟嘆穿過這世界的星球、塵埃與熱氣，然後傳到下個世界；每個世界傳誦著召喚的訊息。最後所有的世界都告知了萬物根源地那個消息。那片白茫茫的世界驛站終點瞬間回應了他的呼喚……剎那間無數個世界都驚動起來……透過星光……所有的畫具和畫紙一一凝聚在他手上。他熟練的將畫具袋掛上肩膀，讓胸肺再次換滿這世界清新的空氣。他帶著微笑走出公園。

3

第二天，他幾經探詢之下來到市中鬧區。他背著自己的輕袋，在美術社裏買了些當地的普通畫紙——他自己的畫紙只用於穿越各個世界。

他走到獅子林旁邊的來來廣場前。洶湧人潮穿梭而過，熙攘的人羣嬉笑著。他斜靠在磚臺旁，立起畫架擺好畫具，信手隨意畫了幾幅。有許多人站於一邊，卻不

太注意他的畫，反而好奇的注視他。

人堆乍如潮汐般，漲了又退，退了又漲，來了一批目瞪口呆搖頭晃腦的好奇眼神，又換了一批交頭接耳七嘴八舌的口唇，他假裝不理會那些人，靠在一旁閉目養神。其實卻是仔細的在觀察他們。正是閒人觀伶，伶觀人。

第一個街頭賣藝的日子，他一無所獲。傍晚時他拖著又疲又餓的步伐走回公園。白天有人問他畫不畫肖像，他拒絕了。他到過無數世界；有的偏好風景畫，有的獨愛抽象，有的對穢物作畫有興趣，有的世界的人喜歡自己耳朵的畫像，有的崇尚以身體各部份作畫，有的強調無意識的任意揮毫……他以各個世界流行的畫派做爲世界的代名：自然世界、抽象世界、扒糞世界、順風世界、器官世界、達達世界……。

他不敢肯定這裏是不是流行肖像畫，有許多事情仍待學習。他空著肚子枯坐於公園中。恨枝筆不能畫餅充饑。他決定明天要爲別人畫肖像。入境隨俗是他旅遊各地感覺最無奈的事。上回在扒糞世界裏，他費了一個多月才忍得住作畫時強烈的反胃……。

一週下來，他了解到大部份人都喜歡風景畫和肖像素描。他試著搞圖案設計，也有些人買。反正只要風景畫得綺麗、肖像畫得漂亮瀟灑、圖案新奇顯眼，他就能

活得衣食不缺。但是他還不知道這裏的人眞正偏好些什麼，他不知道該如何爲此地取名。

那天黃昏，他正打算早點收工，好去各個畫廊走走。有對男女走過來看他的畫。男的扶扶銀邊的眼鏡，手插於褲袋裏。看了幾眼以後不屑的說：

「跟其他的沒啥兩樣嘛！我看不出來有什麼不同，還不都是高級油漆工而已。」

女孩推推男人的手臂，瞪了他一眼。

「哪！本來就是啊！畫壇裏到現在還有人講寫實主義。哪！這就是寫實主義。寫實主義早該破產啦！」

畫家停下，收拾用具，抬起頭看那男人。女孩將長髮掠於肩後，小聲對男人說：

「他不同！你注意看！他不同。我看得出來的。」

「有什麼不同？」男人食指擦過鼻孔大聲說：「寫實主義和畫匠有什麼不同？」

「討厭！你不喜歡就先走嘛！」

男人表示當然沒啥看頭，轉身就走。女孩回過頭來時，畫家已提著畫具走遠。只見他把袋子扛在肩上，踽踽獨行，漸行漸遠。她想追上前去。他卻已消失在人羣中。夕陽餘暉正舖在人們頭頂上，他是向落日的方向而去的。

4

一個禮拜以來，來來廣場上少了一個街頭畫家；在高樓兩壁的夾縫間，人羣依然人來人往，電影院的看板換了兩次。誰也不會去注意是否少了一名流浪畫家，誰也不會去關心一個殷切等待的女孩。

他再次回到鬧區，才剛放好畫架。有個女孩坐下來要求畫肖像。他抬起頭，是一週前那個女孩。他說請稍等一會，等他準備好畫具；她說她都等了一個禮拜，她當然願意等。

畫家眉頭緊皺，神情奇怪的看她。

「這裏有其他的畫家。不！畫匠。妳爲什麼不找他們？」

「請別生氣，上禮拜是我哥哥的錯。我代他道歉。」

「我一點也不介意。我還很高興他提醒我許多事。但妳爲什麼特別要找我？」

「我不曉得，只感覺你的畫和別人不同。」

「哈！有什麼不同？」畫家拿出鉛筆大笑說。

「我就是不知道嘛！只有種似曾相識的感覺。你這禮拜都到那裏去？」

「到各處看看，」他緩緩撫平畫紙說：「學習和體會，並且找了間破房子住下來。你們這世界……我是說這裏——很有意思。值得我住下來長期觀察，直到我可以爲這裏取個綽號才走。」

「你也很有意思。你是外地來的嗎？可是，」女孩支頤望著他說：「你並不像南部人，你甚至不像任何地方的人。」

「嗨！我是外地人，來坐好吧！我們開始，肩膀往後挺些。妳想畫側面還是正面？」他忙著調整畫架說。

「背面好不好？」她頑皮的說。

這一整天。女孩陪著畫家聊天直到日薄西山。肖像完成，畫家未取分文當做禮物送她，她看到了完成畫，過了半晌才激動的說：

「這是最好的……最好的一幅。有無數的人爲我畫過像……但從沒有一幅像這樣的，把我眞給畫出來。」

她表示想去看看他的畫室。畫家說他才剛剛有個安身的窩，那裏有什麼畫室。兩人共度過一天，以後每天女孩都來找畫家。他們一起用餐，看電影和招引顧客。女孩幫著他收拾畫具、調理顏料。女孩偶爾告訴了他她是美術系畢業的。畫家送了

幾幅奇怪的畫給她，他說這是他眞正的創作。女孩又告訴他，她現在的職業是藝術模特兒。

他利用空閒盡力的爲女孩畫了幾幅肖像，每次他都覺得不滿意。爲女孩畫的，畫中一定散發著和其他出售畫大異其趣的生命力。每一次描繪女孩的臉龐，畫家注視著她眼中的靈魂，從那涇渭分明之間汲取了精神。

「你一定不是這世界的人，你的畫太特異。」女孩終於問，「你究竟來自那裏？」

他不語。背起畫具袋，拉著她擠出電影散場的人潮。他來到淡水河旁的一棟小木屋中。

他的小天地裏塞滿各種奇異的東西：壁虎尾巴、車胎、雞冠、磚瓦、斷裂的漁網、半副痲將牌、髒兮兮的唱片……。五坪大的小屋中還歪歪斜斜掛滿了未加框的畫。

畫家撥開堆在床上的七本書、五隻紙酒杯和二根鋸下的樹幹。

他從一個大布袋裏愼重其事的拿出一張空白畫紙。張開它，橫在胸前。指著那片白。他說：

「我出生在像這樣的世界。我來自那個純白的地方。我出生的時候，那個世界除了我只有一副畫具在我身旁。

「我靠著學會使用畫筆，走出那片白色的天地。我永遠記得那第一次，第一次拿起筆在那片空白上畫下第一筆。我心裏充滿恐懼和懷疑。我不知道這一筆下去，那個安穩的世界會發生什麼事。但我寧願嘗試不願猜想。我不相信任何禁忌；如果符號是禁忌，宇宙不應容許畫筆存在。

「當我完成太初的第一個形象後，那個世界震動了，我遭受驅逐，從此各個世界如萬花筒般爆發開來。宇宙不再單純與樸素。在第一個符號產生後，宇宙就註定往後越來越多的紛亂。」

「你跟宇宙一樣老了。」女孩小聲的說。

但他沒聽見她的話，反問道：

「妳是怎麼看出我不是這世界的人？」

「直覺！」她低眉道。

「我走過許多世界。每個世界的女孩都憑直覺。」畫家把那張他獨有的紙謹慎的放回布袋。夕陽紅光從女孩身後的小窗斜照進來，將房間裏每樣事物烘得紅暖，

然後拖著所有細長的影子奔向門外。女孩撫著外套衣角輕聲道：

「你怎麼來到這裏的？」

「我要到任何一個世界，只要在自己的紙上畫下它的一部份景，一躍而入，我便置身其中。畫框內的事物我可以把握，那是必然的。畫邊緣以外的任何事物就全屬偶然。我畫個山，山後有些什麼——城鎮、湖水、海洋還是恐龍？就不是我可以猜測的。我畫個水，水下的大千世界也只有等我跳進去後才可以知道。我能捉得住的也只有少部份的必然，畫裏看不見的東西是沒有辦法被加框框的，那其他的都是偶然，心智上的偶然或是機率上的偶然。我能遇見你，也眞是你們講的什麼……。」

「緣！」

「啊！對。」

女孩沉默許久才又幽幽道：

「我們都是你筆下的虛幻產物吧！是你，是你創造了所有各別的世界。你畫下這個世界的一部份，其他都任其自然發生。我們沒有緣，我只是個幻想，是偶然的……。」

「不！不應該是這樣的。妳看來多眞實。我也曾經這樣懷疑過。可是也一直覺

得每個世界都是眞實存在的，並不是我創造的。眞正的造物主不該像我這樣疑惑。我只是旅遊各世界的流浪漢。其實我也一直弄不懂宇宙究竟怎麼回事，但我相信有多少可能就有多少個世界。」

「我們有個哲學家也說過這話。他還說過我們這世界是所有世界中最好的呢！」女孩稍開朗的說。

「嘿！我到過許多世界，每個世界都有人說這話。」

5

「那你還要去很多世界是嗎？」

他聳聳肩，緩緩說：「我是個不羈的浪子。」

「你從來不想找個家嗎？我是說找個長久定居的地方。」她低眉說：「我們這個世界好不好？」

「我不曉得。我天生下來就是吉普賽，從來沒有一次在一個世界久留過。我只是很偶然的停駐在妳這個世界，很有緣的碰到妳。」他見到她的神情又忙說：「但這次我願意試試看。」

女孩高興起來。幫著他整理雜亂的房間，幫著他把磚塊、腳踏車手把、半隻陶罐、馬桶蓋……全數塞進一隻大箱子裏。又幫他把灰塵滿佈的唱片、破爛的漁網、車胎和畫……裝飾在牆上。幫他把小屋弄乾淨，幫他重新整理畫具。這次她對著那枝筆發呆。她要他講旅遊各世界的故事。

他於是告訴她矮人世界七寸丁和他出售二分小嵌畫的事。他告訴她巨人族世界他費力構圖的事。他告訴她凝水世界以水面爲畫紙的作畫技巧。他又與她說食肉植物世界千口喬木的恐怖。他還告訴她毀滅狂世界裏行動畫派邊畫邊撕的習俗。他最後告訴她盲人世界中盲人寫生的奇蹟。

她說她要永遠聽他講不完的故事，她說她不要只有一千零一夜的天方夜譚，她說她要永遠。

「帶我去其他的世界看看好嗎？」

「這是不可能的。我試過千百遍，想把某個世界的東西帶出來，但沒有一次成功。只要一離開那個世界，東西自然的就回到原位。我遊遍各世界，從來沒有帶走一件我喜歡的紀念品。唯一可以離開的，只有三樣東西：畫具、我自己和對那世界的記憶。」

「那你永遠都不要離開這裏好嗎？」她啜泣道。

畫家證實心中的想法。這次他眞正躊躇了。他到過許多世界，遇見無數的事物；但從未像這次這樣的矛盾。他不敢與她說那個難題，那個最後的癥結。

女孩輕輕放下畫筆，小心翼翼的把握著那通往各世界的樞紐，輕放進布袋。她撫上袋口，正要離去。

「但我可以帶妳到這個世界之內的任何地方去。」他說。

「任何地方嗎？上下四方？」

「還有古往今來。」他微笑說。

6

他們躍入畫框，穿越時空的連續體。時間飛舞般倒退。甬道裏抹著寶石藍、檜木紅和煙玉翠。顏色相互的變著。他們形成化身，迅速旁聽歷史上所有的辯論：從西妥拉斯家中到所有哲學家的心物辯，從士林辯論到鵝湖之會，他們臨經程朱、陸王，經過牛頓和萊布尼茲的身旁，又從空中鳥瞰浙東和浙西兩派人物的風雲際會，接著風般的又到索爾未會場聽愛因斯和波爾之爭，他們飄越過所有法庭的生死辯護，

行經戴頓鎮的丹諾和布萊安……

畫家說聽了太多喋喋不休的吵個沒完，實在是够震耳欲聾的，我們聽音樂會去。女孩快活的說：「你到那裏，我都跟去。」

他在紙上再次輕巧揮灑，他們立刻來到輝煌的巴洛克時代。從韋反弟、浦塞爾，樂曲像珠落玉盤琤琤琮琮而後古典、浪漫……他們聽遍所有的音樂，直到聲音越來越既狂又亂的近代。「這首是什麼？」他問。「展覽會之畫！穆索斯基印象派的東西。」她說。

「哦！畫也可以用音樂來表現！」

「哦！畫也可以用來遨遊各世界！」她對他笑著說。

「去看看我們本行的東西罷！」他也笑說。

他在畫紙上留下文藝復與時代的痕跡。再一次的和女孩攜手奔入。他們從達文西最後的晚餐看起，看過提夢爾和波希，再次穿越巴洛克和洛可可，林布蘭、魯本斯，而後十九世紀的哥雅、塞尚。當他們重新靠近二十世紀，所有的藝術派又飛快眼花撩亂起來，女孩解釋各種流派所代表的意義：玄體、表現、野獸、未來、構成、超現實、社會寫實、普普、包浩斯、機動、最低限、過程和恍覺……

「我覺得頭腦有點恍惚起來。」畫家撫著前額說：「我走過各世界，卻從來沒有一個會像你們這世界，有這樣多不同的派別主義。看來我是沒法爲你們定名了。」

「你說過要取完綽號才走。那你沒辦法取就要留下來了。對不對！」她嬌羞的說。

他含糊其詞的說：「也許吧！」

女孩無語。她從他手裏接過那畫筆來看。彷彿觀察果核雕刻般端詳著。她忽然用力的將眼光拋向他：

「你就是靠它通行各世界的罷！」

他隔了一會才點頭，表情異樣起來。

「如果沒有了它，你還走得了嗎？」

他搖搖頭；又忙說：「我……不知道。從來沒有發生過這樣的事。」

他額頭上的幾滴汗水自臉頰滾下。他盯著她，和她手上的筆。

「你出生時就有這筆？」

「就拿在我手上，」他舉起右手掌，打開，「是這隻手。」

「跟賈寶玉出生時口啣一塊玉一樣。」

「什麼？」

「是個故事，下次我來的時候會帶那本書給你看。」她輕撫著筆尖，「希望那時你還在這地方。」

她轉過身，走向桌旁。他慌張得不知所措，又怕自己只是多疑，行動了太冒失。他行遍千萬個世界，從未像現在這樣的浸浴於汗濕中。

「我在筆上面刻幾個字好嗎？」她回過頭對他說。

「呵！什麼！喔，當然好。」

她拿起細針在筆上仔細刻著。窗外的明亮在她凝肅的臉廓旁劃起道冠冕。

她刻好以後，拿給他看。他前幾天才完全體會中國字的，他愼重其事的唸出來：

「假作眞時眞亦假，無爲有處有還無。」

7

畫家只用了十二分鐘的時間便唸完女孩借他的紅樓夢。但在他讀到起頁後的八分鐘時，他感到來自故鄉的呼喚。他從未待在一個世界像這次這麼久過，他的血液

裏流著不得被羈絆的使命。他每次都能在短期內充分瞭解各世界，但這次他的理解能力顯然的受到挑戰。有許多事情他未知，有很多層面他不解。他懂得這地方的四種方言，能用最好的文字敍述每件事情，大致曉得文化的每種動態，可以和每種學有專長的人交談。但在她面前，他覺得自己根本是無知，這世界只是這麼一個人就讓他如此不了解，更遑論其他。

九百多萬個世界聯貫起來，如串珠般的，傳遞著那個關懷的提醒：

「該動身了，什麼時候走呢？」

「就快了，但等我體會了一切罷！」他輕聲向最後一個世界驛站告訴他的答覆。

他胡亂的再用四分鐘看完全書。他感覺方寸已亂。

8

「我們去找那個世界。」女孩興奮的拉著他手說。

「什麼世界？」

「那個大觀園呀！我們再回從前去好不好？」

「眞的有個大觀園嗎？」

「我不曉得。但我相信眞的有。而且也有別人說過眞的是有。」

「就算眞的有，我也不知道該怎麼去找。我們不能只憑書裏的描寫去畫入口圖，如果把園裏的一草一木畫得有些差錯，或者把怡紅院畫得有些微的不合，那可是另外一個世界囉！到時走出來的賈寶玉是個口吐黃腔的醜八怪，我可不管喔！」

「我才不要呢！那多可怕。」

「跟妳開玩笑的，眞的是另一個世界妳也去不成。」

「那怎麼辦呢？」

「以前我們遊歷過去，都是用畫裏的日曆倒翻而走的。現在連書中的地方是不是眞實存在過都搞不清楚，我不能貿然行事。」

「但是我想去嘛！」

「其實卽使這裏沒有眞的大觀園，別的世界也一定有。可惜我就不能帶妳去。」

他說完，看著女孩。心裏一股愁悵。他現在才發覺他註定必須永遠孤獨的在各世界之間流浪下去。「那我們去找曹雪芹，問問他本人不就知道嗎！」「有沒有他的相片、圖畫之類的。」女孩搖搖頭。兩人又陷入一陣膠著。

「有了。我們畫一個人在油燈下，拿著筆在寫紅樓夢裏的一段文字。你畫他的背面不就成了。」女孩高興的大聲說。

兩人歡呼一陣。畫家便開始動手。女孩吻了他的臉頰。他走過許多世界，從未遇過如此禮儀，但他立刻有了體會和了解。

他抹上最後一道油彩，便牽著她躍過畫框，奔向那神秘、昔日的夜裏。那人背對他們，正在燭火搖曳的油燈下振筆疾書。他邊蘸著墨汁邊口裏唸唸有詞道：

「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

女孩輕推畫家，小聲道：「一定是他了。我來問。」

「請問一下，」

那人轉過身來，竟然滿臉稚氣。女孩正暗想曹雪芹怎麼這副德性。那人驚道：

「你們是誰？怎麼跑進來的？」

「對不起！我們只想問一下，您是曹雪芹先生嗎？」

「什麼話！你們沒見到我正在抄他的書嗎？我明年就要參加鄉試，爹逮到我偷讀石頭記，罰我抄書哪！」話完又提起筆連連哀聲嘆氣道：「都云抄者癡，誰解其中味。」

9

「忙了半天，原來只是個文抄公。看來遊園是無望了。」

「別難過嘛！我們走遍古往今來，我們該旅遊上下四方了！我看到你們的星星好眞。我們去那邊。」

畫家指著天空。

他們再次的遨翔著星雲的塵隙間。畫家拿起那枝刻有太虛幻境碑文的畫筆，在女孩和自己的外圍畫起一面薄膜。

他們立刻飛入星光滿佈的夜空中，飛過一千八百光年處的天琴座，又驚又喜的尖叫；從黃紅色的環狀星雲中間穿過時，女孩指著發出青白光輝的織女星和遠在天鷹座的牛郎星，她緩緩的說七夕和鵲橋的傳說；當他們遠離天琴座，女孩又告訴他希臘樂師奧其斯和女神尤莉蒂西的戀劇。

他們經過天鵝座，目睹了那五個燦爛壯觀的星雲在天際爭輝。他拉著女孩的手，從曖昧的網狀星雲直接穿過白鳥星雲，而後由北美洲星雲的南角離開。兩人繼之又走過寶瓶座和英仙座，女孩又告訴他特洛伊王子伽納梅和英仙刺鯨的故事。

兩人橫越獵戶座的馬頭星雲，沿著漩渦星雲的長臂繞轉，又在麒麟座的一顆外緣行星上觀看朝氣旺盛的薔薇星雲自地平面升起。他們飛臨紅巨星和中子伴星之間的火焰。最後來到木星爆發的電漿風暴帶時，他們重新見到遠處那顆閃爍藍光的星……，「我們回去罷！」他遠眺那藍星說，女孩噙著淚水，激動地表示她無限的感激。她說她此生永不忘記這史無前例的銀河之旅，永不忘記他對她的好。

10

「該走了！下一個世界正等著你呢！」

九百多萬個世界驛站這次齊聲傳達著母地的警語。從來沒有一個世界告訴他爲什麼要流浪，卻都只是一味的呼喚他，呼喚他繼續下一個世界的旅程。他走過許多惡劣低賤的世界，也行遍無數高貴美好的世界。雖然他尋尋覓覓那理想中最好的世界，但他心裏清楚，白色母地絕不會容許他停駐於任何宇宙的一角。他的任務是流浪及訪問。但他已開始和藏在自己的血液中的使命相抗衡。第一次的叛逆是那一筆對白色的反動，而第二次將是最後一次。一個女孩就讓這世界成爲最美好，最有情的。就如女孩說的——這是最好的一個世界。而他找到了，但卻又必須離去。他戀棧了，但曾經有世界告訴他，他永遠只是過客，不是歸人。

他望著畫架上那片空白而迷惘。他爲什麼要流浪？他爲什麼遭到放逐？在想：假如他未曾畫下那第一筆……

他拾起落於地上的畫筆。重新唸著她在筆桿上刻的字，那字娟秀卻不失蒼勁之美。當他唸完：無爲有處有還無。他刹時腦中靈光一現。

11

她來到他陰暗凌亂的房間時，天空由晴轉陰，烏雲自西北角的山後急速飄來。他已經立好畫架，架上放的是他過往各世界所用的畫紙。所有的畫具都已準備妥當。她悄悄的進門來，他凝神注視她，想一開始就把握她的整體。他示意要她坐在爲她安排好的椅子上。

他不發一言。足足瞪視她半個多小時。她感覺惶恐不安，這三十分鐘對她來說是漫長又殘酷的。她小聲的問說：「到底怎麼了？」。但他甚至連眼睛都沒眨一下。她只好絲毫不敢動彈的坐在原位上。

他開始打下底稿的第一筆時，屋外閃電交加，雷聲四起。不久大雨如傾盆般注

下。小屋的木窗被風吹得東搖西撞，雨水瀑布似的傾瀉進屋內，濺濕了桌上大堆完成和未完成的畫。水彩和油墨在畫紙上游離、掙扎著爬動起來，所有的畫紙和色彩都猙獰的攪拌著，又被重擊的雨水打得彷彿老死的巨蟲，蜷蜷曲曲地綑捏一團。窗外雨霧中乍見三兩跑動的人影。閃電的光亮斷斷續續照耀起昏暗的室內，明亮的瞬間嘔吐出幻影和各種形象。

女孩的長髮被風吹得散亂不堪。她想起身去關上窗戶，但她不敢，畫家嚴肅的在畫紙上描繪著，白紙上的線條蛹般的生長起來。他注視她的眼神，像是要鑽進去；要攫取她最底層的靈魂。他從未這麼專注過。他挖掘著，他開發著，他要捉住她生命的每個重點，他要完成她眞正的肖像，他要肖像裏的她就是原來活生生的她。他在臨摹生命。

牆上的破漁網嘩然被風刮下，其他掛在牆上的車胎和幾幅圖案設計也逐漸被雨浸透。屋內的紙片和較輕的物件都隨風張牙舞爪起來。唯有屋內的兩人仍屹立於狂風中。女孩膽怯地望著他，他終於開口說話：

「妳不要害怕！我要離開這裏了。」

這次，她證實了心中的猜測。她知道她最後還是捉不住一個浪子。她很早就明

瞭他終將離去，而這一天終於來了，來得這麼快。

「是母地的召喚！我必須到下一個陌生的世界去。」

女孩眸中透著淚光。他在那流轉中見到體諒、深情、怨恨和無奈。

「妳願意跟我同行嗎？」他停下畫筆，等待她。

「我走不出去的……。」

「妳願意和我流浪各世界嗎？一處又一處，從不停蹄。妳對剛到的世界才一知半解就必須離去，妳不能對任何一個世界有感情，流浪者不得有留戀。妳願意跟我漂泊，跟我同甘共苦嗎？」

「我願意，當然願意。可是……。」

「妳可以的，我會帶妳出去的。這個世界沒有爲妳留下任何窗子，那麼讓我來爲妳開一扇窗，讓我帶妳躍出這世界。我們一起渡那永恒。我會把妳畫活的，妳的生命會完全投射在紙那面的另外一個世界裏。我將隨妳而去。」

「那……那眞是我嗎？畫裏的人就是我？那我在那裏？」她顫慄說。

「妳當然就在畫裏的另外一個世界呀！相信我，只要我們有足夠信心。確信吧！我雖然從未這麼做過，但我深信我做得到。我……我一定帶妳走。」他哽咽著

說。

風雨把牆上的飾物一一刮下。所剩的幾幅水彩畫、水墨畫如蟬蛻般褪下一層層顏色，渲染到畫下的牆面，形成另一幅更大的壁畫。

他日以繼夜的一點一滴汲取她內在的生命和精神。他幾乎被焦急和煩躁所吞蝕。來自母地的通牒越來越緊密，一聲聲的呼喚，各世界驛站忙不迭的傳誦那無止的警語。他不能為求快速而稍為放鬆她的肖像。這是第一幅生命的肖像，不容許有絲毫之偏差。他覺得他的生命融滙了她的生命；一起放射在畫紙上。他忘卻疲乏的加緊工作，暴風雨持續了四天，他四天不眠不休的立於畫架前。

女孩僵直的坐在椅上。寒風和濕雨早已奪去她身體大半的熱量，她仍安穩的帶著柔和的目光期許他，期許他眞的將她帶走，將她帶到遙遠又不知名的世界。她不斷燃燒僅有的生命力量，但她卻未曾殘喘過。畫架上的她逐漸有了活力的成長著，椅子上的她拚命擠壓餘有的精力燃放著。她面帶笑容看望他，他廢寢忘食的轉換她的生命於紙上。他渴望她眞能躍然於紙上，他要立刻就在彼世界之處與她相會。。

第七天，大雨才停下，房中的地面已積了層污水，油墨、紙團、雜物都浮在水面上左右動盪。屋裏的空氣充滿潮濕。她的皮膚呈現出青白色，長髮枯竭而發黃，

指節、手臂和小腿都已僵硬。她對他微笑。只剩雙眸閃現一絲微弱的光芒。他用盡最後一點力氣盯著那絲光芒，篤定的在紙上畫下最後兩筆。他幾乎同時看到畫裏的她活生生的呈現在面前——面頰豐潤、長髮亮麗地垂肩，還似乎笑著召喚他。那根本就是她。

他知道他成功了，她現在正在另外一個世界裏等他。他高興的想狂喊，但是已經提不起任何氣力了。他抬起頭看到椅子上枯槁的女孩。他困乏的爬行過去，摸摸她又硬又凍的手，他倒在她的臂膀裏哭泣，他覺得他也燃盡最後一點生命。那生命也跟著女孩傾注在肖像裏。

他聽到九千多萬個世界正傳著來自兩個地方的訊息。一個是下達最後的通牒，另一個是溫柔的呼喚。他在死前想起她曾經刻在畫筆上的兩行字。

當暴風雨過後的第一道陽光自小木窗斜射進屋內，照在肖像和兩具擁抱的屍體之間，屋內的水霧中緩緩劃出一道拱橋般的七色彩虹。

原載民國七十二年秋季東吳青年

評註

黃海

本文發表在七十二年秋季的「東吳青年」，可以說是鄭文豪開創新風格的作品，不太注重科技成分，而企圖在幻想的領域構織一個或然世界，探索表達較高層次的哲理。

科幻小說，我們此地將之定義爲包括幻想小說、科學小說或半「科」半「幻」的科幻小說等的一個總名稱。本文是幻想著畫家爲女孩畫畫，與女孩進入畫境，描繪了似假還眞，似虛似實的經歷，可以說是從三次元的世界進入二次元的世界，這也是本文在邏輯上的根據（假定），然後，再在文中藉著對話說：「我相信有多少可能就有多少個世界」。曹雪芹筆下的世界固然是白紙印黑字寫在紙上的（二次元世界），但在三次元世界的人類，還是進去找到了一個以爲是曹雪芹的人物，卻是個正在抄曹雪芹書的人，充滿了諷刺。最後，畫家傾注生命完成了畫，畫裏的人物與眞人無異，畫家與女孩也雙雙擁抱離開這個世界。

本文是一篇典型的「文學的科幻」，可以將它當作一般文學作品來看，也可以當作幻想小說來看，難得的是：雖然是幻想，畢竟最後能完全合乎情理，沒有絲毫破綻，男女主角流浪旅行諸世界，可說是畫家生平的寫照，也可以說是畫家的一個夢。

「假作眞時眞亦假，無爲有處有還無。」這是「紅樓夢」第一回中談到「太虛幻境」的一副對聯。那麼本文的題旨也就更加明顯：人生如夢，似眞似幻，實在難以分清楚。印度的宗教有一個看法：宇宙只是神的夢，人可能只是神的夢中之物，甚至神只能在人的夢中才能產生。研究不明飛行物體的專家也有一個玄妙的理論，認爲它們可能來自一個我們所不能理解的時空架構之中，或是與我們平行存在的另一世界。不錯，以我們自己世界來說，已是變幻萬千，紛亂無常，更難想像世界以外的世界了。

鄭文豪，出生於民國五十一年，廣東中山人，豐原高中畢業，現就讀於東吳大學物理系四年級。早在高中就讀時，就曾在校刊上發表科幻小說。七十年元月，臺灣時報副刊曾以「新秀」爲題，以巨大篇幅介紹他的數篇小說，他的確是令人刮目相看的作者，「無爲有處」與他過去注重科學佈景和推理，是有顯著不同的。希望他成爲明日的「科幻大師」。

對小博士的詢問錄

誠然谷

一、我們到達府上時，接待我們的不是你本人，而是你弟弟。他說你臨時改變了主意，拒絕和我們面談，這是眞的嗎？

二、你弟弟比你小幾歲？從他那裏我們拼拼湊湊的獲知了你的背景和上禮拜事件大概的來龍去脈。你覺得他同我們交談時可能有不正確或歪曲的傾向嗎？

三、他說話結結巴巴，是天生的口吃呢？還是從兩個月前那個不幸遭遇之後才開始對陌生人產生畏怯？

四、爲了不觸犯你弟弟，我們把這份詢問錄封在牛皮袋中。萬一過些時候，你願意向我們透露你對整個事情的看法，能不能請你依這詢問錄的次序作答？

五、爲什麼大家都稱呼你小博士？是因爲你從麻省理工學院得取博士學位的時候

才十七歲的關係呢？還是因爲你個子比一般人矮小的緣故？無論如何，你覺得這稱呼很合適嗎？

六、你寧願被稱作「小三子」嗎？你弟弟說你母親喜歡那個小名。

七、我們自然都很慶幸你們全家回國來定居。這決定是在你母親逝世之前還是之後作的？

八、你父親同你母親生前關係怎麼樣？

九、中年喪偶的哀痛我們是了解的。他有沒有在你面前表示過他的寂寞和痛苦？他是不是常在晚餐桌上對你們兄弟哭泣？

十、你弟弟的遭遇一定也給你父親精神上增加很多刺激？

十一、你喜歡你的新家嗎？回國後交了不少新朋友嗎？

十二、你是不是覺得你的年紀和學位，使你不容易交到接近的朋友？同年齡的都還在大學一、二年級；同學歷的又已經有家有小，而且開始有白頭髮。交女朋友大概更是一個煩惱？

十三、所以你完全專注在教書和研究的生活裏？

十四、除了學校裏的實驗室，你自已在家裏是不是也有一個小型的實驗室？

十五、那實驗室中的儀器、工具都是最新式、最昂貴的嗎？

十六、誰負擔添購、更新那些器材呢？你自已的薪水；還是你父親的錢？

十七、你父親常對人炫耀他的地位嗎？

十八、他會不會不必要地在公共場所揮金如土？

十九、你想這也是因爲喪偶造成的心理空虛的一個徵象？

二十、你能形容一下你家附近的環境嗎？

二一、你的鄰居？

二二、對了，隔三條巷子，不是住了一家姓王的嗎？他們有一個女兒叫王凱華。你對她的印象怎麼樣？

二三、她告訴過你她大學畢業後打算作什麼嗎？

二四、你覺得她比你大三歲會造成你們之間交友的心理障礙嗎？

二五、你有時候早晨等她一起上學校，晚上陪她回來，怕不怕學校和鄰居間產生謠言？

二六、你擔不擔心她的學歷和你的差太遠？

二七、你擔不擔心，以她的美麗和性感，她會很容易吸引比你大、和她年齡相配的

男人？

二八、你感覺在和她談論一般事物時，她比你成熟許多嗎？

二九、這樣的擔憂，是不是會影響你日常的情緒？或者甚至造成一種自卑？

三十、那麼，她比你高出一個頭，你們走在一起時會覺得滑稽嗎？

三一、你寫不寫情書？

三二、一個禮拜幾封？很熱情的情書？

三三、她回過你的情書嗎？她對你的感情是類如姊弟的呢，還是類如情人？

三四、你們大概在表面上從來不會談到感情的事，對不對？你們標榜精神和知識上的友誼；可是另一方面你繼續寫情書給她？

三五、常常你不好意思當面給她信，就叫你弟弟作傳信人？

三六、你弟弟反對過當郵差嗎？

三七、你怕不怕他會偷看你寫的信？

三八、他是不是每次送信都走一樣的路子？他必須經過那條沒有路燈的後街嗎？

三九、你常要他在夜裏爲你送信？

四十、兩個月前那天晚上，他什麼時候出門的？

四一、也是爲你送信去王凱華家，不是嗎？

四二、你多晚才注意到他一直沒回家？

四三、你是不是立刻告訴你父親？他那晚在家嗎？

四四、你知不知道「午夜花」的電話號碼？

四五、你弟弟常在朋友家過夜嗎？那樣作時，他通常告訴不告訴家裏？

四六、第二天早上，你立刻就發現他還沒回家嗎？

四七、你什麼時間接到那電話？是不是立刻叫醒你父親？

四八、他酒沒醒，你是不是替他答話？他們說不准報警，你有什麼反應？你有沒有馬上想到你弟弟已經被人綁架了？

四九、你覺得那些綁徒所要求的金額是你父親能夠負擔的嗎？

五十、你父親什麼時候才覺悟到你弟弟的情況？是誰決定報告警方的？難道你們不擔心綁徒會撕票嗎？

五一、陳警官對記者說，他在詢問你父子兩人時，你父親顯得非常沮喪，手裏始終拿着一杯白蘭地；但你卻泰然自若，鎮靜得很，你注意到那樣的態度叫陳警官很迷惑嗎？

五二、那時候你是不是已經秘密的知道你的那個發明可能會幫助破案？

五三、你爲什麼始終把它當作秘密，不願意公開呢？

五四、你當然明白，如果試驗的結果它的性能符合你的目標，它可以用來造福社會？還是你怕它也會被用到破壞的方面？

五五、後來綁徒把你叫你弟弟帶給王凱華的情書寄到你家來作證明，你覺得很生氣嗎？

五六、當時你父親有什麼反應？他把信交給警方時，是不是很勉強？

五七、你認爲在他的觀念中，你什麼時候才應該開始交女朋友？

五八、報紙上披載那封情書後，你還照常同王凱華見面嗎？

五九、比較起來，你弟弟的綁架和王凱華與你斷交，當時那一件事對你打擊較大？

六十、你看見王凱華與比你年紀大、又高的男人在附近進出，是不是避而不見，還是正面相迎，裝若無事？

六一、你在家裏試驗那秘密的「電視機」——我們能叫它電視機嗎？——你是不是絕對不讓父親知道？

六二、他毫不知情地去籌款，你不怕他在限期內籌不足那筆數目？如果你的「電視」也測不到綁徒和你弟弟的所在，你弟弟的生命不是就會危險嗎？

六三、在那事件之前，你正式試用過你的「電視」嗎？怎麼個試用法？成功嗎？

六四、假如你沒有成功過，那你哪裏來那麼大的把握，告訴警方你可替他們破案？

六五、你的「電視」上有三個位準儀，一是方向，一是距離，一是幅度，這樣形容正確嗎？用這三個位準就可以選擇，決定你在螢光幕上要看見的東西？

六六、你眞能隨便要看哪裏的影像，就能看到？

六七、選擇影像的遠近也隨意嗎？如果電力強度够的話，我們要用你的「電視」觀察大陸福建省某個地方的情形，也能收視到嗎？

六八、你在試驗期間使用的電力強度有多少？台北到新竹嗎？臺中呢？

六九、這樣神奇的發明，花了你多久的心血？是不是在你取得博士學位以前就開始研究了？

七十、你費了多少時間才找到綁徒在板橋的住宅？

七一、那時你父親的錢其實也已經湊齊了，不是嗎？

七二、當你把綁徒的所在告訴你父親和警方時，他們立刻就相信你嗎？

七三、你父親是不是駡你胡說八道？警方呢？

七四、你有沒有衝動，想把「電視」的秘密透露給他們？

七五、如果沒有，那你怎麼說服他們冒險在交款的同時派人到板橋去呢？

七六、綁徒落網，你弟弟獲救之後，你眞變成了頭條新聞。但是警方有沒有懷疑你的秘密呢？

七七、你用什麼樣的鎖鎖住你的「電視」？你把它藏在車房後面一個放破爛的櫃子下面，不是嗎？

七八、大家都認爲，小博士之不愧爲小博士，身上還帶了心電感應。是不是從那以後，很多人來登門找你幫忙破別的案子，解其他的謎呢？

七九、你用什麼辦法，拒見他們？

八十、你不怕你自己家人不小心觸到圍墻四周的電絲網嗎？

八一、你會不會因爲你弟弟走路不小心被綁架，使你情書被公開，失去你心愛的王凱華，而對他懷恨？

八二、你拒絕告訴警方你破案情報的來源。陳警官有沒有告訴你，他曾認爲你可能和綁票嫌疑犯有關連？你知不知道他們曾秘密跟蹤你，調查你的日常行止？

八三、後來綁徒個個表白，一口咬定你和他們絲毫沒有關係。他們都被突然出現的

警察嚇得目瞪口呆。在庭上，一個個都還是神不附體的直喊，有鬼！有鬼！

你看到這則新聞嗎？是不是私下覺得很有趣？

八四、你什麼時候開始懷疑有人可能偷入你們家的車房，嘗試揭發你的秘密？你發現些什麼跡象？

八五、如果鎖沒被撬的痕跡，什麼使你認爲有人已經暗中發現了那「電視」？

八六、你的生活很規律化，你曾經故意出其不意的回家，或半夜起來，去查看車房？

八七、你懷疑有人已經把那「電視」拿出來好幾次，可能已經把它照相，抄寫它的電路網圖，並且記錄它的零件和結構嗎？

八八、你是不是因此把它移到不同的地方去藏，比方說你學校的實驗室或辦公室？

八九、你擔不擔心你的學生不小心發現它？

九十、爲什麼你又改變主意把它拿回家去呢？是爲了要繼續改善它嗎？

九一、你既然爲這「電視」花了那麼多心血，有沒有把製作它的過程細節都記錄下來？

九二、你如果什麼記錄都沒作，難道不認爲這個發明對人類電子文明的貢獻將是空

前絕後的嗎？你知道它將使人類的基本生活整個改觀。因爲所謂「私人」就會變得沒有意義；任何人可以隨時隨地觀看任何人的動靜。更不要談通訊、情報——天下就不會再有任何秘密存在了！你想過這些嗎？

九三、上禮拜二，什麼使你突然在下午兩點鐘，取消了一堂課，趕回家去呢？

九四、你進家門時，聽見屋裏任何聲音嗎？

九五、你看見你臥房中的父親，感到驚訝嗎？

九六、你自然是憤怒的，他有沒有嘗試解釋？

九七、你有沒有問他怎麼找到你藏那「電視」的所在？或者，他多久以前就開始偷偷使用它？

九八、你看到螢光幕上那個女人，是不是立刻就認出她是誰？你知道不知道王凱華常在沒課時，下午兩點鐘左右回家去洗澡嗎？

九九、你在用棒球棍把那「電視」打得粉碎時，有沒有想到，這樣的毀滅一個絕無僅有的重要發明，對人類文明史來說，是個不智之舉？

一〇〇、在最近的將來，你有沒有任何計劃，重新開始製作你的第二架神奇「電視」，小博士？

原載六十九年二月十日聯合副刊

評註

黃海

本文原發表於「聯合副刊」，收入作者的短篇小說集「彩虹山」內。全文用一百個問句來呈現故事，是非常別致奇特的體裁，卻難免失之枯燥呆板，喪失了小說應有的趣味，但從它具有的實驗性和嚴肅的主題看來，又是令人激賞的。

從問句裏面，可以知道小博士十七歲就取得麻省理工學院的博士學位，現在的小博士相當於一般人的大一、大二年級的年齡。他的弟弟被綁架，他靠了自己發明的超感應「電視機」測知了綁匪的所在，協助警方破案，卻被懷疑他與綁匪有關聯。他的「秘密」發明後來被人發現，也許想到有了這發明以後，任何人都不再有「秘密」，所謂「私人」就變得毫無意義，最後揮起棒球棍，把那架「電視機」打得粉碎。

本文的故事可以說是一個科技寓言，表達了作者對現代科技所產生的疑慮，這也是現代科幻小說常見的主題：人本來應該駕馭科技，卻深恐爲科技所駕馭。

誠然谷，本名谷文瑞，湖南來陽人，民國三十五年生，國立成功大學企管碩士，現在美國麥當勞公司擔任經理工作。誠然谷在初中卽開始寫作，著有小說集「彩虹山」等。

朋友

袁瓊瓊

宇宙學院的時光教室前，正有學生陸陸續續出來。他們是C階層第四級，剛上完歷史課，所有學生都穿著銀白色長袍，頭上戴著直覺感應圈，模樣就像古代藝術品中的天使。這原本是院方有意的安排，預防著學生在負時光區若被發現，可以冒充自己是天使。

第四級的級長衣而芙德，站在教室門前，她的感應圈已經拿下，證明她已通過檢查。不過她長長的金髮垂著，配上秀麗的面龐，還是很像天使。

她拿著名册，一個一個人對著，通過的人就打個鉤做記號。這件事非常重要，若是丟了個人在負時光區，那可不是好玩的。出來的人都得通過物質反應線，一連出來了十多個，都沒問題，通過的人，頭上的直覺感應圈自動消失。

黑髮的喜久郎才踏上物質反應線，機器立刻嗶嗶嗶銳叫起來，衣而芙德望著他說：「這次又是什麼呀！」

「好好好！」喜久郎攤開雙手，故做瀟灑狀，對地上那道反應線說：「我怕你，我怕你，成了吧！」

他從寬大的袍袖裏掏出了一隻小狗來，極小，幾乎只有手掌大，全身毛絨絨，喜久郎拿出小狗，托在手掌上，小狗慢慢的打個呵欠，頭一歪，躺著睡了。喜久郎托著牠送到衣而芙德面前說：「怎麼樣，可愛吧！」

衣而芙德看著，臉上泛起笑來，幾乎就要伸手去摸牠，然而自己克制住了，扳起臉孔說道：「你從那裏拿來的，趕快還回去。」

「噯，何必呢！」喜久郎說：「這是第九世紀埃及圖唐卡門國王的寵物，你明知道圖唐卡門王死的時候拿牠殉葬的，我救牠一命不是很好嗎？」

「喜久郎，」衣而芙德嚴厲的說：「你必須立刻把這個生物送返負時光區，否則這次我要上報告了。」

「你不救救牠嗎？你看你看。」喜久郎把手掌往衣而芙德面前遞著：「事實上，我到達的時候，圖唐卡門王剛剛駕崩，舉國正在號啕大哭。這小東西立刻就要

被抓去，」他的左手托著小狗，空出來的右手，誇張的做著手勢：「開腸破肚，放掉全身血液，再抽去腦髓，之後塞入末藥和乳香，製成一具木乃伊。」躺在他手上的小狗蜷了蜷身子，似乎懂得喜久郎的話，因爲害怕而縮緊身子。喜久郎又把小狗湊到了衣而芙德面前：「你忍心嗎？」

衣而芙德側過頭去，不看，她說：「不管怎麼說，規定總是規定，你不能破壞時光軌跡，必須把這生物送回原處。」她加重語氣：「否則這次我眞的要上報告了。」

喜久郎歎口氣，回到時光敎室去。

下一個人過來，通過了物質反應線，衣而芙德在名册上做記號，卻有點心不在焉的。喜久郎在級中算是程度不錯的學生，他只有一個毛病，每次從負時光區返回時，總要採集些不應當採集的東西。

在宇宙源流史的研究範圍內，有限度的採集是被允許的，例如一個人熟睡時，將他引入時光機上，問他某些問題。或者在不致於造成轟動的情況下，學生可以在羣衆間做短暫的現身，以測試負時光區內的人類對於未知現象的反應。但是種種試驗都有個基本限度，就是必須維持負時光區的物質現狀，當學生觀察過後，當地必

須和原來情況一模一樣，所以院方嚴禁有人在負時光區內攜出或遺留物事。進入時光敎室前，學生必須換上及身長袍，不能攜帶任何私人物品；出來時，將通過物質反應線的檢查，以確定他確實沒有帶出物品。

到了負時光區那些歷史書上的地點，見到了某些書本上講述的古物竟然活生生的放在面前，許多人都忍不住順手牽羊，帶回一些自以爲無關緊要的紀念品。據說生物科的學生，爲了培養某些已然絕種的植物或動物，有權將負時光區的古代生物轉移到現代來培育。歷史科的學生們實在不了解爲什麼他們連一草一木、一沙一石都不能動。雖然敎師也解釋過，是因爲歷史科研究的區域都與人類活動有關，在觀察時，不可以使古代人類受到干擾。但是這話並不能讓人心服口服。

所有人都通過了檢查之後，喜久郎才出來，跟他一起的是馬可龍。兩個人正帶著笑容悄聲說話，見到衣而芙德，馬可龍「嗨」打了個招呼。他站到物質反應線上，一道透明光從腳底上昇，一直昇到頭頂，之後與直覺感應圈一起消失。

他通過了檢查。

喜久郎站到物質反應線上，兩手交揷抱在胸前，一副不馴的神情，似乎帶著無言的抗議。

他也通過了。

衣而芙德檢查了一下名册，全部出來了。她合上名册，說：「嗨，馬可龍，要不要陪我去繳名册？」

馬可龍說好吧！喜久郎慢慢地，用一種帶了鼻音的嗓子問：「不介意我也參加嗎？」

衣而芙德爽朗的一笑，道：「當然！」

三個人一起向太極大樓走去，那是學院的辦公大樓。

現在是地球紀年公元二五三三年，地球成爲整個星際聯邦的一部分已有三世紀之久，早已取消了國籍之分，只保留了洲籍，像衣而芙德屬於歐洲籍，馬可龍和喜久郎則是亞洲籍。

馬可龍和喜久郎在D階層時就是同學，兩個人感情一直不錯，衣而芙德是在C階層認識他們的，三個人同學了四年，卻是在第四年才開始走得近一點，這不知跟衣而芙德逐漸漂亮起來有沒有關係。三人都是十五歲，在進入C階層時，還是孩子，這四年裏，逐漸長成了大人。

衣而芙德說：「喜久郎，我愼重的拜託你，下次上歷史課的時候，不要再違規

好不好，你這樣讓我很難做事。上報告的話，對你影響太大，不上報告的話，被查出來，連我一起都要受處分。」

宇宙學院裏規定五次違規要退學的。喜久郎只是抿緊了嘴，悶哼哼笑著，之後說：「芙德，你還不知道眞正違規的人是誰呢！」

他這話才出口，馬可龍走著路，就伸出右腿去絆了他一傢伙，喜久郎踉蹌了一下，幸而沒摔到，他終於住了口，只是又神秘兮兮的笑起來。

衣而芙德一看，心知肚明，她於是對馬可龍說：「你又去現身了？」

相處久了，她知道馬可龍的脾氣，每次去時光敎室，他都是最後出來的，他往往到了負時光區就捨不得離開，眞不知道他爲什麼那麼喜歡古代。

馬可龍反問：「現身不是院方允許的嗎？」

衣而芙德說：「希望你的現身是院方允許的那種。」

馬可龍不答了。而喜久郎再度神秘兮兮的吃笑起來。

到了太極大樓內部，三人直接進入敎務組，衣而芙德按著鍵盤，將名册輸入電腦中。

整個太極大樓完全由電腦控制。馬可龍望著四壁上各式各樣的監視螢幕、鍵

盤、按鈕、電眼裝置，臉上全無表情。別級的學生，有認識的，向這邊打招呼。喜久郎看見了熟人，走過去聊天。衣而芙德輸入完名册，攔住一個在走廊間穿梭往來的工役機器人，在他胸前的撳鈕中按下了銷燬指令，工役機器人於是夾緊了名册，向廢料處理室滑行過去。

衣而芙德問馬可龍：「在想什麼？」

「在想，」馬可龍說：「萬一停電了，這一切怎麼辦？」

衣而芙德笑起來：「馬可龍，我眞不相信你是智商A的人，你明知道電腦內部有自行發電裝置。」

「假如自行發電裝置失靈呢？」

「那是不可能的，那部分是電腦自行設計，不可能有錯誤，絕不會失靈的。」

馬可龍只是哼嗯笑了一下，之後說：「電腦不是萬能的。」

「是呀！」這一點衣而芙德倒是同意，二十三世紀初曾經有過一次電腦革命，起因是亞洲地區一所藝術學院中的電腦，由於輸入了感情與思想能力，結果變得非常擬人化，到最後，竟然集體叛變，綁架了全學院的師生，要求科學界給他們製造身體。自此事件後，所有的電腦設計就刻意留下一部分缺陷，在這稱爲「罩門」的

部分，必須依賴人，電腦自己無力解決。

兩人談說間，喜久郎過來說他要和熟人一起去幽浮大樓，不與馬可龍等同行了，於是三人道了再見。馬可龍送衣而芙德離開太極大樓。

事件發生之後，衣而芙德有時會想起那天與馬可龍的談話，他哼嗯一聲笑著，道：「電腦不是萬能的。」當時自己只忙著手邊的事，沒有往深裏想，若是往深追究，說不定馬可龍就不會出事了。

事情發生在第二天的歷史課，學生們換完裝之後，進入時光教室，衣而芙德爲自己選擇的是十六世紀的倫敦，她正在收集英國都鐸王朝的資料。

她在自己的次元內，可以觀察這些歷史裏的人，可是別人看不到她。她到了一家位於低層社會的小酒館內，許多販夫走卒在喝酒，有個人舉杯說：「敬倫敦塔！」立刻，旁邊許多人附和，之後他們歎著氣放下酒杯。

倫敦塔內囚禁著伊莉莎白，當代的人並不知道，但是衣而芙德曉得，那個蒼白瘦小的女孩日後是英國的光榮，有很長一段時間，國家的命運與她相聯。

她在倫敦市區裏閒蕩著，由於所處次元不同，衣而芙德可以輕易地穿牆入室。她從人羣中穿過，那些人完全沒感覺到她。在市井間收集了一些民俗資料後，她回

到自己的時光轉移機上，這時，她的直覺感應圈突地發出刺耳的聲音，衣而芙德連忙調整了接收頻道，立刻，喜久郎的聲音傳過來：「芙德，你必須來一下。」

衣而芙德立刻問：「到那裏？」

「我在時光教室，馬可龍出事了。」

「什麼？」衣而芙德心頭一跳，直覺著又再問了一次，希望換來的是不一樣的回答，結果喜久郎說的還是一樣：「馬可龍出事了。」

衣而芙德立刻調整了時光機，半分鐘內，她回到了時光教室。

喜久郎正在等她，所有的學生都到了自己選擇的時區去了，偌大的時光教室裏只有他們兩人。

喜久郎快哭出來似地，見到衣而芙德，他衝上前一步，抓住她的手臂：「馬可龍，馬可龍被十三世紀的宋人抓去了。」

衣而芙德第一個反應是衝口而出：「不可能。」但是她隨即想到了馬可龍的個性：「他又現身了？」

「不是這個原因。」喜久郎說：「時光機，」因爲焦急，他幾乎口齒不清：「時光機似乎壞了。」

喜久郎與馬可龍一樣，兩個人研究的都是亞洲史，喜久郎專攻日本，馬可龍研究的是中國。兩個人分別進入自己的時光機後，就失去聯絡。後來，當喜久郎回到時光機上時，聽到馬可龍的呼叫，他連說了三句：「回不去了，回不去了，回不去了。」之後，就失去訊息。

衣而芙德沉吟一下，問：「你知不知道他今天到那裏去？」

「宋朝，」喜久郎說：「他今天跟我說他到十三世紀去。」

「天哪！」衣而芙德著急地說：「十三世紀一共有一百年，宋朝直到十三世紀末才失去影響力，你叫我到那一年去找？」

「那怎麼辦？」喜久郎說完這句，臉色一下變得十分蒼白：「這麼說，馬可龍回不來了。」他靠在時光機上，喃喃道：「我早跟他說會出事的。」

衣而芙德等著，不說話，過了一會兒，喜久郎望著衣而芙德，慢慢的說：「我如果說出來，你答應，這件事，除了你我，不讓任何人知道。」

衣而芙德點頭：「我答應。」

於是喜久郎說出了馬可龍出事的原因：十三世紀末，正值宋朝覆亡之際，元兵鐵騎殺入汴梁，許多無辜百姓喪生，京城變成了人間地獄。馬可龍原本只是觀察，

但是逐漸的興起血氣，很想幫著宋人殺幾個元兵。看到在災亂中傷殘的黎民百姓，也不忍心不施援手，最先他只是現身，後來索性進入了當時區的次元中，與那些人類直接接觸，爲了學院禁止現身超過四十秒以上，馬可龍將時光機上的裝置略做更改，以免時光機的記錄儀器記錄下他現身的確實時間。不料這點更改導致了時光機上別種機件性能的故障。

「上次，」喜久郎說：「馬可龍就差點不能回來！」

衣而芙德說：「他沒有說過這件事。」

喜久郎道：「他不能說。他如果說了，也許會被迫改換使用另一臺時光機。」

「那我們現在，怎麼辦？」

「我也不知道。」喜久郎回答。

馬可龍失蹤的事，立刻傳偏全學院，但是大家都只以爲是時光機自身故障，因此，時光敎室封閉了整整四十天，請了技術人員來做個別的維護及檢修，由於沒有人知道馬可龍的確實位置，幾次搜索都徒勞無功。馬可龍與他的時光機，再也沒有回來。

二五三七年的春天，衣而芙德和喜久郎都升上了B階層，兩人同樣是第三級的

學生，這天在圖書館裏，喜久郎捧著一本書走過來。衣而芙德正在看二十世紀初的報紙顯微膠卷，喜久郎把書本朝她面前一放。

那是革新版的古籍，中國的「太平廣記」，近年重排的，喜久郎指著一則短短的筆記讓她看。

那一段文字選自「神仙傳」，說到宋末元初之際，汴梁出一神人，民間呼之馬神仙，馬神仙不知何方人氏，卻有未卜先知的能力，凡預測大事及帝王興替，百占百驗。時人目馬神仙爲半狂之人，因爲他隨身始終有著一臺形狀奇特，時有怪響的獨輪車輛，且口口聲聲說他是天上來的人。

衣而芙德看到這裏，眼淚盈滿眼眶。這幾年，喜久郎改攻中國史，就像立志要完成馬可能未竟的志願一樣。看著這則久遠的記事，證實他們的朋友永遠不會回來了，衣而芙德的眼淚，終於滾落下來。

原載民國七十三年五月號幼獅少年

黃　海

評註

這篇作品是取材自「太平廣記」的「神仙傳」。作者把馬神仙那臺形狀奇特，時有怪響

的獨輪車輛，解釋爲時光機器，企圖對歷史上記載的「傳奇」，加以探究，趣味性濃厚，卻較缺少嚴肅的意義，可以說是文學家的遊戲筆墨，科幻小說的困難也就在此。要能兼顧娛樂與教化，畢竟難以兩全。

文中談到電腦內部有自行發電的裝置，也批評電腦不是萬能的，又說到電腦輸入感情與思想能力，結果變得非常擬人化，竟然集體叛變，綁架師生，要求科學界給他們製造身體，指出了未來科技的隱憂。單就「要求科學界給他們製造身體」這個觀念就應該可以另寫一部或一篇科幻小說，它的震撼性、衝擊力和趣味性，當不亞於時光機器。

時光機器從一八九五年英國的威爾斯首度在科幻小說中「發明」以來，討論以時光旅遊爲主的小說已是汗牛充棟，威爾斯將它作爲一種社會批判工具。這也是嚴肅的科幻小說所應爲的，因爲基本上時光機器在實際科學是站不住脚的。更早以前馬克吐溫寫過「亞瑟宮廷的美國人」，可以說是時間旅行式的科幻小說的先驅，寫一個康乃狄克州人與人打架被打暈後醒來，從十九世紀的美國進入了六世紀的英國亞瑟王朝經歷的一段趣事，後來在他睡覺時被施了魔法，一睡一千三百年，又回到十九世紀。從威爾斯以後，不管小說、電影或電視，都爲時光旅遊加添了不少趣味性的想像和材料，像如詩如畫的愛情科幻片「似曾相識」是那樣令人陶醉，又像聲勢壯濶的「碧血長天」描寫核子航空母艦遭遇時光倒流，回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又是那樣懾人心魄。當然，討論時光旅遊的小說，除非能多表現人文精神，否則不免

形成了以「遊戲」爲主的內涵。又如美國名作家馮內格（Kurt Vonegut Jr.）的「第五號屠宰場」雖是科幻的形式，卻具備文學的實體，他不把自己當作科幻作家，而視自己爲主流文學作家，最大的原因是他是站在批判文明的立場借助科幻的形式來寫小說，他在美國文壇上也甚有地位。

時間旅行只是一種科幻小說的表現「手段」。在現實上來說，張系國曾比喻「書本」就是一種「時光隧道」，古人借著書本與今人談話，今人又借著它與後人談話，那不是「時光隧道」是什麼？在科學上來說，時光倒流是沒有什麼基礎的，美國著名的天文學家沙岡（Carl Sagan）就說：「我們無法想像一個人從墳墓裏出生又回到母親的子宮死亡，會是怎樣的世界。」

科學家並且指出，只有在高能粒子加速中會出現不到百萬分之一秒的時光倒流現象，但在現實中它是沒有任何意義的，除非藉高速太空旅行——最少達到光速十分之一以上，我們可以前往未來。（相對論告訴我們，太空船上的時間比地球時間慢。）

袁瓊瓊「朋友」文中的時間遊戲，可以說是以趣味見長的科幻小說。文中談及，時光教室的學生們，不可以使古代人類受到干擾。這也觸及了時間旅行的詭論：如果我們回到過去的時間，不小心把自己的祖先殺光了，或是改變了歷史，那麼今天的我們就不是現在的我們了，可是反過來說，如果沒有現在的我們，我們又怎樣去參加時光旅行呢？也因此，時間旅

行有許多禁忌，即是：歷史是不容改變的。科幻小說作家也就想到設置「時光警察」和「時光衞兵」來防止違規，變化出各種意趣無窮的想像世界。

袁瓊瓊，四川省眉山縣人，民國三十九年（一九五〇）生於新竹。臺南商職畢業，作品包括小說及散文，並以筆名朱陵創作新詩，出版有散文集「紅塵心事」、「隨意」等，小說集「春水船」、「自己的天空」、「兩個人的事」等書，曾獲聯合報及中國時報小說獎。

皮哥的三號酒杯

黃凡

皮哥，這位著名的酒杯表演者，在他事業的巔峰期，曾同一天出現於三家電視臺的雜耍節目。根據「觀察者運動期刊」的評語，皮哥無疑的是這一行業的頂尖人物，他能用一只巴掌大的高腳杯玩出各種花樣，包括被視爲肢體動作極限的「三度空間不規則交叉迴旋」，這個動作包含七十六個高級的連續性小動作。以非專業術語來描述是這樣的：表演者使用某種特殊技巧，使酒杯繞著以心臟爲中心的肢體表面，作出花樣繁多的交叉、變速和跳躍運動。如此描述當然失之簡化，無法充分模擬出表演者的神韻，例如皮哥，當他身著亮片緊身衣，誇張地暴露在五彩繽紛的雷射光下，一只銀色的、發出眩目光芒的酒杯，有如火十三（一隻身體藝術家身上的表演用跳蚤）的皮膚舞蹈，在他的肘彎間滾動時，觀衆的情緒立卽被鼓舞起來，

隨後，這只酒杯突然而俏皮地跳上皮哥的頭頂，並以一種靜止的、自負的姿態期待喝采，這時候，不論螢光幕前或是現場的觀衆都把手掌拍紅了。

這就是極盛時期皮哥的舞臺速寫。然而，很不幸的，正如服務業難以遏止的職業病，皮哥也開始酗起酒來（一個顯然出自惡意的中傷，說皮哥猛灌黃湯時，用的是塑膠酒杯），最後，他的酒杯和爛醉的表演者一樣，都搞不清楚究竟身處舞臺或是吧枱。摔破第七只酒杯後（同樣的，皮哥也搞不清楚究竟是在何處摔破的），皮哥的演藝生涯不得不告一段落。

賦閒和被喝倒采同樣不可原諒，皮哥的經紀人了解這一點，因此，他在一個晴朗的午後，找到了深入地下五十層的市立戒酒中心，該中心提供完全免費的醫療服務，包括騙人的無酒精飲料。

「好久不見了，皮哥。」

「你好。」皮哥說，他正在倒立著，懸於半空中的兩個腳踝夾著一只杯子。

他的經紀人抓過酒杯，檢查一下，然後向上抛，用另一隻手反握住。皮哥回復了正常的姿勢，似笑非笑地望著來訪者。

「恭喜你，皮哥，我來接你出院，」經紀人說：「感覺怎麼樣？」

「我恨那個東西，」皮哥回答：「酒精，我恨酒精。」

「你一定要繼續恨下去，我好不容易又替你找了份差事。」

「我猜大概是農產品交易會什麼的。」

「你本來就應該去那種地方嘗嘗墮落的滋味。不過，你這傢伙運氣總是不錯，摔破一打杯子還有人要。」

「七個，不是一打。」

「都差不多了，你猜那小子怎麼說？他看看我，又看看牆上的照片，對不起，我不得不把你的照片取下來，好隨時給我們兩人一個警惕。那小子瞧了半天，搖搖頭，我趕緊從抽屜裏拿出你們這些不爭氣傢伙的資料給他，這個小子又搖頭晃腦了一陣，最後指著你的鼻子說：『我就要這個——皮哥，玩酒杯的，我就要他。』」

「我們先去辦出院手續，」皮哥把那只酒杯塞進褲袋裏，除了酗酒的那段日子，他都隨身攜帶一只杯子，「你邊走邊告訴我，那個盛氣凌人的小子究竟是幹什麼的？找我幹嘛？開多少價碼？」

*

馬若奇異金屬公司，分支機構遍佈全球每一角落，目錄上的產品多達一千三百種。在奇異金屬日受重視的今天，馬若推出新產品的速度也同樣令人驚異。套用董事長馬若的一句名言：「奇異金屬和我們永遠不會疲勞。」所以馬若公司行事曆上的每一天，都是重要的一天，都是效率的一天，都是推陳出新的一天。

皮哥進入一百層的總公司，站在底層的圓形廣場上望，因爲這是一棟中空的桶形建築，皮哥的職業敏感，使他覺得自己似乎站在一只超級大酒杯的底部。他聳聳肩膀，走進電梯，對裏面的電腦說：「廣告部。」

「皮哥先生，請到四三六室。」廣告部的電腦告訴他。

四三六室的馬蹄型桌後坐了一羣人，這些人露出像是選美會評審的表情，皮哥皺了皺眉頭，但順從地走到馬蹄型缺口，瀟灑地作了一場即席表演。掌聲後，廣告部主任說：

「皮哥先生，我們研究過你的資料，包括在戒酒中心的表現，一致同意你正是『奇異三號酒杯』系列廣告的最佳人選。至於是什麼原因使我們選上你，我想有兩個：第一，你的專業技術，尤其對酒杯個性的了解。抱歉，酒杯個性這四個字是比較學術性的字眼，平常的說法應該是酒杯的質地。第二，你的酗酒經驗將有助於縮

短廣告與消費者的距離。」

「什麼！」皮哥感到震驚，「爲什麼？」

「我們系列廣告的第一個主題，名稱暫定爲『皮哥的故事』，你，皮哥，優秀的酒杯表演者，在事業巔峰期的一段充滿人情味的傳奇。這個時代，人們不喜歡誇大的奇蹟，他們熱衷於解釋每一件事。皮哥耍弄酒杯的技巧，使他們同意我們的第一句廣告詞『酒杯有時候會影響你的一生』，之後就在皮哥被自己的成就搞昏了頭而開始酗酒，霉運便接踵而至，但救星卻也適時降臨，他的女朋友，人選尚在討論中，或許一隻漂亮手臂就夠了。對了，我有個主意，清海你把它記下：這個救星也可以是皮哥的媽媽。這樣的角色對已婚婦女甚具說服力。皮哥的女友或母親，在他生日時，送了他一只三號酒杯，當然皮哥會禮貌地道謝，但僅止於禮貌而已。而這一天，碰巧也是皮哥極爲重要的一次國際性表演，但表演者卻喝得爛醉，他蹣跚地上了臺，從口袋拿出酒杯，搖搖晃晃地表演了一趟簡單動作，最後當皮哥使出最拿手的絕技時，那只酒杯忽然失手落地，觀衆尖叫起來，皮哥則嚇出一身冷汗，酒也醒了，他垂下頭不敢面對攝影機，卻意外地發現那只酒杯完好如初，這使得他又獲得了一次機會，而就在觀衆的驚愕中，皮哥重新撿起杯子表演他的特技，這一次

贏得了滿堂彩。落幕時，皮哥眼眶含淚地捧着這只酒杯，這當兒，銀幕上打出一行字：『三號酒杯永不氣餒。』怎麼樣?皮哥，這個構想如何?」

「好極了，」他感到口中一陣乾澀，想到痛恨的那個東西。但此刻每個人都瞪著他，皮哥不得不作出一副被感動的表情，同時加了一句：「很有人情味。」

*

第一個廣告果然極爲成功，皮哥的故事感動了無數嗜好杯中物的人，他們也會不小心摔破酒杯，或是擔心摔破酒杯。因此，三號酒杯的銷路直線上昇。第二個廣告，重點擺在酒杯的實用性上：據說它能使杯中酒更爲香醇，但這是實驗室的報告，一般人不可能讓杯中酒閑置一段長時間，再來試試看它是否比較香醇一點。不過，以最易變質的啤酒作實驗，三號酒杯也能使它一兩天味道不變，對多數的人來說，這就夠了。說到發明這種酒杯的實驗室——馬若月球七號實驗室，皮哥曾和返回地球述職的實驗室主任楊程見過一面，那是在董事長馬若的豪華宴會上，楊是個沉默寡言的中年人，臉部的輪廓深得像火星上的溝渠，皮哥自我介紹後，和他握了一下手。

「皮哥，我看過你的表演，非常精采。」楊程說。

「那裏，混口飯吃罷了，」皮哥說：「博士，月球那邊怎麼樣?」

「無聊透了。」

「這裏也是。」

兩人相視一笑。馬若的宴會十分乏味，樂隊演奏的曲調，像貪睡者的鼾聲。這支樂隊直屬馬若公司的休閒部門，日常的工作是在董事長直昇機降落公司頂樓的那一刻，吹奏進行曲。

半由於對三號酒杯的共同關注，半由於馬若宴會的虛偽氣氛，皮哥和博士很快地建立了友誼，他們舉著杯子（奇怪的，不是三號酒杯，而是一種精緻的、一摔即破的高腳玻璃杯），用微帶嘲諷的眼光，看進人羣裏，這些人沒幾個他們認得的，大概都是馬若的生意場朋友，或是政界人士。當然有幾位女士認出了皮哥，她們給他一種似乎不屑卻有點嫉妒的眼光。不過，皮哥並不在乎，一位演藝人員除了要有容納掌聲的胸襟外，還得具備對噓聲充耳不聞的雅量。

總而言之，皮哥一點都不喜歡被馬若和他的貴賓們當成公司的一項新產品，但幸好碰到楊這麼個來自月球的科學怪人，他的言談和舉止，都帶有久居太空人士特有的寧靜和沉著，此外，他對董事長的評語也使皮哥覺得深獲我心——「馬若嘛，

他是個魅力型領袖，但屬於愚蠢的那一種。」

宴會結束後，皮哥送他的新朋友回總公司的賓館，途中，楊告訴他，三號酒杯還有點問題。在月球實驗室裏，楊和他的工作人員使用產自土星的二一四號金屬鑄，製成了一種新合金，這種合金並以實驗室的名字命名：月七合金。之後，楊和他的研究員再運用「結構物理學」的原理，製成了三號酒杯。

「什麼是結構物理學？」皮哥問。

「結構物理學認爲物體的三度空間結構能儲存和釋放能量。」

「哦，」皮哥似懂非懂地應了一聲，「那麼三號酒杯的問題在那裏？」

「問題雖尚未眞正出現，但我和同事們都覺察到了，我另外用十倍鑄成分的月七合金造了一只三號酒杯，這杯子我帶來了。然後我們作了一個實驗，將這只酒杯和一隻白鼠放進籠子裏，看看會發生什麼事，半個月後，那隻白鼠竟然憑空失了蹤。」

「是不是跑掉了？」

「在月球嘛，連空氣都跑不掉，我把報告送回總公司，但馬若毫不在意，他只關心新產品的上市，更可恨的是，他還說了句風涼話：『我看是有人把牠吃進肚子

裏了吧。』這個老混球！」

坦白說，皮哥對月球白鼠和老馬若的短視並沒有什麼興趣，但他喜歡楊這個人。因此，次日，他帶著楊到娛樂區裏大大地胡鬧了一番。娛樂區在這座城市的中心地帶，一到晚間便被來自四面八方的人潮吞沒，在人羣和閃爍的燈光之間，楊的臉上逐漸有了笑意。到了午夜，他們進入皮哥熟識的「鵝媽媽愉快教室」，名字取得好聽，實際上是一家妓院。

此後幾天，皮哥偶爾順道去造訪他的朋友，他對月球生活頗爲好奇，他問楊那裏需不需要酒杯表演家，楊笑著說：「我們那裏連個酒保都沒有。」事情就這麼樣，皮哥覺得有點洩氣，雖說他有能力買張機票去看看那顆每晚高懸天際的星球，但那樣就跟到亞馬遜河看土人把身子埋進砂裏，再伸出舌頭跟觀光客要錢沒什麼兩樣。起程之先，你就先被準備工作煩死，跟著是太空梭上整人的全套安全措施，之後坐進一輛密封得像罐頭的遊覽車裏（太空旅客不准下車步行，因爲沒有那麼多個人裝備），最後，在氧氣尚未耗光之前，匆匆趕回太空梭。這樣子搞法，皮哥可沒什麼興趣。他希望在楊回月球之前，能找個機會商量一下，看看能不能在實驗室的角落打個地舖，他要在那裏住上一段日子，嚐嚐遠離人羣的滋味。

*

「皮哥，表演完畢後，我讓鏡頭對準你手上的酒杯，作個一秒半的特寫，」電視臺的導播說：「我們來研究一下你握杯子的姿態。」

皮哥並非第一次參加現場節目的演出，一度他曾一天進出三家電視臺。但自從接了馬若的廣告後，氣氛便不一樣了，他發現電視臺那些平日眼高於頂的傢伙一夕之間變得笑臉迎人，他們動不動就拍他的肩膀，曖昧地說：「好好幹！」現在這位導播態度甚是親切，對那只三號酒杯顯出極大的耐心與關切，皮哥知道他拿了馬若的錢。

所有的視線和燈光集中到身上，皮哥今天表演得特別賣勁，因爲他把他的朋友帶來了，楊此刻就坐在觀衆席上，穿著一襲灰色風衣，樣子像極了「主婦劇場」裏的私家偵探。

皮哥身上的毛細孔全部張開，皮膚、肌肉、神經處於最敏銳的狀態，那只盤旋飛舞的酒杯，每一次在他肌膚上的碰觸，都使他的神經抽動了一下，這種感覺非常非常的好，就像是——愛撫，對的，就是這兩個字，愛撫，現在，他把腰盡量後

仰，身體彎成寶蓋型，然後運用腹肌的力量，讓他的小酒杯彈上彈下，酒杯愈彈愈高，皮哥的喉嚨發出奇異的輕吼。當酒杯彈到最高點時，皮哥一躍而起，他微微拱起肩頭，再急遽下抖，把下墜物的衝力消卸後，那只酒杯神奇地站在他的肩上。皮哥讓這個動作靜止了兩秒鐘，等待觀衆的喝采。這時候，他才有機會將視線投入人羣，看到他的朋友突出於觀衆席上，楊起立朝著他鼓掌，皮哥感動得無以復加。

當天晚上，在一個餐廳裏，皮哥指著裝果汁的杯子告訴楊戒酒中心的趣事。

「有一回，他們把我丟進一個酒精池裏，嘴裏說：『皮先生，要喝就喝個痛快吧！』這些虐待狂。」

「你喝了嗎？」

「開玩笑！我差點被嗆死，」皮哥說：「你呢？你也好此道？」

「我偶爾喝一點，我們那邊自己種大麻，長得還不錯。」

「我的天！你們抽那玩意兒？」

「我們那裏比較尊重個人自由，不過大麻不准帶回地球。」楊說：「你來我那裏，我請你嚐一嚐，味道絕對比地球的好。」

「你是說——」

「七號實驗室歡迎你。」

這個夜晚，皮哥作了個愉快的夢，他夢見抽了大麻後，獨自在星空中漫步，穿了便服，不戴氧氣罩，他甚至頑皮地跨坐在太空梭的機頭，隔著窗子和嚇得面無人色的駕駛員打手勢，那光景眞是美妙極了。

*

皮哥的第二個系列廣告推出後，一如預期地廣受歡迎，人們開始把三號酒杯稱爲皮哥的酒杯，這樣一來，又逼得馬若不得不給他加了薪。那一次馬若召見他。

「皮哥，你表現不錯，除了加薪外，你可以提出一些要求，譬如私人停車位……」

「我就只有一個要求——加薪。」

皮哥勇敢地回瞪著老頭子，他腦子裏響起了楊的話：魅力型領袖，但屬於愚蠢那一種。

「這是合約之外的要求，我會考慮，」老頭子狡猾地閃避了一下，「聽說你和七號實驗室主任成了好朋友，他跟你說了些什麼？」

「他說他向你提了一份報告，三號酒杯可能有問題，但你命令他們中止實驗。」

「那些科學家的想像力有時候未免太豐富了些，」馬若說：「你認爲呢？皮哥——」

「我沒什麼意見，我不扯入別人的專業範圍。」

「這樣最好，皮哥，謝謝你來看我。」

董事長伸出手來，皮哥握了一下，這是一隻注射了過多維他命E的手掌，肥肥膩膩的。皮哥離開公司後，把和馬若見面的事告訴他的朋友。楊程的反應並不激烈，只是有點惱火。

「那頭老狐狸，我要求舉行聽證會，他先是推拖，最後索性避不見面。我知道他的意思，就像四號實驗室的靜電梳事件。」

「什麼是靜電梳？」

「一種新式兼具按摩頭皮的梳子，剛上市也造成一陣轟動，直到某個使用者因過度的靜電刺激而腦部受損，馬若輕易地把責任推給設計者，並關閉了實驗室。」

「那你準備怎麼辦？」

「還能怎樣，過幾天收拾行李回月球去，」楊說：「走，去看看我帶來的那只

超級酒杯。」

現在他們一起注視著桌上那只含十倍鑏成分的酒杯。

它的形狀，奇異中透出迷人的魅力，金字塔形的上部滑至中央成渾圓狀，然後縮成一條細短的圓柱，底部則是個八角形的基座。乍看之下，這只酒杯和所有的三號酒杯毫無分別。但是楊說：

「它很不一樣，我們把燈光移近些，強光會使它激動。」

枱燈的光芒射到酒杯的刹那，皮哥覺得彷彿暗了一下，他驚叫了一聲。

「它的結構開始發生效用了，它吸收了枱燈的部份能量，不過，這不要緊的。我是說它的能力也只到此而已，它並不能吞噬所有的能量，普通三號酒杯的威力則要小得多，不用儀器感覺不出。」

那只原本像水晶般透明的酒杯逐漸地改變了顏色，由淺而深，最後成了一種耀眼的碧綠色。

「老天！像塊綠寶石。」皮哥低叫一聲。

他們靜靜地瞧了一會兒，此刻，這只神秘的酒杯渾身散發出一股妖異的氣息，它尖尖的頭部，腰部，八角形底部，綠色的表層，像有流光在閃動，綠色的流光。

皮哥一瞬不瞬地注視著它，覺得自己正一點一點地沉入一片綠色的汪洋，那裏彷彿有一個遙遠的、穿越時空的聲音在呼喚著他。

「皮哥、皮哥！」楊叫了兩聲。

皮哥抬起頭，眼露迷惘之色，過一會兒才定過神來。他的朋友關掉枱燈，兩個人沉默地回到客廳。

「是個奇怪的東西。」皮哥說。

「宇宙間有許多神秘的事物，」楊說：「多年來我一直建議公司撥出經費發展一些非實用的東西，但馬若滿腦子的生意經，他對純科學的研究不感興趣，你知道三號酒杯之後，老傢伙要我那個實驗室開發什麼樣的新品？」

「不知道。」

「你絕對想不到，自動嬰兒床。」

「你幹嘛不跳槽？」皮哥試探著問。

「我跟公司訂有長期合約。」

*

皮哥不得不暫時將楊的煩惱和那只邪門的酒杯擱置一旁，他必須離開幾天，到南部一處叫「酒鄉」的小鎮拍廣告片。這個地方產品質極佳的葡萄酒，皮哥和工作小組住進一家有上百個房間的飯店。飯店緊鄰著一條開滿酒館的街道，入夜以後，這條街便亮如白晝，觀光客摩肩接踵，加上自每扇門後傾洩出來的酒精味道，使得整條街彷彿要燃燒起來。

這輯廣告的題目是「酒鄉之旅」，旅行者皮哥打扮得有如微服出遊的王子，身上卻揹了個有馬若公司標誌的袋子，這是董事長的意思，他希望無論那一類廣告（車廂廣告、電視、報紙、甚至活動的三明治廣告），都至少要有一到五個公司的標誌。大袋子裏塞滿了泡綿和一只三號酒杯的皮哥，瀟灑地排開人羣（這些人都是臨時演員），走進一家叫「朦朧的玫瑰」的酒館，當然酒館的佈置已經變了樣，從酒保到僞裝的醉鬼，都換上了特約演員。皮哥推開門，和燈光、攝影機一起走向吧枱，動作誇張而傲慢。隨後他倚著吧枱，視線慢慢地、嘲弄地掠過整個酒館（這個動作重複了十六次），喧嘩聲立即靜止了下來，皮哥微揚了揚手，再轉過身面對著酒保。

「紅葡萄酒，」他說：「不要杯子。」

「不要杯子？」酒保面露狐疑，皮哥的背後則響起一片笑聲。

「我用自己的。」

皮哥從袋子取出三號酒杯，笑聲停止。他讓杯子在手肘和肩上跳躍了幾下，然後站在掌心上。這時候水銀燈和鏡頭同時集中到酒杯和靜止的手上。

「你是藝術家？」酒保問。

「不！我只是單純的旅行者，」皮哥說：「給我倒點你們引以爲傲的葡萄酒。」

就在酒保倒酒的當兒，門又打開，走進來一位模特兒打扮的女郎，這是公司從一千名應徵者挑選出來和皮哥演對手戲的女郎（廣告部的人原來只計畫找隻手的，但最漂亮的手都在手錶業那裏），她叫纖兒，長得嬌小玲瓏、臉蛋漂亮、有一頭長髮。同樣的，她也以一種誇張、傲慢的姿態走到皮哥身邊坐下，不過，她沒有自備的三號酒杯。

她的葡萄酒端來了，那是只粗糙的玻璃杯。當皮哥舉杯朝她示意時，她的眼睛露出嫉妒之色。

「酒保，你怎麼給我這種杯子？」

「那是他自備的。」

「用我的杯子怎麼樣？」一個無聊漢子湊進來。

「走開！」纖兒斥道，同時推了他一下。

這一推力氣不大，莽漢卻戲劇地跌入一羣酒客中，跟著撞翻了兩張桌子和壓垮三張椅子。於是，按照劇本的要求，便又引起了一場混戰，所有的演員開始表面混亂骨子裏卻很有秩序地推擠著，用酒杯互擲（自然這些杯子一擲便碎），作出逼眞的拳擊動作。打鬪了好一會兒後，攝影機便又回到男女主角身上，這個時候的纖兒已經迅速地補好了粧，並把身體縮進皮哥的懷裏，她的小臉頰緊貼住那個塞滿泡綿的袋子，她很想問，皮哥袋子裏究竟塞了些什麼東西。不過，這一瞬間，正有個東西衝出那堆混亂，撲向他們。纖兒的臉立刻佈滿了驚恐，表情就像聽到棄船命令的乘客，但是皮哥，這位瀟灑的旅行者，卻好整以暇地舉起酒杯（裏面裝的是草莓汁），一飲而盡，然後優雅地用杯底朝著那顆飛來的頭顱一敲。

「咔！」導演說：「這個動作重來。」

往後的半個鐘頭，皮哥一共敲了五個人四十二次頭。皮哥的胳膊有點痠疼，那只三號酒杯卻毫無影響，它在強烈的水銀燈下，顯得神采奕奕，氣韻逼人。

第二天，他們繼續消耗剩下的底片，皮哥和纖兒半臥於小溪旁的一株柳樹下，

那只酒杯則安靜地坐在一塊水花四濺的溪石上。

*

「皮哥這件事無論如何你一定要幫我的忙，」經紀人的臉出現在螢幕上，「泰坦夜總會的表演，我知道你很忙，可是……」

皮哥坐在書房的傳眞機前，看看他離開的一個星期有些什麼訪客。好了，第一個是他的經紀人，說話帶著懇求的口氣，不過，他會答應的，他欠這個傢伙一份情，泰坦，什麼鬼地方？皮哥在座位上伸了個懶腰，這個房間眞有點家的樣子，全部的暖色調，壁上掛著他放大的藝照——賣相還不錯吧，四十一歲了，渾身找不到一塊贅肉。一組螺旋狀沙發，坐在上面會有騰雲駕霧的感覺，但價格貴得嚇人，不過，自從接了馬若的差事之後，錢他就不怎麼在乎了。黛麗說過——

黛麗是他的前妻，現在大概跟她那位啤酒肚男友在加勒比海玩帆船。皮哥的思緒被這個女人打了一下岔。還想她幹嘛？去他的加勒比海！

皮哥伸長手，按了一下觸鈕，壁上馬上出現一個洞，這個洞直通厨房。

「來杯冰咖啡。」他對洞說。

咖啡送來了，皮哥端起來喝了一口，一邊把注意力轉向那個正在回復原狀的輸送孔，心裏盤算著是否應該跟他的朋友請教一下，裝一部能和你談話的主婦型電腦的可行性。

經紀人可憐巴巴的臉消失了。螢幕上出現了第二個聲音，但沒有影像，只有一個標誌：綠色十字旁圍著兩個似在舞蹈著的人像，這是「演藝人員工會定期體檢」的通知。皮哥把體檢的日期打入電腦。之後，他繼續接見他的訪客。第三個是，來自人造衞星的一個世界性雜耍節目，皮哥把它歸了檔，預備明天再好好研究，看看別人有什麼新花樣。

傳眞機上的影像快速地跳動著，皮哥起身離開房間，站在落地窗前，瞧著那腳下燈火輝煌的世界，他住在第六十五層，從這麼高的地方下望，會使人泛起一種虛假的感覺，彷彿底下的那座城市不過是孩子們玩的模型。

皮哥回到書房，在門口便聽到楊程的聲音，這個聲音又急迫又古怪。

螢幕上楊的臉佈滿驚恐，像是遭遇了可怕的事，皮哥把錄影倒回去。

「皮哥，你回來後，請馬上來我這裏一趟！」楊說：「不便跟你解釋，我只能說事情很嚴重，我找到了那頭白鼠。」

白鼠？皮哥關掉機器，開始確定這兩個字的涵義，他只花了五秒鐘便找到了答案。是了，楊說的是那隻在月球實驗室神秘失蹤的老鼠，並且牽涉到那只特製的怪異酒杯。

且不管事情究竟嚴重到什麼地步，先聯絡他的朋友再說。但傳眞機上卻接觸不到楊，反而揷進來一張陌生男子的臉。

「你是什麼人？」雖然這個人頭戴警帽，胸口別著警徽，他還是問了一句。

「皮哥，我們正在找你。」這人說。

「你們是誰？」

「我是東區的專業警官阮豪年，我負責這個案子。」

「什麼案子，你在說些什麼呀？」

「你的朋友失蹤了兩天，我們正在找他。」

「怎麼回事？我剛從南部回來。」

「這個我們知道，我們還知道你是他新交的朋友，他從月球下來，就只找過你一個人。」警官說：「你介意我現在過去你那裏嗎？」

「好吧！」皮哥勉強地說：「如果必要。」

已經這麼晚了，這位姓阮的警官實在精神可嘉。而且那張臉，皮哥覺得那張臉有點眼熟，好像在什麼地方見過。問問電腦吧，看看這傢伙究竟是何方神聖。他把阮豪年警官五個字告訴電腦。立刻螢幕上出現這位警官的資料，當然這些資料都是片段的剪報。

阮豪年，專業警官，有數種數理學位，曾偵破著名的「加速器謀殺案」，該案件的被害人被丟進加速器分解成分子，阮警官花了三個月的時間，抽絲剝繭地從數百臺電腦中找到了線索。案子偵破後，獲市長頒贈一枚獎章等等。

這件謀殺案大概轟動一時，螢幕上的資料有數十份之多。

皮哥確定來訪者的身分後，便坐在客廳等候。

「皮先生，我常在電視上看到你，」警官一進門就說，「精采極了。」

「謝謝，你要喝些什麼？」

皮哥給他倒了一杯酒，他在作這件事時，感覺到警官從背後盯著他。

「事情發生在前天晚上，」警官說：「警局先是接到貴公司賓館的電訊，好像是場小火警，等消防人員趕到時，火已被撲滅，僅僅燒毀了你朋友房中的部分家具，奇怪的是屋子裏並沒有人。第二天，仍然找不到楊程，貴公司才正式向我們報

案，由於失蹤者是位研究奇異金屬專家，這件任務便落在我身上。雖說以前我也接過類似的案子，但這一件，我下意識地覺得非比尋常，所以，我誠懇地請你跟我們合作。」

「你可以從我這裏搜起。」皮哥冷淡地說。

「如果你不介意，我想隨意看看。」

皮哥帶領警官「隨意看看」。

「好房子，」回到客廳後，警官說：「我也希望能住在這麼高的地方。」

「你一定常常闖進別人屋子？」

「那也是不得已的事，有時侯，我希望住在月球，」警官仰起頭，視線彷彿穿透層層天花板，「提到月球，聽說你朋友是個標準的月球人，他在那裏住了十年。」

「我倒是第一次聽到月球人這個名詞。」

「皮先生，」姓阮的警官突然轉過臉來，「幹我們這一行，難免會不必要地引起別人的敵意，我想說明的一點是，我關心你的朋友，並非只是職業上的原因，我認爲你的朋友是位非常單純的科學家，而且是個月球人，就像無菌室裏的病人一樣，他對地球上的種種陷阱毫無防備力，因此，我可以大膽地假設你的朋友正處於

危險之中。」

皮哥沉思了一會兒，然後說，「我想我沒有別的選擇了。我和楊認識不久，但彼此都有一種感覺，這種感覺很不容易說清楚。」

「是不是同性戀之類的？」警官問。

「不是，我們都不是性異常的人。總之，我和他雖相處不久，但已經可以說是好朋友了，我們幾乎無話不談。」

「那麼，他失蹤前，可曾透露過什麼？」警官試探著問，「他是不是牽扯進某類事情？」

「你聽過三號酒杯吧？」

「當然，電視上常有廣告。但我寧願用玻璃杯喝酒。」

「三號酒杯是楊主持的月球實驗室發展出來的，替馬若著實賺了不少錢，不過，也因此，兩人間有了某種爭執。」

警官拿出小筆記本，寫下幾個字，「繼續說，皮先生。」

「也許這只是單純的科學家與生意人間的衝突，或是還有其他原因，我不能妄下斷語。但在出事前，楊曾在我的傳眞機上留下話，他希望我儘速去他那裏。」

「等一下，我覺得你好像隱瞞了什麼？」

「我沒什麼好隱瞞的，我帶你去看看傳眞機好了。」

＊

次日，皮哥和專業警官阮豪年到馬若奇異金屬公司的招待所——一棟別墅型的建築物。楊的房間，依舊保留原狀，燒焦的木材、變了型的金屬家具、發黃的窗帘、摔破了的電器、滿地的碎紙片、電線和救火人員大意造成的損害。這場火不大，但破壞得很徹底。面對此景的皮哥，禁不住一陣心酸。

「根據我們的火災鑑定人員推測，只有一個原因，有人縱火。但爲了什麼？」警官說：「皮先生，據管理員說，楊程住在此地的這些日子，只有你一名訪客。所以，我想痲煩你再仔細瞧瞧有什麼不對勁的地方，只要有一點不對勁，就請你告訴我。」

皮哥低下眼睛，隨意地在室內搜尋著，他壓根兒忘記了房間裏的擺設，只有一點模糊的記憶，楊是個很注重整齊的男人。皮哥彎下腰，撿起了一只煙灰缸，警官的聲音立刻響了起來，「有什麼發現？」

「沒什麼，我隨便看看。」

皮哥離開臥室，進入書房，書桌已經成了一堆焦黑木頭，書架則被推倒，紙屑、金屬片和破碎的電子器材混在一堆，皮哥用腳踢了踢，這個地方燒得很徹底，不會有什麼東西留下來。但突然之間，他的視線被半露出的一截杯子吸住了，是那只酒杯，是楊那只奇異的三號酒杯！皮哥撿起杯子，用衣袖擦了擦，再藏入衣袋裏。這當兒，警官正在另一個房間和管理員說著話。

「你確定再沒有其他的訪客了？」

「訪客進來都須先登記。」管理員說：「除了皮先生，沒有別人。」

失火那一天，皮哥正在南部拍廣告，有幾百個證人。

「我找不到任何可疑的東西。」皮哥走向他們。

*

馬若奇異金屬公司的安全主任是個臉色陰沉的年輕人，他對警官和皮哥一道來訪感到不解，不過並沒說什麼。

「公司的高級職員從來沒有安全上的問題，」主任說：「除了兩年前發生的那

件商業間諜事件。楊程的資料在這裏，你們請看看。」

阮警官翻著手上的資料，半晌才抬起頭，「這個人人際關係並不複雜，有沒有可能被別家公司綁架？」

「可能性幾乎沒有。第一，本公司不生產軍事用品。第二，楊程並不是什麼重要的發明家。」

皮哥的抗議從舌尖上收了回來，三號酒杯不是重要的發明是什麼?!

「既然如此，那麼依你的看法，他失蹤的可能原因是什麼？」

「老實說，我也不知道。他的假期昨天結束，不管去了那裏都應該跟公司聯絡。你們看看，這是他的太空梭回程機票，上午十點廿分，我得告訴機場，取消他的座位。」

「我聽說他失蹤前不久，曾到過總公司的實驗室，你能不能帶我們去看看？」

「當然可以，公司絕對和貴局合作。」

實驗中心在地下，佔地數畝，他們搭乘高速昇降梯，直接進入管理中心。

「楊是來過，打算借用七一五高能輻射實驗室，」管理主任說：「我拒絕了，還差點和他吵了起來。」

「爲什麼？」警官問。

「董事長不准。」

「怎麼說？」

「董事長已經命令停止第七〇一二號作業。」

「那是什麼？」

「奇異三號酒杯作業。」

線索又中斷了，阮警官搖了搖頭，輕嘆了一口氣。

「阮警官，你要不要見董事長？」

「以後再說吧。」

但是在門口臺階上，安全主任攔住皮哥，說董事長召見他。於是皮哥向警官揮手道別，目送那輛銀色發光的警車絕塵而去。

*

「皮哥，你和那個小警察在搞什麼鬼？」馬若說。

「董事長，楊程是我的朋友。」

「我也有過不告而別的職員，我勸你還是專心在自己的事業上，別忘了你的合約。」

「我擔心他有生命的危險——」

老人笑了起來，笑聲沙啞，像被魚骨鯁住。

「我看你偵探電影看多了，皮哥，現在可不是廿世紀，沒有人會無緣無故被謀殺。」

「那麼公司決定怎麼辦？」

「我們全部交給警方處理，再另外派個人到月球去。」

「就這麼簡單？」

「對，就這麼簡單。」

皮哥難以置信地瞧著馬若，他想大聲說，我們談的是丟掉一個人，不是一件產品，但某種原因使他忍耐住了。他長長吸了一口氣，聽到馬若用溫柔的聲音說：

「皮哥，謝謝你來看我。」

*

皮哥把玩著那只酒杯，他的動作像個鑑賞家而非表演者。他將酒杯置於枱燈下，關掉其他的燈，然後靜靜地注視著它。這幾天，那位專業警官沒有再來煩他，顯然這件案子毫無進展，皮哥敢跟人打賭，再過一個禮拜，就不會有人提起那位神秘失蹤的科學家，阮警官會把他歸入失蹤人口的檔案，然後藉著人造衞星輸入各國的警用電腦，於是，也許有那麼一天，某個愛斯基摩警察會拍來一封電訊：發現貴國所要尋找的人，但他拒絕回去，他對本地的滑雪運動極爲著迷。如此這般，皮哥在想到他的朋友時，便會取出酒杯把玩一天，到後來，他很少想起楊，不過卻養成了沒事時讓自己沉入綠光的習慣，他覺得這片妖異的光芒，有一種撫慰的力量。在它的照射下，斜臥於螺旋狀沙發上的皮哥，放鬆地伸長四肢，覺得自己彷佛進入一個綠色的迷離夢境裏。

馬若從那一次不愉快的談話後就沒有再理他，而且似乎很有效地把楊的影子從公司裏清除了出去，不再有人談論他的事情，不再有他名字的縮寫出現在公司的內部刊物上，除了中央電腦的記憶庫裏，楊可以說已經不存在了。皮哥不久以前，曾經二度拜訪楊住過的招待所，管理員禮貌地招呼他，但眼裏閃爍著譏嘲的光芒，那個房間在警方拍過紀錄片後，便徹底整修了一番，所有的裝潢和擺飾完全改變。皮哥打開門，幾疑自己進錯了房間。

月球夢和楊的友誼逐漸成了一段遙遠的記憶，皮哥又回到他的現實生活裏。他賣力地拍廣告和從這個舞台跳到另一個舞台。皮哥的經紀人警告他必須打鐵趁熱，因爲三號酒杯的魅力總有消失的一天，而根據馬若的市場週期，推出下一項新產品的日期迫在眉睫，屆時皮哥又得另外找事了，不過，這個警告並未使他洩氣，自從戒了酒之後，他的腦袋精明多了，換一句話說，「他比較了解金錢的價值」，他告訴經紀人，到適當的時候，他可能轉業。

「我總不能玩杯子玩一輩子，對不對？」

「那你打算幹什麼？」

「我可能投資殯儀館。」

「什麼？」

「我有一個構想——外太空墳場，因爲沒有空氣，屍體就不會腐爛，我計畫開闢一座公園，讓死者或站或立，像是散步的樣子。」

「瘋狂，眞是瘋狂！」他的經紀人說。

但此刻，皮哥一瞬不瞬地注視著那只酒杯，綠色眞是不錯，它能鬆弛視神經，

使你想打瞌睡。過了好一會兒，皮哥才伸了伸懶腰，站了起來，同時想起他有重要的一個約會，他和纖兒有個約會。

纖兒是個不可捉摸的女人，皮哥想，她在踏入廣告界之前，是「檸檬機器人租賃公司」的動作設計員，和機器人相處一段長時間後，不免染上一些奇怪的習性，譬如她會沒來由地發楞，那時候，她的兩隻空洞的眼睛會視而不見地望著你，直到手上的東西，像筆或湯匙，噹的一聲掉落地上，才把她驚醒。皮哥想到漂亮、心神恍惚的纖兒，不禁微微地笑了起來。

是的，她答應來這裏，她喜歡從高處下望這個城市，她說：「很奇怪別人是怎麼過日子的。」她這樣說並沒有什麼高深的涵義，那只是感嘆詞罷了。正如她在高潮時的叫嚷：「不要！不要！」也不能按照字面上來解釋，她就是這麼個女人。

皮哥進入廚房，將一包速食店買來的脫水食物放進烹飪機裏。他一邊吹著口哨，一邊計畫著晚餐後的餘興節目，到皇家夜總會看阿龍那的即興舞蹈，或是去麗池玩彩球遊戲。不過不論選擇那一項，他們終究會返回他的公寓，那時，將近午夜，他們可以坐在陽臺上，看著逐漸黯淡下來的城市。

餐桌擺好了，菜不錯，但沒有酒，這個不打緊，纖兒自己也嚷著要戒酒呢。音

樂聽起來也甚好，木簫、短笛加上薩克斯風合奏的「女妖的一日」，皮哥背著雙手，四周張望著，他覺得似乎還缺少一樣東西。

氣氛，對了！就是這個，纖兒一向挺在意的，她說她很在意「人的氣氛」，要想理解這句話必須跟機器人處上一段時間才行。想到這裏，皮哥不禁微皺眉頭，他四下張望了一會兒，看看什麼地方可以抓點這個東西來。然後他走進書房。

一眼瞥見桌上那只酒杯，皮哥的心弦震動了一下。綠色——綠色的氣氛，給纖兒一個綠色的驚喜，爲什麼不？

皮哥手伸向酒杯，但突然聽到一個聲音，原來是他嚥口水的聲音，怎麼了？他的手靜止在半空中，猶豫了一下，這只酒杯透著邪門的歷史迅快地泛上心頭。皮哥回復注意力時，發現它正以嘲弄的、冷靜的姿態對著他，而且——而且它的三角錐形頭部和八角形底部的中間凹陷部分形成了一個奇怪的陰影，像張嘴的陰影，皮哥迷惑了一下，彷彿聽到它說：

「把我介紹給纖兒吧，皮哥。」

酒杯終於擺上餐桌的中央，接著得找盞燈之類的東西激出它的綠光，有個東西也許能用，皮哥拍了一下腿，蠟燭——至少它能配合餐桌的氣氛。他記得儲藏室裏

有一盒百貨公司買來的藝術蠟燭，他忘了買來作什麼用，不過，這可不是追根究底的時候，他在杯子裏揷進一截蠟燭，然後點上火。就在這時，傳眞機的鈴聲響了起來。

「皮哥，是我。」螢光幕上的纖兒。

「妳還沒有出門？我們不是約好……」

「我現在在醫院裏，我父親出了車禍。」

「怎麼囘事？」

「他被一個醉酒開車的傢伙撞了，我們那個廣告可製造了不少酒鬼。」

「妳不用著急，我馬上過去。」

「謝謝你，不用麻煩了，並沒那麼嚴重，也許我晚一點可以過去。」

「好，我等妳，」皮哥說：「眞的？不需要我幫忙？」

皮哥回到餐廳，發現四壁間已經蒙上一層綠光。蠟燭的效果顯然優於枱燈。他趨身上前審視著那只杯子，覺得它似乎正處於某種激發狀態。杯中的燭火穩定地燒著，但發出細微的吃吃聲，皮哥頗爲驚異，這聲音可能起因於杯子的特殊空間，火和結構產生的某種異變。綠光愈來愈濃了，逐漸形成霧狀，皮哥呆呆地坐著，竟

忘了進食。

綠霧彷彿有形之物，跟著以餐桌爲圓心緩緩地旋轉起來，皮哥耳畔的噓聲逐漸加大，並且感覺到整個人一寸一寸地被似在沸騰狀態中的酒杯吸入，於是慢慢地，皮哥的心靈跨越了時空的障礙。

在恍惚中，皮哥覺得自己正在縮小，縮小，身體的重量隨之消失，最後，突然之間，他開始上昇，隨著漩渦旋轉，漂向渦心。

一種毛骨悚然的感覺取代了失重的輕鬆，皮哥聳立在酒杯中的上空，他的靈智正在抗拒直墜杯底的誘惑，在那裏綠霧和微微的火光廻旋著、追逐著，彷彿在跳著一種奇異的舞蹈，隨伴著陣陣低柔的、呼吸似的樂聲。

「來吧！皮哥，加入我們，加入杯中的奇妙世界，加入神秘、加入永恆，來吧！皮哥，來吧……」

但就在這一瞬間，就在皮哥的意志即將崩潰的剎那，他的眼前出現了一幕可怖的景像，那是一張臉，一張臉的形狀浮凸於翻騰的火霧中。這張臉的五官痛苦的扭曲著，而構成臉型的這些簡單線條，則時而散開、時而重聚、變形、膨脹、收縮，皮哥的恐懼達到了頂點。是楊啊！這是他的朋友楊程啊！皮哥聽到他內心的嘶喊，

楊啊——

那些線條繼續變動，一頭老鼠的形狀突然顯現又消失，然後又是楊，這次顯現稍有不同，楊的眼睛微微張開，嘴唇動了幾下，皮哥聽到了發自另一個世界的聲音。

「皮哥，你一定要——」這聲音說：「阻止它、阻止它……。」

「你在那裏？楊。」

「四度空間，恐怖啊、恐怖啊，皮哥，阻止它、阻止它、阻止它……。」

不能——我不能——我絕不能陷入。

皮哥的心靈力量突然地增強，像一根弦彈了一下，他聽到嗡的一聲，包圍著他的漩渦在他的感覺中，竟然出現了一道裂口，一道萬分之一秒的時空裂口，就在這一瞬間，皮哥的心靈奮力向前一躍，越過了這道缺口。強大的地心引力立卽襲來，皮哥連人帶椅摔倒於地。

綠霧越來越濃，變得有如絲綢，噓聲不斷加大，最後成了陣陣空洞的、巨大的撞擊聲，像萬千個水泥管同時發出的沉悶廻響。皮哥艱困地爬向門口，他覺得像陷入一池黏稠的液體中。

老天爺，幫助我、幫助我——他一寸一寸地爬著，在這些綠霧凝成固體之前，他一定要逃離這個地方。

皮哥的生命潛力一點一點地激發出來，從餐桌到門口的距離彷彿越來越長。終於，在耗盡最後一滴生命力後，皮哥抵達門口，把門從背後關上後，立刻昏倒在地。

*

醒來時，皮哥發現自己躺在醫院裏。

「我怎麼了？」

「輕微的灼傷，」醫生說：「不過，還要作一次全身檢查，你身體的其他部分好像有點問題。」

「我不懂，灼傷？」

「自動火警系統救了你，救火人員抵達時，火勢正在蔓延，他們及時救了你。」

「火勢，你是說——」

「一場小火災，只燒毀了餐廳裏的部分家具，」醫生說：「不要多說話，你需

要靜養，護士！過來一下。」

皮哥掙扎著想起來，但身上沒有一個細胞肯聽他指揮。護士在他背上打了一針，過一會兒，皮哥便沉沉睡去。在夢中，他又見到了那只酒杯，這一次，他已經喪失了對抗它的力氣，眼睜睜地看著自己墜入四度空間的漩渦裏。

*

「全國年度特技大賽」是個頗受歡迎的實況轉播節目，皮哥應邀表演了一場酒杯特技，他的動作雖如往昔般花巧、迷人，但帶著一股漫不經心的味道。

「精彩、眞精彩。」節目主持人讚美著。

「謝謝。」皮哥說。

「很難想像一只酒杯能玩出這麼多花樣，」主持人說：「皮哥先生，這是隻特製的表演用杯子嗎？」

「不是，是馬若奇異金屬公司的三號酒杯。」

主持人滿意地笑了笑，這些都是馬若廣告人員想出來的對話。然後，這位主持人從皮哥手上接過杯子，作出向觀衆敬酒的動作，再對著攝影鏡頭說：

「好漂亮的杯子，皮哥先生能不能告訴我們，除了表演之外，你通常都在什麼場合使用它？」

「喝尿，喝尿的場合，」皮哥大聲說：「馬若的三號酒杯最適合喝尿。」

「啊！什麼！啊！」

「三號酒杯是金屬製品，所以它會完全破壞喝酒的情趣，」皮哥迅快地說著，他的表情又興奮又快樂，好像馬若剛剛給他加了薪，「各位親愛的電視觀衆，馬若的三號酒杯除了喝尿，還能用來盛骨灰，是陪葬的佳品。另外，由於摔不破的特性，你還可以拿它來敲小孩的頭，保險一敲便破。各位觀衆，馬若公司爲了測驗這種杯子的性能，曾經跑遍了全省所有的公共廁所，如果要說還有缺陷的話，就是它的體積太小，無法取代各位家中的馬桶。不過，馬若公司正在計畫發展五號酒杯，它的體積比較大，期望能增進府上洗手間的效率，馬若公司……」

導播切斷攝影機電源，插入廣告時，皮哥猶在大聲說著。

*

這件廣告史上最大的笑話過後，馬若公司動員了所有人員，用盡各種辦法，卻

仍阻止不了各地分銷商的退貨潮，公司的倉庫堆滿了三號酒杯。董事長馬若忙著召集律師準備控告皮哥。

但此刻，這位著名的酒杯表演者正搭乘一艘橫渡太平洋的遊輪，他計畫把那只呑噬了他朋友的酒杯扔進深海裏。

兩天後的黃昏，皮哥站在甲板上，取出那只酒杯，開始玩了起來，逐漸地他的四周聚集了一些人，然後觀衆越來越多。皮哥賣力地表演著。

在熱烈的掌聲中，皮哥向四周鞠著躬。

「謝謝各位，這是我最後的一場表演，謝謝，非常謝謝。」他說。然後把杯子擲向大海。

原載七十三年十一月聯合文學創刊號

評註

張之傑

這是一篇上好的短篇小說，除了結尾「科幻」得過於離奇之外，其他的地方沒有一處不恰到好處。寫皮哥的酒杯絕技，寫得使人想起老殘筆下的白妞說書，鮮活得就像親眼看到一樣。寫董事長馬若，寫得使人馬上想到自己所接觸過的一些亨字輩人物，直想啐他幾口唾

沫。寫那只用奇異合金製成的三號酒杯，寫得令人心底升起一股妖氣。寫皮哥拍攝電視廣告，寫得就像看到廣告脚本。……就文字來說，可以說沒有一個地方不寫得成功。

作者也動用了一些機關布景，像地下五十層樓的戒酒中心，可以對話的電話等等，使得本文在諷喩時代之外，還帶上點未來感。三號酒杯的「妖異」，是作者的「科幻」重點。或許因爲「幻」得過於離奇，很容易使人想到倪匡的奇幻小說。如果把三號酒杯「幻」成一只尋常的酒杯，故事的張力可能更爲強勁。當然啦，這樣處理，「科幻」的成分會大爲降低；但以文論文，削去超科學的「奇幻」，似乎更能觀照現實。

故事中的皮哥，是一般小人物的寫照。在工商社會的巨大框架中，除了少數人可以表現自由意志以外，一般人都是任人擺弄的工具。皮哥經過一番生死煎熬，才能掙脫社會羈絆，道盡了人生的無奈。小人物的無力，工商行爲的虛僞，可能是本文的主要象徵意義。

黃凡，本名黃孝忠，臺北市人，民國三十九年（一九五〇）生。中原理工學院工業工程系畢業，曾獲聯合報、中國時報多次小說獎。現任「聯合文學」業務部主任。著有小說：「賴索」、「大時代」、「零」、「自由鬪士」、「天國之門」、「傷心城」、「反對者」、「慈悲的滋味」。另有「黃凡頻道」、「黃凡專欄」等專欄選集。

〔附錄〕

德先生・賽先生・幻小姐

一九八二年文藝節聯副科幻小說座談會

趙玉明：謝謝各位作家、專家來參加「科幻」小說座談會。沈君山教授研究科學；戴維揚教授、楊萬運教授對神話、西洋文學有研究；黃凡先生寫作一般小說，也寫科幻小說；黃海先生、鄭文豪先生都創作科幻小說；我自己對科幻是外行，只能做純聽衆，還是請既是科學家又是科幻小說家的張系國教授來主持。

張系國：今天，我們首先討論科幻小說是什麼？什麼樣的小說才算科幻小說？很多青年朋友對怎樣才是科幻小說不太清楚，所以我們先討論這個問題。

第二，我們討論科學在科幻小說裏所佔的地位。科學幻想小說顯然包括兩面，

科學的一面和幻想的一面。經常有這樣的爭辯，科幻小說究竟應該以科學爲主還是幻想爲主？其次我們討論，科幻小說的作者是不是應該有科學的訓練？科幻小說對推動科學的發展，有積極的作用還是消極的作用？這方面當然君山兄應該多發表一些意見。

第三，幻想在科幻小說裏佔什麼樣的地位？科幻小說和幻想小說是否相同？我們今天有三位作者，黃凡兄、黃海兄、鄭文豪同學在場，希望能多多提些意見。

討論完基本的界說之後，我們希望從文學面來探討科幻小說的意義。在西方過去一般人把科幻小說視爲消遣性的讀物，到了最近大家開始重視科幻小說文學上的意義。有一派的論點說，科幻小說是現代人的神話，因爲現代的人不可能再相信從前的神話，一定要取得一種代替品，科幻小說便是現代的文學神話。今天我們有對神話有研究的戴維揚先生和楊萬運女士，希望他們能從比較神話的研究裏，把科幻小說、神話和主流小說做一個比較。

再其次，假如我們認爲科幻小說對於我國文學有意義的話，那麼我們必須面對的問題是——我們的青年作者如果要從事科幻小說的創作，他們應該朝什麼方向發展？在這個意義上講，中國的幻想小說也有相當的歷史，從過去的傳奇到現在的武

俠小說，以及我們的神話，它們中間有什麼樣的關係？對於今後的科幻小說的創作有什麼影響？我們應該談談。

這是今天我們座談大致的範圍，假如還有其他方面的問題，我們可以隨時提出來討論。

現在我們先討論第一議題：科幻小說的界說。什麼樣的小說才算科幻小說？

•第一議題•

科幻小說是什麼

黃凡：現在科幻小說的定義很混亂，國內是如此，國外可能也是。

我認爲有三種說法比較接近科幻小說。第一類叫科技小說；第二類叫科幻小說；第三類是幻想小說。

「科技小說」的科學理論、科學背景非常重要。譬如有一部小說「聯合縮小軍」，主要是探討人類血管、醫學外科的各種問題，作者得具備很專門的醫學知識才能討論這專門的問題。由於它的專業性太強了，可能影響到它的小說情節、小說

性格，所以內容可能是一個簡單的愛情故事，幾位主角，因此小說情節部份就顯得很弱，而把主題放在醫學的敎育性上。這就是科技小說。又例如一位太空科學家寫一部在月球生活的書，爲了使一般人能接受，加入了一些小說的情節，但主題依然是在專業方面，這小說性較弱，是科技小說。

「幻想小說」，例如倪匡的作品，科學知識背景較少、較薄弱，最主要部份是「想像」，是不可能、不可思議的事件。一般讀者都可以接受，等於是一種以通俗性、娛樂性爲主的小說。

我覺得「科幻小說」，應該是科學、幻想成份各佔一半。如果太偏重科學，看起來像一篇理論；如果太偏重幻想，則變成通俗性、比較膚淺、科學知識薄弱的小說。

黃海：我最先寫作科幻小說，是因爲接觸到國外的科幻小說，引起一種好奇心，於是自己開始摸索。那時大約是民國五十八年左右，科幻小說沒有什麼理論上的支持，直到張系國先生把國外的一些觀念帶回來。張先生的觀念是很正確的，把目前國外發展的趨勢引進，做爲國內作者的參考方針，從這裏我得到很大的幫助。

「科幻小說」的界說，的確在國內很混亂，很多讀者或編輯先生對科幻小說的

觀念也是非常模糊。尤其科幻的「科」字，他們一直認爲離不開科學。我接觸到一些資料，而且從事出版社工作，我了解國外的作家科學和幻想已經結合在一起，很難清楚的劃分科學成份如何，幻想成份如何。但是有個趨勢——幻想的成份正逐漸加重，科學成份則逐漸減少。這可能因爲國外作者在各種不同嘗試之後，朝向一種高層次的演變。

科學也許可以從廣義上解釋爲社會科學，科幻小說就可稱爲「社會科學幻想小說」，這樣就比較能合乎今天的發展趨勢——科幻小說不再僅限於自然科學的幻想小說，而是廣義的成爲包括社會科學、人文科學的幻想小說。

什麼樣的小說才算「科幻小說」？目前在國內很需要作者多做努力，不斷地實驗，拿出作品來，然後大家再討論，比較容易有具體的結果。

在日本，科幻小說是科幻和偵探結合在一起，倪匡的小說或者可說屬於這類。科幻和武俠小說結合，可能變成「星際大戰」那類武俠小說。科幻和恐怖結合，變成科幻恐怖小說。這些科幻小說，在我們看起來，是不該列入科幻的文學正統裏面。我們應該討論的還是科幻的文學，科幻如何文學化，以及如何提高層次的問題。

闊。怎樣提高科幻的文學層次？我想幻想的成份應該佔得比較重些才好。目前科技社會已經複雜到不是一般文人甚至專家所能了解的層面，假如一位作家去了解每個層面，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所以現代科幻小說的趨勢，是儘量用想像去解決科學上的問題，而不去處處受科學理論的拘束，寫出來的作品變成科技小說。所以我曾在中央日報寫過一篇文章，不希望大家誤會科幻小說爲科技性的小說，純科技的小說，只是在解釋科學，它的功用可能會減低。

什麼樣的小說才算科技小說？有待努力的就是作者拿出作品來，以實例來討論；然後多引進國外，如各國最佳年度小說選，從裏面得到一些借鏡，讓我們認識什麼才是眞正的科幻小說。

沈君山：我對於科幻小說完全是外行。

有句話說「文以載道」。科幻小說也可以這麼說：用科學和幻想結合起來，帶出一些你所希望傳達的訊息。

這或許可以從兩方面看：一方面我們可以從武俠小說來比較；科幻裏新奇、吸引人的東西，等於武俠裏的機關佈景、比武時各種招術一樣。另外一方面，除了熱鬧以外，科幻小說可以有更大的天地，用很廣的幻想天地來談一些問題。

科幻小說不同的地方，就是「矛盾」和「衝突」。在古典小說裏，最好的小說都是一些無可奈何的衝突、人性的各面，無所謂善與不善、善與惡的明確劃分。從希臘古典悲劇到白先勇的小說，都是以當時代來表現人性各面的衝突。

在科幻小說裏，把這種衝突更加拉長。因爲科學加上想像可以把科技的進步、價値的觀念，人所遇到的問題，科學中「未來邏輯」帶引來對社會結構的衝擊、對現階段遵循的倫理、道德，將來可能會引起改變……這些問題提出，因此衝突就拉長了。

我想可以這麼說，科幻小說可以把時代超越到將來去，找出科學極端發展下對人類帶來的衝擊。譬如「一九八四」、「美麗新世界」都有這種情形，把這個時代的衝突帶到將來，這應該可算是廣義的科幻小說。

倪匡的小說，非常的熱鬧，很吸引人，但沒帶什麼「訊息」；而張系國的小說，經常希望把時間的演進所帶來的衝突在作品裏表達出來。這個時代的衝突如果用一般方式寫，這種寫的人太多了，很難突破，就像唐詩到宋就變詞，詞後就是曲一樣，小說從古典的方式到用科幻的方式寫作，因爲有新的背景，可以有新的表現。

鄭文豪：界說，張系國先生在很多篇文章裏已分得很詳細了。不論機關佈景、愛情、文以載道派，張先生在國外看得比較多，我想界說應該可以如他所分。一科幻小說大體可以分兩種：一種是走通俗路線，娛樂的；另一種比較有哲學意味，如張系國先生翻譯的「海的死亡」，裏面的幾篇，形上的境界是很高的。這或許可以說是比較粗略的界說。

什麼樣的小說才叫科幻小說？現在似乎是帶有科學觀念才算科幻小說，但是我想有哲學意味的，也可以把它歸入到科幻小說範疇裏，這種科學成份比較少。像「海的死亡」，哲學意味重，科學意味少。

楊萬運：「科幻小說」這個名詞的含義，第一，是不論多少都要根據一些科學常識；第二，一定要富有幻想，第三，是小說就要有：人物、故事、結局、起承轉合。如要問小說裏面應有多少幻想、多少科學的話，就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了。如果我們把它劃一平行線，左邊是幻想、右邊是科學的話，在此線上任一點不管偏向科學、或偏向幻想，都算是科幻小說。

最早「科幻小說」這個名詞是由 Hugo Gernsback 提出。他說：「一定要某方面多多少少有科學的根據或背景的小說，才是科幻小說。」這樣就是不論幻想佔多大成份，但是總要有科學的背景或情節。

年輕人常在科幻小說中多些幻想；中年時或喜歡多一點科學，使自己較容易被說服；所以到底科幻小說應該有多少幻想及科學，就看讀者的興趣而定。

戴維揚：當敎授下定義先要找字義，且聽我一個字、一個字的下界說。

「科」字英文是Science，拉丁文本意是 Knowledge「知」，所以「全知的神」我們平常說 Omini-Science。所以 Science fiction 簡寫就是 S.F.。後來「S」改成爲強調「知識」，而不是所謂的科學主義，換句話說，變成是根據「科學的精神」，就是「求知」的好奇心。

「幻」在拉丁文的意思有兩層，牛津和劍橋的名敎授 C. S. Lewis（路益師）有一篇「The Meanings of Fantasy」，從文學上來講，幻想一定是一種想像、一種夢想、一種希望的體現。中國「想」這個字很奇妙，上面是「相」，是一個具體的相，下面是抽象的「心」，這兩方面合起來叫做「幻想」。

Fantacy 和小說：小說英文可以是 novel，也可以是 fiction，如以 Science Fiction 來說，就比較強調「創造」、「幻想」的 Fiction。張系國認爲該強調幻想，我想有道理，因爲照字面是 Science Fiction 不是 Science Novel。

novel 的字義是"something new"，是強調「新」的。

我個人覺得「科幻小說」四個字，如果照比例可能是：科佔四分之一，它是「硬體」的工具；幻佔四分之三，是「軟體」的思想；小說是作家心靈已呈現出的成果。如此分析，張系國先生最近提出的定義是非常健全的。照字面、學理都很正確。

佛洛斯特寫了一本「小說面面觀」，在小說方面他認為需具備六個條件：故事、人物、情節、幻想、預言、圖示與節奏。在這裏他提出一個很重要的觀點；通常我們在國內都忽略了，我們想的「幻想」只是「空」的那一面，而不是那可實現的理想的藍圖。譬如路益師也特別強調「幻想」並不是「不可能」，而是「可能體現的心圖，它是人類的希望，希望是可能具體化。」而佛洛斯特把幻想和預言分開來，是希望把預言投射出來，那是將來的「烏托邦」，是可以實現而非虛無的，是我們關懷人生的表現；所以我想科幻小說最終的目的，還是「關懷人生」，盼望由此帶給人類更光明的前途。

張系國：我們對科幻小說的界說已經談得差不多了。大家的意見都逐漸趨於同一方向。可是我們應該更進一步討論兩個組成的元素：「科學方面」和「幻想方面」。尤其對很多年輕朋友，究竟科學在科幻小說佔什麼樣地位？是不是需要有嚴格訓練才能寫科幻小說？這些問題對他們而言非常重要，因此我們現在進入第二主題，請沈君山先生先發言。

•第二議題•

科學在科幻小說中的地位

沈君山：科學在科幻裏要有多少重視？站在小說文學的立場上，最好是不違反已知的科學常識。再進一步，消極的是不違反科學已知的事實。

很難講怎麼去劃分「常識」與「事實」。常識，就是一般人都有的科學知識。但是並非每個科學已知事實都能避免，因為眞是如此，幻想就不能發揮了。

科幻與科學是不同的。科學一定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對將來不知道的不能亂說。科幻可以說不知道的東西，但把已知道的反過來說原則上是錯誤的，但為了文學的氣氛，太墨守這情形也很難做。

我還是拿武俠小說和科幻小說來做一比較。武俠小說以還珠樓主和金庸舉例，還珠樓主各種招數、機關佈景都出現；而金庸的小說就比較平易，是事實的，借用武俠爲背景來諷刺一些事情。金庸小說裏有個「大手印」，大手印看起來是套功夫，一般人看不會有什麼反感，但讀物理的人知道，由溫度低到溫度高是違反事實，可是看小說時卻一笑置之。但有的武俠小說寫得太離譜，就變成封神榜神話小說了。

科幻小說裏「時光隧道」，在外國科幻小說、電影用得最多。系國的「傾城之戀」，是他的小說中我最喜歡的一篇，談未來和過去。可是把未來帶回到過去，是違反事實的，但是看時讀者並不反感，就是因爲被氣氛所感染，而沒去想科學上的可能。

科幻小說作者是不是應該具有科學訓練？我想是的。因爲有科學訓練，等於多了部字典，更能自由發揮，而且發揮的時候選擇的天地也比較廣。

科幻小說對推動科學有正面作用或負面作用？我認爲這要分清楚，科幻小說就是科幻小說，不是科技小說，寫小說的人自己要弄清楚，不要把科幻與科技混淆。這樣，不會有反面的作用，也許反而有正面的作用，使大家由科幻而產生對科學的

興趣。有的寫科幻小說的人，自己跨到科學的領域裏。如飛碟、不明飛行物、外太空人第三類接觸、星際大戰，這在科幻小說是可以的；可是像「史前文明的奧秘」這類科技作品，把明明在現今科學知識裏已經排除掉的，像飛碟、外太空人這類的可能性，還拿來做爲一個事實，這就不對了。

科幻小說的作家和推動者，首先應把科幻、科學分清楚，寫的時候要讓讀者看了之後感覺科幻小說就是科幻小說，就像武俠小說就是武俠小說，現在不會有人看了武俠小說還上山行道，認爲得道下山就可以天下無敵了。所以科幻小說的負面作用是有限的，應該是有正面的作用。

張系國：我想補充一點，君山兄剛才提到科幻小說用到的某些約定俗成的手法，不合乎物理或其他科學原則，如時光隧道、時光轉移。爲什麼會用這些東西？是小說家取個巧，因爲要把現代、過去做個對比，就必須用時光隧道這個東西。因爲太空遙遙闊闊，要把人從一點轉到另外一點，必須用它。這等於武俠小說中的凌空虛步，或是土遁，即使大家明知是違反科學，卻把它當做小說裏的取巧。像從前寫戀愛小說，寫到床戲就第二天早上了，這就是取巧。所以在某種程度上，這是可以容許的。

沈君山：情節跳過是取巧，並沒有違反科學或事實。我剛才並不是反對用時光隧道等，而是覺得不能用得太多，用多了會影響對小說的欣賞，而引起反感。

黃海：科幻小說裏太過分強調科學的話會變成「僞科學」，說得好聽一點是「超科學」，是會被批評的。最好是在現有的科學基礎上做合理的想像。

沈先生談到科幻小說作者要有科學的訓練。我想再補充一些。這要牽涉到科幻小說發展的歷史經過，有兩個例子可做爲很好的代表。一個是美國太空船登陸月球：一百年前法國有位科幻小說家寫了一本登陸月球經過，他的想像與一百年後的事實非常接近，太空船的名字、三個人乘坐、降落的地點、發射的地點、繞月的經過、速度都很接近。我想科幻小說在過去曾刺激科學的發展是毫無異議的；但是目前似乎不太相同，現在的科學好像不再需要科幻小說來刺激發展了。

戴維揚：中國第一次進入西方的小說，是在十六世紀的時候。小說寫的就是登陸月球的事。這好像是嫦娥奔月的故事。

黃海：這是純粹幻想性的，沒什麼科學性。

戴維揚：我不同意。fiction 是一種發明，科學也是一種發明。科學如果界定爲已知的，那是硬體的存在；如果科學把它變成科學精神的話，那是屬於軟體的思

想，是一種發明。問題是，登陸月球，阿姆斯壯這個人是具體的，但我們的思想先到。如果人類沒有這種衝動要踏上月球，那就不可能呈現具體的事實。好夢是可成眞的。

黃海：再舉第二個例子，也許和科學沒有關係，但是很有趣。一九一二年鐵達尼號在海上撞到冰山，早在發生此事的十二年前，一八九二年時，一位英國的作家寫了撞冰山的經過。輪船的名字相近，大小、噸位、救生船的數量也很接近，爲什麼會這般準確性的預知到未來是很奇妙的，這是超乎科學、現有邏輯的想像，是在科幻小說範圍之外的。

另外，美國一九四四年試驗原子彈時，官方發現有本雜誌的通俗小說把原子彈的機密洩露出來，他們查到這家雜誌社，發現原子彈實驗中心買這本雜誌的人極多，也就是說從事原子彈發明的科學家，對科幻小說中原子彈的製造非常感興趣。

以我從事科幻小說創作的經驗，我覺得過分重視科學的話，對創作科幻小說者是相當大的阻礙，因爲作者不可能了解每種科學精深的部門；但是，當然我們科幻小說的創作者應該對通俗的科學、尖端的科學將來的發展有所了解才行。

黃凡：從事科幻小說的創作，出發點可能有好幾個。例如：好奇心，當他晚上

抬頭看到宇宙如此浩瀚，把自己的心靈超越到地球以外別的地方。也有一種出發點，是對現狀不滿，希望藉未來事件來批判現實。還有幾種心態，我不一一列舉。

科幻小說、科幻文學被摒棄於正統文學之外。這問題就我而言，我認爲現在科幻小說幾乎也可被視爲正統文學，我個人就是從事這種嚴肅文學創作，藉著科幻來表達我一些嚴肅的想法。

我認爲正統文學是以「人」爲出發點，完全描寫人的處境。藉著科幻、未來世界的探討，立足點還是在現實、這個時代，這種立場就可以漸漸接近嚴肅文學。像「一九八四」這類的書，完全以現代爲起點，但它是以個人爲出發點，描述未來的政治制度對各方面的影響，這種小說性就比較低了。

現在像心理學、行爲科學方面的小說，因爲完全是探討人的問題，所以被視爲正統文學。

以我個人立場而言，如果有人喜歡寫通俗性的科幻小說也可以。科幻小說包羅萬象，現在科技知識太廣泛了，像遺傳工程學，一方面是人的問題，一方面似乎超越想像之外。我自己創作的方向，是以非常嚴肅的立場假藉未來的狀況；或是發生在過去，是一歷史但不是眞實歷史事件，這也屬於科幻小說，我也願意這樣去努力。

鄭文豪：我剛才說科幻小說界說有兩種，一種幻想成份較大，一種科學成份較大。

幻想小說作者，所受科學訓練是不必太嚴謹，幻想小說裏的科學成份已經很少了。科學的成份較多的小說，作者所受的科學訓練就必須比較嚴謹，正如沈君山先生剛才所說，可能會影響因果率、現有的邏輯。

有些人認爲一般人看科幻小說分不清什麼是科學，什麼是科幻？這是科幻小說的負面作用。如果使讀者因看科幻小說，而對未來有所憧憬，就是正面作用。

楊萬運：在美國有人稱"Science Fiction"爲"Fantasy & Science Fiction"，因爲幻想成份同樣重。我自己認爲科幻小說和普通小說是一樣，內容不好的對讀者就有壞處，寫得好對讀者就有好處。正面的好處很多，法國作家 Cyrano De Bergerac是十七世紀的人，寫「登陸月球」一書，他提到火箭 (rocket) 這個字，後來我們使用火箭這個字卽源自他。

另外，我們現在所講的科幻小說之父 Jules Verne，他寫了著名的"Twenty Thousand Leagues Under the Sea"（海底六萬浬）一書，雖然，一百年後科

學家才發明潛水艇。但是就引起對海底探險的熱忱，他也具有貢獻。

科幻小說除了能夠刺激發明以外，也可以諷刺社會、反映社會、可以供娛樂、可以增進知識和幻想。一般小說有多少好處，科幻小說就有多少好處。

剛才黃凡先生說把科幻變成嚴肅的正統小說不是不可能，這種小說可使年輕人想像力更豐富。現在中國人思想上好像是穿了瘋人穿的緊身衣，不得自由。瘂弦先生曾說他在東吳教書，有一次，他讓學生寫幻想的東西，學生都沒辦法著手。我想讓他們看科幻小說，可引導他們更多幻想也是很好的。科幻小說多半談將來之事，也有談過去的，有時可以使人們看自己看得更清楚，如站在地球之外看地球。

Arthur C. Clark 在人造衛星發明前三十年他就說可造衛星傳播訊息。這也是刺激發明的一例。我覺得現在發展科技和創作之時來談科幻小說是最適合不過了。

戴維揚：我又要開始掉書袋了。

科幻小說「科」與「幻」之間有沒有衝突？不應強調衝突面。已知與未知是該相關聯的，是未知帶動已知，或是由已知出發到未知。

「科」好像是個「科先生」，「幻」好比「幻小姐」，科比較硬一點是硬體的，幻是軟體。現在西方比較流行「科技小說」，有它的背景，因爲他們科學的發展比其他落後國家發達。譬如美國、日本閱讀科幻小說非常流行，所以他們看得津津有味，中國人讀武俠小說比較入味一點，看科幻小說、科技小說，就不帶勁。大部份寫科幻小說的作者學養也有問題。有關科學的一般常識出了問題。如果寫了許多都是違反已知的事實，知識份子看了就會倒胃口，認爲那根本是胡說八道。從科幻小說的流行度，可衡量那個國家科學的發達程度。所以我盼望：我們國內科學知識能提高，科幻小說自然暢銷；同時希望中國抒情小說繼續發展。不可否認，二十世紀的作家是往科幻小說的路走，我可以大膽地說科幻小說將是二十世紀末期的當代神話。

科幻小說，張系國寫的「超人列傳」可顯示出他的科學素養很高，同一時期，寫「潘度娜」的張曉風，就比較是從人文的觀點來寫，她重幻想是因她有深厚的文學涵養。同樣西方也有這種現象，Authur C. Clark 是皇家天文學會的主席，他寫的後來改編爲電影「二〇〇一年」，這毫無疑問是根據他的科學知識。他有一篇作品選在臺大大一英文選“We'll Never Conquer Space”，很硬的文章。他從

科際的理論、實驗的統計、人類的生理，以及倫理、心理各觀點去探討，最後結論是克服太空可能是悲劇，換句話說，如果人人都上天堂的話，天堂就是一個地獄。人不可能在征服內太空之前美化外太空。

「路益師純然是一位人文學家，但是他也寫了一套 space trilogy，各小說都賣了兩百版以上，在世界各地都是最暢銷的，而且是美國初、高中、大學必讀的教科書。這是比較用軟體的幻想方式寫的。以文學成就來看，毫無疑問地他是當代的文豪。他寫的小說，幻想方面毫無疑問地是有深度的。換句話說，我還是比較喜歡從人文的觀點去看，只要有夢想的話，夢想就會變成實際的成就。Fantasy 變成形容詞後，現在的美國人很喜歡用。以前常用 Wonderful。Wonderful 是不如 fantastic 來得響亮。但願我們早日有 fantastic 的小說。最後我還是盼望中國的科學起飛。那麼我們的科學小說當然也會跟著起飛。

張系國：我簡單的對我們第二項的討論做一個結論。

我以前曾經引用過那布可夫所說的話「科學離不開幻想，藝術離不開眞實。」科學很多創造和發明都是由人類的幻想來帶動，各位已經聽到很多了。藝術雖然看起來幻想的層面比較重，可是可能描述更高層次的眞實。科幻小說的作者，剛才各

位先生已經談到了，他們可能必須要有相當的科學知識。可是做爲一個現代人也必須要有相當的科學知識。我們不一定期待科幻小說的作者都是學有專長的科學家，雖然有很多成名的科學家也是科幻小說的作者。

科幻小說對推動科學的發展，負面的影響大家都提到了，擔心一般人分不開「眞科學」和「僞科學」，但如果我們嚴格的劃分「科幻小說」和「科技小說」，應該可以克服這負面影響。

正面意義很多，剛才提到 Bergerac，他很有意思，「大鼻劍客」就是從他本身的故事延伸出來的。他登陸月球的構想有七種，其中一種就是用火箭，其他也有用氣球或別的工具，至少有一、兩種構想，後來都成爲事實。

另外捷克的作家恰普克寫的劇本 ″RUR″，第一次用 robot（機器人）這個字眼。現在我們提倡自動化，機器人一字就是從這科幻劇來的。

所以科幻小說對刺激人的想像，推動科學的發展有它正面的意義。在大陸上，現在有很多「科普」刊物，即「科學普及刊物」的簡稱，裏面很鼓勵科學小說，不是純粹的科幻小說，是科學小說。爲什麼這麼鼓勵？我想也是因爲中國科學落後，希望用科普刊物與科學性較強的科幻小說來帶動科學的發展。

下面，我們討論：幻想在科幻小說裏所佔的地位，以及科幻小說是否和幻想小說有所不同。

其實我們剛才的討論幾乎已經涵蓋了一點，也許我們現在可以繼續談一下科幻小說是否和幻想小說不同？

這裏我們先提一下，Science fiction（科學幻想小說）後來簡稱爲 S.F.，現在很多人主張用 Speculative fantasy 來代替，縮寫是相同，所以刊物名稱不變，還是 S.F.，但是強調幻想小說的一面。

究竟科幻小說和幻想小說的關係如何？現在我們可以深入討論一下。

・第三議題・

幻想小說與科幻小說

楊萬運：我贊成沈君山先生剛才所講，科幻小說至少不能違反科學常識。這點沒做到的話，就變成荒謬小說了。可以幻想，但是不能違反常理。

我覺得科幻小說家，不一定要完全是科學家，但他要具備相當的科學知識。有很多作品是很偏向科學的，例如 Isaac Asimov 就是。我今天帶了一本〝Foundation Trilogy〞，這本書就是偏重科學的，例如裏面提到 psychometrics（精神測定學）等新的科學。同時，我們看美國作家 Steinback是位純粹的文學家，而且他在一九六二年得到諾貝爾文學獎，他也寫了一本〝The Short Story of Mankind〞的科幻小說，其中科學性就不很強，他是從一般性的科學觀點來寫的。所以到底科幻小說的寫作如何？因爲作者背景不同，但是科學常識是不可少的。

戴維揚：這問題我剛才說過了。但是套句易理「一陰一陽謂之道」。換句話，「科」和「幻」兩個比例一定要恰到好處，不能太偏。有的作家可能剛一點，較重「科」，變成「科先生」，有的陰柔的情思比較濃一些，變成「幻小姐」。且說「幻小姐」如果一點點理智的科學頭腦、硬朗的身架都沒有的話，可能只是林黛玉必然早早仙逝。如果「科先生」只是硬板板的，可能只是個機械人，這不可能成爲理想的科幻小說「人」物。沒有血肉之體，絕不會引起我們的愛慕。沒有人願意嫁給機器人。

黃凡：最近我看一本書是后倫寫的科幻小說，他把自己寫的叫做「科學寫實小

說」，這樣講就好像有「科學幻想小說」了，更複雜於科學寫實。

剛才張系國說，個人創作動機、背景不同，我們就有很多方向。我想國內創作，黃海可能比較重視科學。（黃海解釋，後來他慢慢把科學成份減低。）科幻小說應重視文學性，否則就不叫「小說」了。

戴維揚：剛才張系國提到科學應注重「理想」，藝術反得看重「眞實」。從希臘一直爭論的一個問題來看。柏拉圖是從哲學觀點來看世界，認爲哲學是最眞實的，觀念是最眞實的，「椅子的觀念」是最眞實的，「實體的椅子」則只是一個形象；可是他出了一個大徒弟正好與他背道而馳。亞里斯多德認爲該從仔細觀察魚怎麼游泳、產卵來看眞實的世界。他認爲最眞實的是觀察每個個別相。他們兩個大師強調點不一樣，但兩方面都顧到的，一個是從「椅子」來看到「椅子的觀念」，一個是從「椅子的觀念」看「椅子」。剛才系國兄說得很好，科學本身是強調創造，雖然 fantasy 強調思想，但是又強調它是最眞實的。因此科學、幻想任一偏廢就不健全了。

黃海：剛才張系國先生已經談到一個問題，大家慢慢接近一個觀念，似乎應該把「科幻小說」和「科學小說」再劃分，才不會引起觀念的混淆。

「科學小說」較重「科技」，「科幻小說」中科學與幻想可以任意調配。實際上我們目前的趨勢，一種是注重科技的科幻小說，一種是文以載道派的科幻小說。從文學的觀點來看，還是應該走「文以載道」派，才能使作品流傳。沒有這種概念，作品只有一時性。大陸現在推行「科普」，他們很注重科學小說，而這只是爲了說明科學的道理，那麼待這科學道理發生改變的話，這小說就沒有存在的價值了，這是從事文學工作者必須認清的一點，究竟要寫的是科學小說，還是科幻小說？可能要在使命感中注重這一點。

我得一資料「一九八四年」作者喬治．歐威爾去世之後，他的夫人不承認他先生寫的是科幻小說。科幻小說家也有一些混淆，有些人不願列入 S.F. 中。

鄭文豪：黃海先生提到的「使命感」、「永恆性」，文學的永恆性，是對人類永遠存在的問題做探討。我很贊成這意見。

說到幻想，佛斯特「小說面面觀」裏面六大要素，幻想是佔很大成份。科幻小說的幻想成份更大。最近法國荒謬戲劇大師尤乃斯柯曾經說：「寫實主義小說其實已經不再寫實了，因爲有某些社會、政治的目的，只有作家的想像才是最眞實的。」這就說明科幻小說中幻想的重要性。

張系國：現在我們可以討論第四項，有關科幻小說文學性的問題。剛才戴維揚提到路益師，他的一個短篇在美國已列入大學一年級的補充教材裏，就肯定了它的文學性。還有很多科幻小說的作品，他們的文學性也相當的被肯定。我們剛才也提到我們創作的方向上可能會分開爲注重「科技性」、「科普」的科幻小說，也有注重「文學性」的科幻小說。所以我想這也許是適當時機，我們來討論科幻小說文學性的問題。

由於科幻小說「幻」的成份相當大，不可避免的要討論科幻小說和神話的關係。

・第四議題・

神話與科幻小說

戴維揚：「神話」這個字是從希臘文 MUTHOS而來，亞里斯多德在 Poetics 書裏提到，小說或文學一定要有 Character 和 Muthos，此後的評論家大家爭論得很厲害的問題是小說究竟應該看重 Character 還是 MUTHOS。Character 我

們譯爲人物。沒有人物很難產生小說。國內一直沒好好地介紹這兩個字希臘文本來的意思。

Character 這個字俗稱「性格」，Chara 是雕刻的意思，一定要經過斧鑿雕塑，所以每個人物出來都有個性。Chara 還可做爲快樂的意思，就是在雕刻中尋求快樂。卡謬後來寫的"The Myth of Sysiphus"他在苦難中的堅毅豪氣看出他的快樂，這是人性的尊嚴。國人強調 Character，可惜國內我們好像人物的雕刻不往這邊走，我們希望是「白玉」，嫩嫩的白玉，而沒有像米開蘭基羅，由蒼莽的大塊石頭雕刻出來的巨像。

神話 Muthos 這個字，英文後來譯爲 Plot（情節）。一個文學、小說如果沒有情節就沒有骨架。沒有血肉之體，就沒有神話。我寫過一篇「話神話」文章提到神話不同的層面。我在裏面提到路益師有一篇文章叫 On Myth（論神話），和亞里斯多德不一樣。亞里斯多德研究所有可讀到的希臘悲劇，歸納寫成 Poetics，他的方式是歸納法。路益師比較強調演繹法。他重視 MUTHOS，他給 Muthos 幾個必要的條件，第一：神話是人類信仰的共相；第二：這種心靈的活動是思想的具象體現；第三：一定是客觀永恆；第四：是超自然的意象，最近這一派的文學批評

家像 Harold Bloom 寫了幾本書，都從這觀點寫布雷克；第五：是嚴肅的；第六：是虔敬的。換句話說，他的主發點是由宗敎信仰出發。

神話就相信的人而言是他的信仰；神的話，是道；不相信的人看成胡說八道。神話的應用很廣泛，她幾乎和每門學問都牽上關係，現代佛洛依德以神話解說他的「性」心理學。史學家吉朋和湯恩比，都創造了一套 metahistory（歷史的神話）。吉朋的「羅馬興亡史」爲什麼出名？基本上它是以神話的架構寫的，後來容格 Carl G. Jung 從基型 archetype 來解釋神話，認神話爲人類「集體的潛意識」。社會學家孔德 Comte 用神話開創社會學。文學家更多是從神話出發。民俗文學，毫無疑問也是植根於神話。格林兄弟Grimm Brothers 寫了許多格林童話。近來二十世紀文學又回溯到神話找靈泉。本來十九世紀認爲應重寫實，近代從存在主義的大師提倡以後，又開始回到希臘、希伯來的淵源。我希望我們中國作家寫小說，也能回到中國古早的神話去找我們的根。所以我剛剛才問黃凡，他的「零」藏有多少中國神話？我剛才看了一下有希臘的神話，好像沒看到中國神話。我覺得，我們要中國的科幻小說發達，大可借用中國的神話，這樣比較能接上我們的傳統，這是我的盼望。

楊萬運：談比較神話的問題，Father Deeney 寫的「Conpereter of Literature」就講神話是研究文化很重要的工具，從神話可以看到他們的民俗、歷史以及心理的背景。

科幻小說有時與歷史中神話的關係非常密切，威爾斯W.G Wells 就是一位歷史學家，他寫的宇宙戰爭「War of the Worlds」、隱形人「The Invisible Man」、莫洛博士島「Isle of Dr. Moreau」等科幻小說很多是從不同的歷史神話觀點來寫的。

張系國：這裏我想先補充一下，剛才提到艾西莫夫的「帝國三部曲」，事實上就在寫「羅馬帝國衰亡史」，從吉朋的書得到靈感。事實上我們提神話，歷史是不能忽略。我們中國的作家，我們中國的歷史，我們中國的神話，恐怕也是不能忽略的。

鄭文豪：牽涉到歷史、歷史神話、歷史哲學，黃海先生是學歷史的，他必定有特別獨到見解。

科幻小說就是現代人的神話。「星際大戰」的導演盧卡斯說：現在美國年輕人沒有神話，他拍這部電影，就是要爲美國年輕人編一個現代的神話。神話事實也是人心靈對宇宙的寄託，如果科學性太重變成機器人，完全理性化，不是眞的人性。

有些感性、軟的東西就是神話。科幻小說的目的也是在這裏。

黃海：我很慚愧，過去創作沒有想到把科幻和中國歷史、神話結合在一起，很感謝今天給了我一個新的方向。我過去一直覺得科幻小說類似未來的文學，或是近乎成人的童話，是種很粗淺的概念。我想重視中國歷史、神話是我們將來從事科幻小說創作的方向。

黃凡：戴維揚先生說「神話」信的人就是神的話，不信的人就是胡說八道。不過現在有很多改革敎會、敎會革命的問題，他們把神的精神完全去掉了，變成了人文精神。這種觀念演變出現在科幻小說家，像馮內果製造許多基督神，有些基督神的地位比人還低，這可能就是現代人的神話。

戴維揚：黃凡先生說得很好，神話變成反神話，變成子虛烏有的「烏托邦」，再變成反烏托邦的虛無神話。Utopia，先是聖經的伊甸園、柏拉圖的「理想國」、摩爾（Moore）的「烏托邦」，現代成爲歐威爾的「禽獸圖」（Animal Farm）現代文學經常是 disillusion，本來神話很強調 illusion，很強調積極的幻想。人類在二十世紀經兩次世界大戰，幻想成空，十九世紀大家喊了半天科學萬能，到二十世紀末期發現科學可能毀滅性比創造性更可怕，可說是犯了科學無能症。系國兄過

去曾強調「Small is Beauty」（小亦美哉！）這種世界也在現在西方的科技小說、科幻小說出現。像克拉克的「We'll Never Conquer Space」，像一位麻省理工學院敎授 Victor F. Weisskopf 他寫的「The Limits of Science」。換一句話說，現在經常是「反」科學全能的角度看科學，不再拚命的往前衝。我們應該靜下來思想，不要盡往太空去，全球人類盡往知識去拚命可能變成知識爆炸，那將是一顆定時炸彈，很危險。知識本是一顆「禁果」。

現在神話很多談到另一門新學問，「末世學」（Eschatology），談到未來世界的末日來臨的光景。以前的人想的是明亮的明日世界，換句話說想的是滿天星斗的世界，現在很多思想家想到明日世界可能不是燦爛的，反而是極端幽暗，暗無天日，這是神話演變的歷史。在西方神話，最早是原始多彩的神話，後來變成寓言的世界，然後變成小說。所以我認爲小說是神話新形態，現在又變成一種科幻小說，再下來是燦爛的明日的神明小說，還是黑暗的地獄鬼怪小說？我不知道。我想有待於作家的心靈活動，是創發警世的慧言，還是再製造一點人類的謊言。神話到現在，從時間來看我想海德格有一書叫 Sein und Zeit（Being and Time），在時間方面他將特別強調「神話」的功能，MUTHOS不該變成虛無縹緲，而該是可實

現的Logos。從空間來講，很多人往外太空去，而忽略了內太空，在人類心靈裏的內太空很複雜，也像銀河一樣有數不盡的故事。我想不論如何，人類應該關懷心靈的內太空。

楊萬運：Voltaire 講過一句很有名的話「如果沒有上帝，人也要創造一個上帝」，人們常需要有一寄託，一個上帝，但有沒有我們不知道。

張系國：沙特後來寫了一篇小說「理性的歲月」，是個反諷，他的理性時代是沒有神，虛無的時代。這牽涉到神和烏托邦和反烏托邦的問題。美國一位很有名的科幻小說家愛利生，他有個短篇「貓人」寫一個很可怕的神，這個神是個機器的神，本來是個機器，一定要吃活人，因爲他希望慢慢變成肉身。這整個小說描寫很怪異的過程，寫得非常好，反映機器吞滅人性。這牽涉到科幻小說「烏托邦」和「反烏托邦」，像黃凡最近的小說就是反烏托邦。這也就關連到我們下面談的問題，我們的科幻小說發展的方向應該是怎麼樣？

戴維揚：進入下一主題前，我想補充一點。我們剛才很多人都提到人的將來。當然在神話裏面，毫無疑問要談及創造論、進化論，這在十八世紀就爭議得很厲害。我想提出的問題是：我們剛才談到將來，沒有談到神話、小說的源起，人到底

怎麼來的？人要往那裏去？因爲下面要討論「發展」，我怕我們還沒講到「源頭」就往下推可能推到無底坑裏去。

張系國：我們等一下可以就此討論一下。現在我們談我們國家科幻小說發展的方向，尤其從歷史的淵源、文學的背景來看。

•第五議題•

國內科幻小說的發展

黃凡：我們目前科幻小說的環境可以說非常不好。由於一般人喜歡，現在武俠、幻想小說非常流行，而學理工的學生排斥文學這方面的東西。戴敎授說，我們與西方不同，他們已經有了科學的環境，我們完全引進西方的東西。而且我們的科技發展是一種很表面的科技發展，現在臺灣科學精神還是非常缺乏。所以臺灣未來科幻小說的發展，應該先從科普小說做起，從小學就培養閱讀科普的興趣。現在美國、日本的科幻卡通在我們的電視上泛濫，我們的小孩子根本分不清什麼是正確的科幻讀物。日本的科幻連環圖，裏面色情、暴力都有。我們的下一代，兒童青少年

拚命讀這些東西。我們沒有好的科普讀物，所以我們應該從基本做起。我們要灌輸給我們的高級知識份子對科幻小說的興趣可能已經來不及了。現代問題太多，每個人裏面都有那麼多現實的問題。

我對於整個未來非常的不樂觀。像「第三波」的作者對未來非常樂觀，他是以西歐的文明來看未來世界。可是未來地球上人口越來越多，許多能源都快消耗光了，會產生很大的副作用，地球環境可能無法負荷我們的人口發展。現在又開始所謂電腦文明，取代人的地位。這也可能是我的小說「零」所要表達的，應該怎麼辦？是不是再恢復到人文精神？這種漫無限制的發展下去，如果我們的科技沒有辦法突破，資源可以用外太空的資源，我們的前景可能不很樂觀。

戴維揚：借用比喻，我們現在的小孩都知道Superman，我們應該加一個中國的「小飛俠」。如今我們的小飛俠都被 Superman 霸佔了，至少小飛俠還有一點中國味道，有些俠氣。現在小孩完全用英文講 Superman。不如往日 Peter Pan 是譯成中文的「小飛俠」。

黃海：我的創作過程，前七、八年思想還不成熟，完全承襲了西方樂觀的觀念，認爲整個未來文明可以經過科技來解決問題。慢慢的最近我是覺得很悲觀。人

口問題是很嚴重的，資源也是問題。我現在正在寫一個烏托邦的小說，覺得未來整個文明會變成比較悲觀的形式。我們也看到一些美國太空專家，預測二十一世紀中葉後，至少有一萬個人生活在外太空，在外太空製造另一個島嶼生活。

目前有兩種對未來的看法：一是樂觀，一是悲觀。但我們實在無法樂觀，應該把科技進步樂觀的情勢緩慢一些。

一八一八年科幻小說開始時，有一「科學怪人」，它的主題一直影響到「工業文明」，整個人類心態就是害怕人所造的東西，怕人類反被毀滅，一直到現在科學怪人的陰影依然存在。我覺得目前臺灣要推動科幻小說，把科學充實化是必備的條件，也就是科技小說的發展。但從小說文學寫作的觀點來看，科技小說的文學層次較低，我們不太願意從事這方面的創作。關心人類未來的文明，我們從目前情況設想未來的問題，可能是我們科幻小說作者的使命。

鄭文豪：悲觀或樂觀，我的心態和兩位作者相似。事實上也不會很悲觀，科幻小說如果對未來都用很悲觀的態度去討論，人類必定會自我反省。就因爲有這種自省，因此未來也可能不會太悲觀，這也是科幻小說的目的。好像早期預警器一樣，飛機還沒來，我們就知道它可能要來，事先把它打掉。科幻小說也可以說是這種預

警器。

談到我未來的創作。我想臺灣目前要發展的是社會小說或哲學境界較高的小說，不過這不必佔太大比例。一般高級知識份子，像我們學理工的在科學推理方面都是從教科書上得來推理，是很死板的，別人推理下來的。科幻小說的推理則奧妙，高級知識份子喜歡看這類。我以前比較寫推理方面，以後可能會寫社會或幻想小說方面。

我不太贊成把武俠和科幻連結在一起，如連接會發現武俠某些武功用科學來印證，並沒多大意思。

楊萬運：中國有幻想的作品很早。譬如「楚辭」裏說，上有崑崙山的懸圃，就是天池——在很高的地方等等，和旅行太空相似。漢朝時有「鵩鳥賦」，講到預兆，和現在科幻小說的心靈感應也有類似處。我們再看魏晉南北朝，陶淵明的「桃花源記」中的桃花源和我們現在說的理想國，也是異曲同工的。莊子在「逍遙遊」中提到鯤鵬的故事（大魚、大鳥之故事）和科幻中之怪獸也類似。「莊子」故事中蝸牛角上有兩個小國家，和小人國一樣有諷喻作用。中國幻想小說很多，例如六朝的小說有「拾遺記」與「搜神記」其中講到書生在鵝籠裏的故事也屬幻想之一例。在唐朝小說中，有「枕中記」、「南柯太守」等等。我最喜歡一篇唐朝小說是「離

魂記」，一個人變成兩個人，一個分給他的愛人，一個給他的父母，跟我們現在心理學的研究——精神分裂是很像的。明朝時，有大家熟悉的「封神榜」，清時有「聊齋誌異」，其中狐狸精也可說是一種心理的狀態。所以我想，楚辭中談天地，在鵩鳥賦談到預兆；莊子談的小人國等等，這都與科幻小說一樣充滿著幻想。如我們能仔細的把中國的幻想作品整理一下，或可用來做將來發展我國科幻小說的資料。

戴維揚：沒有幻想就沒有文學，文學根本就是植根於幻想，人類沒有「想像」怎能有文學作品。

科幻的歷史在中國也有相當年歲了。以科技表現在小說來看，大家一定想到三國演義最過癮的一段——諸葛亮的木牛流馬，就完全是科幻小說的風采。這段我們看了非常驚訝。很可惜我們沒有成套成套如此神妙的小說。墨子非常重視科技，他做的鳥會飛；可惜他只寫在哲學式的散文裏沒寫成小說。我們在兵學看到，未來的世界可以有「蜻蜓滿天飛，蜈蚣滿地爬」的兵器。由此看科幻思想的表現在中國過去有，但是到目前我們學文學的人還沒有系統地去整理出來——小說裏神奇的科技會激起我們的創作和創造慾。

劉興欽的漫畫特別引起小朋友的愛好，甚至我這老小朋友也非常喜歡，因爲在目前他的小發明是最多的，他的漫畫應該是推廣科普最佳的素材。我們很希望寫科技小說的人像劉興欽一樣發展中國的新科技、新文學，但也要跟歷史淵源有牽連。

神話方面，我還是強調神話是最原始、最根本的文學。我曾寫過一篇文章「有根的文學」，最後的結論是，文學必須根植在哲學與神學中，文學的花朵才能開得茂盛。一個文學沒有神話的話可能只是像浮萍，像浮雲一樣來去匆匆。

目前中國當然談不上有科幻小說的歷史，有的話也是很間歇性的，點點滴滴。

我覺得神話是一切學問的根本，若畫一個圖，神話等於是個軸心，小說是它具體的表現，套用顏元叔的一句話——「文學是哲學的戲劇化」。

科幻小說是當代我們應該努力的一個方向。希望我們的科學發達，我們科幻小說的市場必然廣大。

黃凡：我提到我們的科幻環境很不好，這和我們的經濟環境有關係，到現在還沒有辦法突破工業升級的瓶頸，我們的投資意願非常非常低落。但是我們看看我們寺廟投資反而發展到非常可怕的地步，加上武俠小說盛行，大家都很想逃避在那種不可思議的境界裏。我們目前解決經濟問題，工業無法突破的問題，跟我們缺乏科

幻精神有關——我們沒有前瞻的精神。我們從小學生、中學生到大學生，沒有人想到未來，就只想逃避、發牢騷，這可能是我們科幻小說家的責任。

張系國：黃凡說得很好，他說的發揮科幻精神指的是把我們的希望投射出去，投到一種比較理想的未來。

另外，三位創作的朋友，剛才都或多或少的表現一種悲觀，這當然跟我們文化的理想在那裏、國家的理想在那裏、整個根源的問題、民族的寄託、生命的寄託在那裏都有關係。這個我們討論提綱上沒有，可是我想我們現在應該討論一下，因爲這非常重要。如果我們對未來有前瞻，就或多或少要關注理想世界。

・第六議題・

科幻小說的思考與試煉

戴維揚：就理想世界言，基本上我覺得中國是個比較強調「政治」（指管理衆人的事，不是指 Politic game）的國家。所以我國的科幻小說，神話人物經常是玉皇大帝和下統的文武百官，我們的「神」每一個都封個一官半職。基本上我們的意

識型態裏相當重視孝子賢孫們以孝治天下的抱負，由此看起來是井然有序的世界。我們的神話系統也是一樣。有時也有小插曲，上面雖有玉皇大帝，下面孫字輩的就出了個孫悟空，他要大鬧天庭——憑什麼他姓孫？他也要找個一官半職，所以給他個弼馬瘟。後來他發現這官太小了，微不足道，要造反。這是中國人的寄託，希望能人人變成「齊天大聖」，做聖還不够，要做大聖。中國另一個神話觀念也很重要。中國人好「補」，什麼東西都要補，這樣就缺乏創造論的衝勁。我們的神話開始是女媧補情天，我們是從既有的世界來看中國的整個民情，我們看到的是這種缺了一塊，把它補起來就是了。所以中國人覺得五行運轉裏面欠缺什麼就該補什麼。中國人現在面對科技的壓力也想進補解決，惡補一下。身體不行要進補、學術不行要惡補，「補」的觀念我認爲在中國是相當原始而流行的。女媧補情天的故事在紅樓夢裏是一個相當重要的觀點。在猶太、希伯來的文化裏，神話的理想開始是個「樂園」，起初神創造天地。希伯來文聖經，第一個字就是「創生」，由此可知猶太文化起源是強調創造論，往外發展開創一個新天地。後來伊甸園失落了，這個失樂園的觀念變成在基督教思想很重要的浪子的故事。舊約亞當夏娃被趕出伊甸園，後來在新約裏樂園再現，到啓示錄就實現了新天新地。他們認爲人類墮落的原因是吃

了分別善惡的禁果，人類樂園滿植生命樹。爲此，啓示錄最後是以生命樹結束，此樹帶來享受，是一種分享。此中含意繁多，只談這一點。

希臘的神話有個奧林帕斯山，那山的精神就是現在奧林匹克的精神。在那裏他們神話的三代殘殺，是由第二代巨人國把第一代能殺的殺、能砍的砍，你有暴力就什麼都可不顧，儘管使出。第三代宙斯又把第二代能關的關、能宰的宰。那是一個永遠求新、求突破的奧林匹克精神。

從三種神話的源頭看這三種文化，我不願說那個好那個壞。身爲中國人我們要做一個比較，這是一種比較神話，我們的神話世界大部分是個安樂園。我們現在已經面臨著無窮的創新，浪子也已經開闢了一大片世界，已經侵略到我們瑤池、天臺。我們身爲中國人應該深思熟慮，對我們民族的精神，應該如何推展，我想這是我們當代寫科幻小說的作者應該思考的問題。

楊萬運：戴教授提到「補」的問題，的確是很典型的中國問題。譬如機器壞了，外國人一定拆開來看什麼地方不對，就徹底改良、重做。中國人則猜想大概壞在這個地方，弄一下，如不對，再試一下。基本上我們的科學爲什麼不發達，可能就是我們的想法不太科學、不太有系統，什麼地方錯了就去補它一下，不把根本找

出來。

將來我們可以發展我們自己的科幻小說。譬如中國人有中國畫特殊的樣子，張大千有的畫我很喜歡，因爲他把中國畫的老枷鎖脫掉熔進入西洋畫的一些長處，成爲他自己形式的中國畫。又譬如席德進的畫：他把西洋畫中灌入中國精神，出現了他的西洋畫。如果我們能回家仔細想一想中國精神是什麼？我現在臨時來想，我會想到「家庭觀念」，如我們寫一中國家庭的太空經驗也許就成了中國科幻小說。科幻電影中常講到很多有趣的問題解決的方法，例如有一部電影，好像叫「Soy Bean Land」其中談到人口過多的問題，人過多最後就把死人壓成藥丸給活的人吃；這電影又說到任何人隨時要想死就可以死，死的時候在房間聽音樂，讓音波把人殺死。我們中國也可能有很多特殊的問題，（在思想上或傳統上），是否可以在解決我們自己的問題上用同樣的方法來創造我們自己的科幻小說。也許這也是一條路。

鄭文豪：說到科幻的精神，我想我從自己周圍的環境看比較具體點。

我在東吳大學，我看到我的同學。人家說臺灣學生都得近視眼，我想在大學生很多眞的是「近視眼」，眼光很低，他們只能看到考托福、考GRE、出國、獎學金，他們只想到自己的未來。我想每個人都有他的未來觀，可是如果知識份子的未來觀只局限於他自己，這是很可悲的。他並沒有想到更高層次，想到社會，想到這個世界。

我想所謂的科幻精神，可以說是戴個「遠視眼鏡」矯正患有近視的毛病，或是戴個「望遠鏡」。知識份子如果都是近視眼，那是很可悲的。

戴維揚：寫小說很重要的就要有觀念，寫得好的例子有 Voltaire 從比較觀點寫，他叫“micomicas”，後來在同一時代，英國的 Swift 寫了「大人國」、「小人國」，我們現在一方面要用望遠鏡看外太空，一方面用顯微鏡來看內太空。

黃海：我當初寫作也是基於這種對未來的看法。我們今天看過去，就等於未來看現在一樣。我們今天看過去不對的地方，也許我們用未來的眼光看現在，現在是不對的。人常常有自以爲是的觀念。從天文學的觀點也是一樣，從前我們以爲太陽系，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後來以爲太陽才是，慢慢不斷在改變，把人的自傲心慢慢消除了。所以從未來的觀點來看現在也許是比較超然的觀點。我當初寫作科幻小說，也是基於這種想像。

好像中國人比較著重實用，李約瑟的「中國科學文明史」最後得到的結論是，中國人太注重實用了，西方人注重好奇，這是民族性的不同。所以西方的科學慢慢

的超越我們。

科幻小說可以前瞻未來是它很大的使命。它也許可以幫助我們把未來没發生的事先設想到了種種的困難。我們居住在臺灣的中國人或多或少感覺到精神的壓力是不可避免的。從鴉片戰爭，歷史演變，一直把科學視爲奇技淫巧，如「浮靈記」中的人看到輪船就從馬上跌下來，這種種因爲西潮的衝擊，中國的觀念不斷的在改變，不斷的接受挑戰。我們今天應該面對這些挑戰，不斷引進西方的觀念，融合我們自己的觀念。

黃凡：鄭同學提到高級知識份子「近視眼」，一般中級的知識份子，職工教育培養出來的這些人，我給他們一個名稱叫「科技青年」。他們不是「科學青年」，他們一般有「創業」精神，沒有「創造」精神。他們下班之後照樣到廟裏燒香，迷信充斥，他們最喜歡的讀物是算命的，姓名筆劃學之類的。這種現象在高級知識份子也逐漸普遍了，這就是我們缺乏科學的前瞻精神和創造精神，這問題非常嚴重。我們現在喊的口號，什麼突破工業瓶頸，什麼進入工業大國，如果不從基本精神著手，而且我們又有那麼多傳統包袱，就是白先勇說的「文化老頭」傳統包袱，不知道臺灣未來前途是不是樂觀？

張系國：大家都發表了很多很有價值的意見。稍微歸納一下，一個就是戴維揚先生提到「進補」的觀點，我想這非常的重要。我們在中國神話裏已經看出一種妥協性，都是要修理一個既有的東西，然後把反叛者也軟化。我常常舉的一個例子就是「愚公移山」的例子。表面上是個成功的例子，愚公移了山，但是我們仔細探討神話的內容，他並沒有把山搬掉，後來是上帝命令力士把山搬走。這是統治階級玩弄一種遊戲，你們反叛，好，封你孫悟空一個弼馬瘟，你不反。愚公你要搬山不得了，我妥協一下把山移一移。這種妥協性非常可怕，就是柏楊所說的「醬缸文化」，大家在裏面攪和。剛才鄭文豪提的近視性，黃凡提的迷信命運，這非常普遍，我起先以爲只有演藝人員，現在卻是大多高級知識份子、中級知識份子迷信命運。所以在這方面講，我們應該要有不妥協的精神、反叛的精神來突破和稀泥、迷信命運的作法，這都是相連的。研究神話的朋友，也應該把這一點挖出來。

另一方面講，我們的文學和神話裏，也顯示出理想世界的精神。我常常用「美麗的小世界」這個字眼。從水滸傳、紅樓夢裏表現出來，這是好的一面。從西方的理想世界看，我們的理想世界很樸素，就是這麼個小國寡民，大家講情講義就好了，這是我們中國人的基本理想。從我們百姓的觀點看，我們是要突破這種妥協性，發

揚我們理想世界的精神。

這篇紀錄在五四發表。五四就是中國的文藝復興，最重要就是把藝術、文學、科學綜合爲一體，是兼容並包的。我們現在說文藝復興，絕不是弄幾個文化老頭在那邊就成了，眞的需要一個新的突破。所以我們提倡科幻小說，提到不妥協、突破性非常重要。

我們希望報紙設立科幻小說獎，分成一類，大家應該都十分贊同的。創作的盡量創作。文學批評的把從前文學的幻想小說、科技小說整理出來。我們創作的雖然有點悲觀，但這種悲觀是應該的，我們不應該跟現實滿足，應該突破和稀泥、短視的看法。

戴維揚：文藝復興這個字很有意思：「新生」，意味著生命本身有如小說，是一個大的Union。世界是Universe（因爲科幻很強調 Universal），Universe這個字很好玩，是「Uni-verse」（一首詩）。所以我希望我們的科幻小說像一首詩一樣。今天重新生長，是一個嶄新的起步。我們從五四到現在，舊五四那一套覺得只有往西方去挖的觀念該「下半旗了」！我覺得我們這一代已經覺醒了，經過一甲子之後，我們不僅僅學習西方的科技，我們也要強調我們中國固有的文化，如此才

能有一個新的發展。新的五四不僅是有「賽先生」、「德先生」，我們希望還有「幻小姐」。「賽先生」，是個硬性的科學頭腦；軟體的「幻小姐」，是一個重新生長的五四，這位小姐比較更富時代的意義，也就是我們今天最後所談的科幻精神，希望我們能帶給這一代新的生命、新的形象。

黃凡：我們一開始就給科幻小說下定義，可以包括「科技小說」和「幻想小說」，中間是「科幻小說」。「科技小說」的任務，我們剛才強調科學精神這方面。我覺得，「科技小說」是提倡我們的科學精神，「幻想小說」是提倡我們的創造精神。這應該是很重要的五四精神。

結論

張系國：這非常合乎我們的五四精神，所以我想做一個歸納，我們用兩條腿走路，一方面推動科技小說、推動科學普及的工作；一方面推動科幻小說，在精神的層次推動一個新的突破。我覺得今天的討論會非常成功，而且最後到達「一首詩的層面」，回到文學上了。

瘂弦：我代表副刊的同仁以及所有讀者向各位致敬、致謝。在國內，科幻小說是個嶄新的東西，各位都是蓽路藍縷播種的人。在這塊新園地裏，凡是我們數得出的名家今天幾乎都邀請來了。很多年輕人對這非常有興趣，我們聯合報本身也想發展各種小說，科幻小說將來也是我們的重點之一，可算是椿新興事業。

在一九四九年前，我就想不起還有那位作家寫過科幻，除了老舍的「貓城記」，沈從文的「愛麗絲遊中國」，簡直說不出幾篇作品。所以如果能在各種小說形式都有成熟的優良基礎的現在，發展這種新的東西，將是過去文壇從來沒有做過的。這是一片空白，一片處女地，正等待著我們來開墾。今天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一次科幻小說座談會，相信自有它相當深遠的意義。我再次表示對各位的謝意。

（丘彥明記錄整理）

當代科幻小說選Ⅱ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編　者：張　系　國
發行人：孫　玫　兒
出版者：知識系統出版有限公司
臺北市厦門街113巷17-1號2樓
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第2663號
印刷廠：淵明印刷品行
臺北縣永和市成功路1段43巷5號
總經銷：洪範書店有限公司
台北市厦門街113巷17-1號2樓
電　　話：3927577・3946790
郵撥帳號：0107402-0
初　版：中華民國74年2月
三　版：中華民國75年2月

定價 90 元

知識系統出版公司書目

總經銷：洪範書店（郵撥0107402-0）

科幻叢書（張系國主編）

SF1	五玉碟	張系國 著	90元
SF2	夜曲	張系國 著	60元
SF3	當代科幻小說選Ⅰ	張系國 編	90元
SF4	當代科幻小說選Ⅱ	張系國 編	90元
SF5	七十三年科幻小說選	張系國 編	90元
SF6	倪匡科幻小說選	倪　匡 著	90元
SF7	銀河迷航記	黃　海 著	90元
SF8	上帝們	黃　凡 著	90元
SF9	七十四年科幻小說選	張系國 編	90元

電腦叢書（張系國主編）

CS1	認識電腦	張系國博士 著	100元
CS2.1	電腦系統	張系國博士 著	80元
CS2.2	工程電腦	張系國博士 著	110元
CS3	商用電腦	張系國博士 著	100元
CS5	電腦檔案	張系國博士 著	110元
CS7	軟體設計	朱耀漢博士 著	160元
CS11	電腦語言 PASCAL	楊維邦博士 著	200元
CS13	電腦硬體簡介	楊照崑博士 著	160元
CS14	電腦繪圖（MEDUSA 系統）	淡江大學工學院電算中心 編	180元
CS15	趣味電腦	張系國博士 著	100元
CS16	數值計算導論	楊重駿博士 著	100元

本書目定價如與版權頁有異以版權頁定價爲準